

临沧文艺

准印证号: (53) Y000030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第 2 期
2021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



临沧市文联主办



《不忘初心》（中国画）

黄国大

卷首语

见证时代，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也是文学期刊要承担的重要责任。那些个体裹挟在时代洪流中的脚步与声情，那些理想与信念、坚韧与执着、汗水与奋斗、劳动与收获……都是我们努力要呈现的内容。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本期我们特设专号，刊发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文学作品，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讲述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在临沧诸多领域矢志不移赓续奋斗的故事。歌颂共产党指引和领导边疆各族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贫穷奔向小康的伟大历程。

诗歌《佤山的黎明》，口述史《边纵！边纵》，散文《生如夏花》，不同的体裁和文本，在往事的微波里打捞珍贵持久的理想之光，叙述的是上世纪党的星星之火如何在边地临沧燎原、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史，芜杂的生命之相与纯质的信仰之心，“背黑暗而向光明”的崇高使命，又让作品带着理想主义的穿透力。拳拳之心赤诚、人物的勇毅、家国的忧虑、生命的追问……让我们向无数为谋得后人幸福而奋斗的无名前辈致以由衷的敬意。

纪实作品《走出风雨见晴天》、微剧本《一根竹子不成棚》，佤族民间的调声里有着对幸福的不舍追求，有热烈情感也有美好希冀，山水自然中更多传出的是新时代的欢声笑语，以鲜活的笔致为土地上的万物写生又赋心，带给人的感觉，是莫名的震颤、感动和温暖。

《家在迎春河畔》《藤篾河的新生》等作品，开口较小但其间有着时代变迁的历史容量，普通百姓的生命情态都在娓娓道来的文字里深藏，只有挚爱脚下的这片土地，才能感知其中的温凉与悲欣。

这些作品，将地方与国家，人与时代融于一炉，我们从中也体会到了个人与祖国的深刻联系，家国与个人、人们、人类的相关性。从中可以读出百姓的获得感，民族复兴的方向感。



临沧 文艺

主 编：高兴然

副主编：陶玉明 何增华

执行主编：曾庆芳

内页插图：左曼祎 黄国大

版式设计：临沧全位印像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何 松 李桂萍 杨海清 徐瑞平

曹 曦 张新祥

值期编辑：徐瑞平 张新祥

目 录

纪实

- 04/ 边纵！边纵 / 方青
33/ 生如夏花 / 陶玉明
46/ 走出风雨见晴天 / 何增华
53/ 家在迎春河畔 / 杨永平
62/ 藤蔑河的新生 / 双春天
67/ 军垦在八团的成都知青 / 庄严

诗歌

- 76/ 佘山的黎明（选章） / 张伟锋
93/ 咏唱辞 / 李德旺
99/ 木棉花的故乡 / 许灵锋
101/ 七月颂歌 / 周祖平
103/ 100 年，走向辉煌（组诗） / 苏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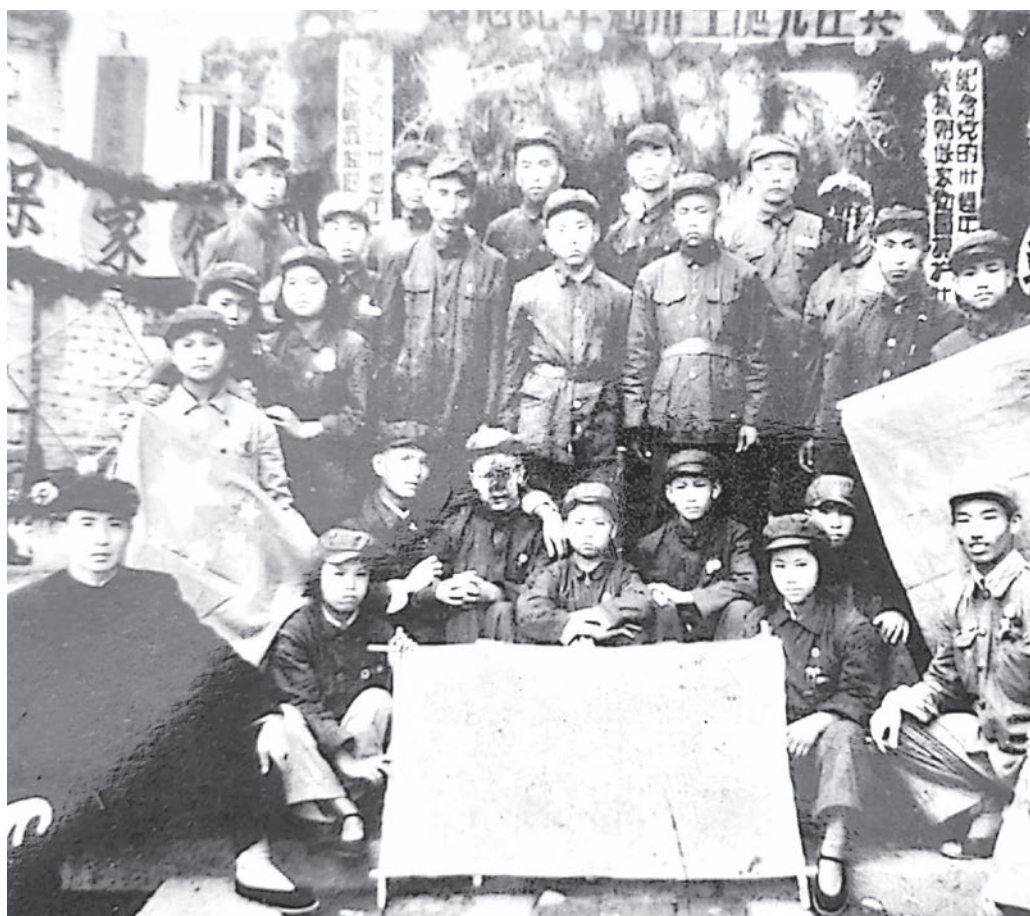
剧本

- 107/ 一根竹子不成棚 / 刘玉红

边纵！边纵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老兵及后人口述实录

/ 方 青



题记：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又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

我的婆婆、两位嬢嬢都是边纵战士，我对她们参加边纵的故事耳熟能详，也时常会在家中的影集里翻到那些泛黄的老照片，那些照片记录下她们的青葱岁月，虽然穿着简单肥大的粗布衣衫，但她们的精神状态、内心燃烧的革命激情，隔着长长的岁月都能感受出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照片上的每一位女战士，都有着与她们当时年龄不相符的坚毅目光。

婆婆离休后，每次回单位参加主题党日活动，总要洗头、换衣服，充满了仪式感，这一切，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可理喻，但后来发现，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内心的崇高信仰。

她们坐在一起聊天时，常常会聊到边纵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讲到高兴处几位老奶会抚掌大笑，像几个老顽童般互相打趣。当然，黯然神伤的时候也有，讲到某一位老战友又走了，她们会沉默半晌，看似是回忆，却弥漫着怀念。

每次在电视里看到触动心物的事，或者看到某处美景，婆婆会翻出笔记本，

记下一首首的打油诗。时至今日，她已记录下了砖头厚的几大本。当然，作者是她，读者也是她。偶尔，她会兴致勃勃地念给我们听，语句里的高格调、以及一系列赞美的语气总让我们听着都觉得有些不自在，但这些文字，确实确实地发自于她的内心，充满了真诚的情感。

战争，是他们的启蒙课堂。他们从未理解战争为何物，是炮火激发了他们年轻的心，于是便懵懵懂懂地，怀揣着借此摆脱自身不成熟状态的渴望投身到这场战争中。战争导致了他们的成长，在残酷恐怖的战争面前，他们精神上也受到了洗礼和创伤，他们的出现与消失一概带有激情、萎靡感伤的气息。

如今的他们，都是年近 90 的耄耋老人，随着一位位边纵队员的离世，记录下他们以往的战斗历程，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弥足珍贵。

我用倾听的方式，记录下亲身经历的边纵战士及后人的陈述，一种倾听内心发出的声音而后尽可能忠实地复制书写下来的写作方式。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革命的历程，真实记录下那段峥嵘的革命战斗岁月，记录下他们亲历的那些感

人泪下的故事，以及人性中的幽微之处，从个体闪现出人性中的光辉。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他们的讲述中，究竟最想听到些什么？我想我最想听到的是他们的内心徘徊与抗争，在自愿和不情愿中，从平凡生活中被抛入战争中的小人物，他们被抛进了大历史。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密语，也是他们生命中的同一箴言。我确信，这就是他们的抉择。

最难忘的，是讲述者们那平静的语气和声音，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在他们的嘴里，如今已云淡风轻。往事如烟，保存于一个个平凡的生命中。

他们的描述，在我面前又翻开了一页战争篇章。面对这一篇章，任何想象力都会相形见绌……

我没有打过枪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迤南人民自卫军一支队解放了缅甸。成立了缅甸军政干部训练班又称一支队随军干校，吸收有志革命青年参加队伍。

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父亲带着大哥、二妹参加革命队伍去了。当年17岁

的我也跃跃于试，跟随其后，去报考第二期干训班。

记得入学笔试的考题主要是填空题。其中有：是保长剥削农民还是农民剥削保长？读书不多、文化有限的我被“剥削”二字难住了，我不知道剥削是什么意思，仅凭着保长抓兵派款，坑人害人的直觉来判定是保长剥削农民。接下来“中国共产党是哪年成立”“是谁和谁在井冈山会师”两道题又难住了我，不知该如何作答。那天恰好是教二妹的吴老师监考，他过来看着发呆的我就提示“七·一”“朱、毛”，一下让我茅塞顿开。

面试时考官白老师让我写“共产党”三个字时，繁体字“党”的笔划多，我冥思苦想半天也憋不出来，抬头瞥见墙上刚好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救了急，我依葫芦画瓢，交了卷。

看到张榜录取的结果，我兴奋地跑回家，告诉母亲我被录取了。母亲却一脸愁容地打断我：不行，你不能去！

一瓢冷水泼过来，刹那间浇灭了我心中参加革命的热情。心像挂了一个大大的秤砣，死死地往下坠，眼泪就像是断了线似地往下淌。

我是家里的老大姑娘，妈妈想让我留
在家里帮衬她，帮她减轻一些家庭负担，
不愿意让我去参加革命。再加上我已经到
了可以找婆家的年龄，时不时会看见有媒
人在家里和母亲嘀嘀咕咕。在我们这交通
闭塞、信息落后的地方，女孩子实在没什
么地位。到头来都是“泼出去的水”。

母亲用衣角抹着眼眶痛哭着说：“阿
兰，你不要走，你走了家里怎么办呢？你
兄弟和两个妹妹都还那么小。你爹爹和你
大哥二妹都已去了干校，家里的活路就没
人干了，你再走了妈阿咋整嘛……”

看看年近四十岁的母亲，九岁的二弟
文高、六岁的三妹文玉、三岁的四妹文锦，
家里确实是一地鸡毛。母亲又瘦又小，皮
肤黑黄黑黄的，终年穿着黑色的老布裤子，
裤腿口是扎紧的，大襟衣衫，天天染布干
家务，手皱得像树皮一样。说她是60岁
的人大概外人也会信。

母亲的哀求让我下不了一走了之的
决心。但留在家帮助母亲操持家务扶养
弟妹，天天围着锅边转，然后逆来顺受，
甘于命运的摆布，嫁个男人生儿育女，从
此断送了自己的出路和前程，又让我心有
戚戚，整日泪水涟涟。

此时的缅宁城内已经沸腾起来了，革
命的火焰让每一位有志青年沸腾。随时有
队伍游行，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声
比一声高亢，这呼喊仿佛来自于每个人的
内心深处，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澎湃。既
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生在这样一
个家庭里，有这样一位父亲，我怎么可能
甘心在家里当一名家庭妇女，像母亲一样
过完一生。我身上流动着父亲的血，我要
像他一样参加革命，实现我的人生抱负。
虽然那时我对“革命”还没有更深刻的认
识，但知道我们该迎头赶上，这才是时代
的需要啊！

矛盾的心左右煎熬着，我越想越悲
伤，除了哭，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见我天天以泪洗面，眼睛都哭红肿
了，母亲心软了，终于松了口。她对我
说：“你还是走吧，家里有我呢。”我立
即转悲为喜，脸上的愁眉苦脸倏然收敛了，
立马放下背着的四妹，赶紧收拾东西，就
怕母亲后悔，把说出来的话收回去。

送我走的时候，母亲没有哭，我一步
三回头，看见母亲单薄矮小的身影立在门
口，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一阵难过涌上心
头，母亲是个吃得苦的人，她能一咬牙把

所有困难都往肚子里吞。我觉得我对不起家里所有的人……妈妈、弟妹，我顿时想放弃返身回家里去。就在这时，前边有同伴唤我：周文兰，快点！我向妈妈挥了挥手，快步追了上去。

在干校学政治、学时事，学军事化管理，在学习期间还排练文艺节目，有话剧、歌舞。除到街头和附近的农村宣传表演外，还在干校大舞台公演。虽然每天每人只有五分钱的菜金，一菜一汤，后来只有米汤和盐巴下饭吃，但让人感到生活踏实，充满了阳光和希望。

由于多年战乱，加之匪患的侵扰，民不聊生。老百姓都缺衣少粮，生活艰难。大部分农户种田无籽种，生活无粮。同时，部队口粮也面临亟待解决的局面。干校组织5个工作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借粮救荒。

去征粮时，富农们不想交粮食，藏起来了。有的甚至会把粮食烧掉。所以主要还是要做好那些富户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认清时局，明辨是非。解除思想顾虑，消除对征粮工作的误解。做通了一个，就能带来涟漪效应带动一批人来交粮。

我们背着背包，今天到这村，明天到

那寨，不分昼夜地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与农民促膝谈心。同时召开穷人诉苦大会，教唱革命歌曲，扭秧歌，演讲等形式宣讲党的征粮政策。我们演出时，有些二三十里的老乡都会翻山越岭来看我们的演出，每次看到杨白老卖喜儿的场面，乡亲们常常看得泪流满面。

我和钱友宽等五六个同志经常提前一两个小时出发，为后续部队填饱肚子打前战。沿途一路跟百姓借米借锅，借锅碗瓢盆，当时物质条件差，拿到手的管它是菜盆洗脸盆还是洗脚盆，只要能使用就行。当时我们没有现金购买食物，我们只能写下借条给老百姓收留着。没有饭吃，地里的青玉米常常被我们掰来生生地啃吃。有时实在找不到吃的东西了，就采集野菜野果来充饥。也没有油，野菜又酸又涩又苦又麻，有的战士吃了上吐下泻，又挖草药来治病，那时真正尝到了痠肠寡肚是什么滋味。

在战争中也不知从哪儿发出来的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我们疾病缠身，睡眠不够，衣衫褴褛，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一不小心，脑袋也随时可能搬家。周围满目疮痍，甚至树木和田地都被烧毁得面目

全非，寸草不生，到处都留下了废墟。时光艰难，但我们从未有过沮丧，坚信我们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为有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和百姓的拥护在温暖着我们。虽然老百姓也饥一顿饱一顿，但还是把收藏着的粮食，有时甚至是做种的粮食也贡献了出来。是人民在支援着我们，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援，我们就可能被饿死。是人民在和我们并肩作战，我们才会取得胜利。

1949年8月初，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临沧城，昌宁、顺宁、云县、缅宁、双江、耿马6县地主恶霸武装组成“六县联防”，向缅宁根据地进犯，反动势力集结了近2000人的兵力，当时驻缅宁和收编的地方武装总兵力仅1000余人，加之收编的地方武装彭硕才、田子昌先后叛变，力量悬殊较大，缅宁根据地处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为此，二纵11支队奉命实行战略转移，提出“弃缅返澜、凭江固守、加紧整训、再图后举”的方针，部队奉命往普洱、澜沧撤退。

作为学员的我们理解不了为什么要撤退，正议论纷纷间，只听教育长赵国华大声宣布：大家集合，打起背包，到司令部接受命令。

我们“唰”地一声排列成行，跑步赶到司令部，司令员付晓楼命令我们：干校学员下乡宣传，立即出发。

我们撤离时，道路两排自动排起了送行的人墙：有妇女，有老人。有小孩，大家依依不舍，有的还在抹眼泪，但我没有看见母亲和弟妹。还有父亲，他奉命留在缅宁开展工作，我也没看见他高高大大的身影。

部队经博尚到斗阁，反动派在后面紧紧追随，战争已迫在眉睫，死神就在周围打转转，可以说如影相随，但青年就是青年，我们一路高歌，我们边唱边舞，边宣传演讲，打扫村寨卫生，为群众做好事，造革命的声势。

第二天，“要变天了！”“共产党要败了……”，谣言四起。有的学员经不起失败挫折考验的，偷偷开小差溜走了。原本200多人的学员，只剩下五、六桌人在斗阁大庙里吃饭。

教育长赵国华看大家气氛有些消沉，动员大家要坚定革命意志。他说干革命都是自愿的，就像稻谷一样，要用筛子筛，簸箕簸，簸出去的是瘪谷，留下的谷子才能舂成米。

政治部主任吴佟来到干校，把我和王琨等六、七个同志选调到政治部，我才见到了二妹周静，并一起前往澜沧。二妹周静是一个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少女，她脸庞圆润，乌黑的秀发从脸上滑落下来，性格开朗，充满着青春的朝气。周静随时笑嘻嘻的，大家叫她小骡马，都很喜欢她。

时值彭硕才反叛武装一部分已到勐托，与十一支队的先前部队遭遇，为安全撤退减少伤亡，部队绕道斗阁经滚岗到干信。准备在双江渡口渡江。双江渡在澜沧江与小黑江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险要，四面是山。澜沧江由北向南，小黑江由西向东。两条江像奔腾在大江中的蛟龙，在山间奔腾咆哮，在此交汇。一路山高谷深，坡陡路滑。

彭匪紧追不舍，并令其手下200余人到三棵桩拦击我们。司令部派了40余名战士到三棵桩牵制敌人，掩护部队主力渡江。三棵桩离双江渡还有很长的路程，这里是制高点，居高临下，只有守住三棵桩，堵住敌人的进攻，才能保证部队顺利渡江。倘若敌人占领了三棵桩，我军三面环水，江水暴涨，渡口窄，船只少，几百人等待渡江，敌人顺山撵下来，后果不堪

设想。

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常常会遭到叛匪的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走山路，走羊肠小道。此时正逢雨季，大雨滂沱，地上湿滑路烂，加之小道崎岖，行军时，我们上坡拉着马尾巴，下坡支着拐杖走。晚上行军都是后面的人拉着前面的衣角走，我就拉着战友周铎的背包前行。生怕走着走着睡着了摔倒，也不至于掉队。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路攀爬悬崖峭壁。土地非常泥泞和沉重，每个人的鞋底全沾了厚厚的泥巴团，踩在泥坑里拔脚出来都很费劲，深一脚浅一脚，随时有人跌倒，但这些困难都阻止不了我们一个劲地往小黑江赶。我们必须渡过江去，才能活下去。这是生死交关之地，生存的欲望支撑着我们前行。

倾盆大雨哗啦啦地下着。澜沧江水涨，撑高了小黑江的水面，小黑江江面很宽，波涛汹涌，江水吞噬着岸边的一切。先渡过江的武装部队，架起机枪守望着江对面，掩护大部队过江。四、五十人上筏后，筏上的水深到膝下。划到江中竹筏左右摇摆，被巨浪推着沿江而下，非常危险。靠岸边的一伙人死死揪住岸边树根，筏才

靠了岸。

筏不够，那天我们政工队乘坐几条大树干抠空树心制作而成的简陋的“黄瓜船”渡江。上船时，我一个闪失，一只脚踏上船边，另一只脚踩空，落到水里，眼见汹涌的洪水即将把我吞没，周静发出“姐呀”一声惊叫，刹那间眼疾手快的蒋参谋长一把将我抓住，扯住我，把我从洪水中提起，几个人七手八脚地使劲把我拽上船板，刚才的状况让周静几乎吓破了胆，此时才恍过神来，扑过来抱住我痛哭，我也为将救我幸免于难而庆幸。

我们刚上岸，就在岸边站着哭啊，个个泪如泉涌。此时此刻，我们知道，这次渡江的胜利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几个新参军的女学生还穿着旗袍，不便上下筏，上筏前把旗袍的下半截剪掉了。此时全身湿透了，冷得瑟瑟发抖，直哆嗦，脸也冻得发青。司令员说你们得赶紧跑一跑，不跑的话会把人冻死的。那几个女学生手脚冻木了，一开始跑得跌跌爬爬，就这样一直跑了三四里。

渡江时，就听到左边山头打响了战斗，轻机枪、自动步枪，各种武器都用上了，火力很猛，打得十分激烈。敌人久攻

不下，大部队得以顺利渡江。等到敌人追下江坡时，我们的骡马物资还没有渡完，于是双边部队隔江开火，枪炮声直到半夜时分才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到澜沧的那天，大雨滂沱，人困马乏，大家饿得前胸贴着后脊梁，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冷得上下牙齿直打颤。吴佟主任派出几个年轻小伙子，直接到地里和乡亲们买了一些青包谷，把他随身携带着的仅有的一点白糖放进水里，煮熟了连水带包谷每人分一碗。大家刹那时风卷残云般，一下就吃得一干二净，有几个小伙子舍不得那甜丝丝的味，还伸出舌头使劲舔着碗边……吴主任见状笑了，鼓舞大家说，今天吃的苦就是为了明天的甜，大家要坚定信心。这话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吴佟主任是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他既善于做思想工作，又关心同志，受人爱戴，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嫂娘”。我们在他身上汲取到一种力量，跟着他，让我们觉得很踏实。

每次行军间隙，吴佟主任会打开随身携带的政治部仅有的一台收音机，那是一台外国货，40多公分见方，还算小巧，我们的大字报，油印小报的新闻来源全靠

它。那时收音机是稀罕之物，大家对收音机爱护之极，专管专用，还专门缝了一个袋子，行军打仗专人背着走。李鹤同志负责收听时事新闻，再抄写出来供大家传阅知晓。但收音机修复过多次，收听时频率不稳，噪音相当大，随时只看见李鹤在调频，发出嗤嗤的噪声。有时我们几个人一起凑在小收音机旁，大伙都竖起耳朵听，生怕有重要消息被遗漏。

有一次，我参加政治部派出的一个小组到忙蚌开展工作，由于忙蚌地处边境一线，拉锯式的革命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十分严峻。纠集在一起的地霸土匪也妄想卷土重来，复辟变天，一小股土匪也趁势包围了忙蚌，想把我们工作组斩尽杀绝。获悉情报的支队领导火速派人送来一封十万火急的鸡毛火炭信。同时从司令部、政治部挑选了宋真、彭勃等几位精干同志组成临时武工队赶往忙蚌增援。

组长看完信后，对我们说信上只有“速找主力”四个字，让我们做好撤离的准备。

当天晚上，我们按原计划燃起熊熊的篝火，照常召开群众大会，结束时大伙还一起扭起了欢快的秧歌，大家唱啊跳啊，

气氛热烈！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异样的情景麻痹和迷惑了敌人。敌人防守松散，此时我们的武工队员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到土匪必经路段打好了埋伏。

夜深人静之时，我们工作组悄悄地撤离了村寨，沿着崎岖山路疾速行军几里后，身后的村寨里传来了牛角号声及激烈的枪战声，枪声大作，炸弹横飞，敌人扑空了，又遭到了武工队的埋伏，惊恐万状，四处逃窜……我们安全地脱了险。

我们到处巡回做宣传、演出，白天黑夜连续不断的行军，我的小腿时常肿得像小树干一样粗，晚上睡觉都不能屈伸着自己盖被子，但我从来不叫苦，也不叫累。行军途中还会帮助青年学生背包，说说笑笑鼓舞年轻人的士气。

我们精神富足得很，因为我们在为解放劳苦大众奋斗。我们从来没有像战争中那么互相爱护，互相珍惜。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我们生死与共，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工作，为着同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奋斗。那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是我美好的青春年华。

一路行军，汗水把衣服打湿了又捂干，捂干了又打湿，散发出一股酸臭味，

那股酸臭味自己都能闻见。衣物肮脏不堪，爬满了虱子，身上结满虱子叮咬的红疙瘩。同志们风趣地把它称为“革命虫”。虱子钻进每一个缝隙中，头虱、体虱和阴虱，看到都让人恶心。有时我们女同志互相帮忙捉头发上的虱子，捉到一只掐死一只，听着虱子在自己手里发出的脆响，那感觉就像掐死消灭了一个敌人。去到驻扎地，我们就烧一锅开水，脱换下衣服，把衣物丢进锅里去煮死它，一忽儿，烧开的水面上就漂浮起一些密密麻麻的黑点。

我一直在政治部做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整个战争期间就是跟着宣传打交道了，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理想和信念。从我离家到干校，1949年开始，我跟随着党走的信念就没有改变过。

虽然历经枪林弹雨，但我从来没有打过枪，我觉得自己算不上一名真正的战士。但我记得吴佟主任说过的一句话：千万不要为没有上战场杀敌而感到愧疚，为了人民的美好未来，我们所做的，也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战斗……

1950年3月，我被调往普洱九支队军政干部总校学习。临行前，战友蔡智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些材质不太好的边角费

料的纸张，为我装订了一本约4寸长，2寸多宽，1寸多厚的笔记本，还用硬纸板裱上当时稀有的绿绸做封面，作为礼物送给我。战友们纷纷在上面题词。司令员付晓楼题写：你此去学习是很幸运的，但请你一面加强学习，一面不要忘记边区的民众在等待你呀！政治部主任赵怀璧题写：在女同志中，你是最坚决的一个，但仅有坚决的革命思想不够，还要有坚决的行动，希望你在学习和工作中齐头并进。李鹤同志题写：在毛泽东时代里生长是中国青年无上的光荣。战友彭勃题写：熬过冬天不会死，受得住磨炼的不会失败。……

这本简朴珍贵的笔记本，一直被我保存到现在，伴随我渡过了70多年的酷暑寒冬。本子已被虫蛀得斑斑点点，留下了像梅花、竹叶般的洞洞，布满瑕疵，但简朴的话语里深藏着战友们的深情厚意、同志间的真挚关爱，虽然和这些战友从此天隔一方，有的离别后未曾相见，但总感到有种无形的力量鼓舞着我，激励着我，跟着党朝着未来，坚定地走下去。

后来部队整编，我被转到思普专区税务局工作，负责收发和文印工作。

由于当地气候恶劣，身体羸弱的我开

始发高烧、打摆子、流鼻血、生疖疮，我无法坐在板凳上办公，天天站立着办理上级及15个县区的文件运转。由于缺医少药，病情越加严重，一天上班时，我两条腿软绵绵的，一点都撑不起身子。双眼发黑，随后就晕倒了，倒在了办公桌前。恍惚惚中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听到有人在说我得的是疟疾。等我醒来时，我已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此时司令员付晓楼路过思茅到医院看我，留下了10元半开，嘱咐我要好好治病，让我终身难忘。

我的病一时半会好不了，组织上考虑到思茅我没有亲人，动员我回临沧边治病、边工作，并为我办好了调动的相关手续。1951年，我返回到故乡临沧，继续参加祖国的革命建设。

理想、信念支撑着我们走下去。是的，生命诚然可贵，但还有更宝贵的东西引领着我们向前。那时的我们，内心充满着激情，现在看来是既浪漫又天真。虽然现在的我，已是白发苍苍九十岁的老人了，我太老了，全身都是毛病，百病缠身，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医生说若我不小心跌倒的话，全身骨头都会散架。它让我的腰和关节疼痛难忍，常常彻夜难眠。活到这把年

纪了，什么事也无所谓了，但是我内心，一直都热爱党。我有70多年的党龄，党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历次人间浩劫，生活变得格外美好。我会一直保持我们当年的样子，直至生命结束……

题外话：岁月转瞬逝去，婆婆现已是90岁高龄，走路时弯腰屈背，步履缓慢，因此，要拂去70多年的岁月，把她想象为一个风风火火、办事干脆利落的人确实有些困难。尽管身患老年疾病，但她依然思维清晰，头脑灵活。因为耳朵聋，听不清别人说的话。大多时候，婆婆都静默地呆着。平时她一人看电视时，也索兴关了声音，只看画面和字幕。我们与她交流，要么直接凑到她的耳边大声嚷嚷，或者让她看我们的嘴型和手势，她聪慧，也能猜出个大概。给她配的助听器，她试戴过一天后不愿再戴，她说助听器会把人世间所有的声音都放大，让她听了心慌慌的不好受。如今的她，安然如素，已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需要嘈杂的世声相扰。

讲述人：周涛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战士 离休干部 现年90岁

断线的风筝

1949年12月9日晨，那天我起来后就像往常一样，到学校去。刚走到西门城楼下那儿，我看到街道另一头出现了一群人，正推搡着一个女人，那女人怀中还抱着一个婴儿。人群中一个女人上前接过了那个婴儿，我还没来得及避开……就听见了枪声和惊叫声，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我正好看到那女人高喊着“共产党万岁”，就倒了下去。那是我熟悉的邓炳荣孃孃。紧接着又看到他们在民众教育馆广场打死了邓炳荣孃孃的丈夫杨宝槐叔叔。

这在我眼前切切实实发生的一幕吓懵了我，我那时只有九岁，还不知道这就是为了革命所付出的牺牲。来不及害怕和多想，我跌跌爬爬地跑回家去告诉父亲。

“阿爹，杀人！杀人了！”才进家门口，我脚一软，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刚才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正在院子里浣洗布匹的父亲。

“你们还是找个地方躲一下吧。”母亲又焦又急。“赶紧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父亲带上我和大表哥一伙人一起朝南高山大田方向跑去，一直到了蔡家蓄树林才停了下来。“咩－咩－咩”，我养的小羊也跟在身后跑来了。我高兴地搂了搂它，把它拴在窝棚外的桩子上。第二天早上，大表哥告诉我树林里有一大塘鸡枞，我跑到那儿东寻西找，鸡枞的影子都见不到。等我回来，小羊被杀死了。他们说怕小羊的叫声引来敌人才杀了它的。我可怜的小羊啊！我还想着养大了卖了它，买过年时穿的新衣服呢。我似乎又听到它咩咩的声音，我眼睛里噙满泪水，忍不住抽噎起来。他们吃羊肉，我一口也吃不进去。

大约躲了三四天，赶街回来的大田村民说城里来了很多穿着灰衣服的兵。晚上父亲回城里去探个虚实，搞清楚是朱家璧率领的部队来镇压反革命分子，我们才从山上回到家里。几天后，部队走了，表哥施文南、蔡德仁也追随着部队去了，父亲和我又转移到深山中的南高村里躲藏。父亲晚上总要回城里，他对我说是去办大事情。

当时尽管时局不稳，反动派正作着临死前的挣扎，但每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人，都积极投身于革命中，都想着自己可以为

解放临沧做些什么，有所行动。渴望改变祖国的命运。渴望有一天，边地临沧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胜利，我们家共有4人参加了革命。父亲、大哥、大姐和二姐。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只有九岁。虽然小，但我知道父亲在参加革命，因为父亲经常深更半夜出去。

记得那是1949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半夜里我起来小解，依稀听到父母的争吵声，父亲：“我要去找条生路。”母亲：“你走了我们一家老小咋个办？”父亲：“我看他们是和国铭一样的人。”（蔡国铭，我的亲舅舅，1928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战士）。母亲：“唉！你要走我也拦不住你，你有年纪了，把小美（二姐周静）一起带着去，互相好招呼。”

第二天果然父亲和二姐不见了，我问母亲：“阿爹和二姐呢？”母亲说：“他和二姐去找条生路。不怕，家里有妈呢，你带着小妹去玩。”

父亲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家里一堆孩子需要抚养，可是对他来说，参加革命

的念头已经裹挟了他的头脑，母亲的阻止，年龄大又算得了什么呢？母亲百般劝阻无用后，只得让了步，让父亲带着二姐一起去，好有个照应。我二姐当时只有14岁，开初没有被批准加入革命队伍，但她一次又一次地去请求，终于如愿以偿。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小伙伴来约我去操场看大人们唱歌。我背着四妹，领着三妹去了。到那里一看，果然有许多人，一排排整齐地坐在缅云师范学校操场的草地上，他们在唱：“老蒋打垮了，我们要连根挖……”唱得很起劲，还有啦啦队在助威。唱着唱着，啦啦队里有人提议：“大懒碓来一个，大懒碓来一个”。这时只见坐着的人群中一个高个子站了起来，他面带笑容，随口打起了快板：“要吃饭的站拢来，要革命的站拢来……”还是三妹眼睛尖，连连叫道：“二哥，快看，阿爹，阿爹”。回到家我们把看见父亲的事告诉母亲，说父亲和一些背着枪的人在一起。母亲说：“大人的事小娃娃莫去外面乱说，小娃娃不要管大人的事。”又过了一段时日，大哥和大姐也不见了，他们也参加革命去了。

干训班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到缅宁临

时人民政府任财经出纳干事。他工作任劳任怨、一丝不苟，就像老百姓加工粮食的“懒碓”一样，不知疲劳，日以继夜的劳作，难怪同志们会给他起了个“大懒碓”的绰号。

一天中午，我砍柴回家，见父母正在嘀嘀咕咕地商量着事情。我凑过去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父亲递给我一块锅巴，让我拿去分给两个妹妹吃。

“真香啊！”我们三个嘎嘣嘎嘣地吃得高兴。过了一会，大姐也回来了，也给了我一块锅巴，这是他们在部队上用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三个又嘎嘣嘎嘣地吃起来，想着待会大哥、二姐会来，一定也会带锅巴给我们吃。但吃完了好长时间也不见他俩回来，我跑去问父亲，大哥二姐咋不回家？父亲说：他们走了，出远门去了。去哪儿父亲又不告诉我。

这时只见大姐拿着个小包袱出来，对父母说道：爹妈。我该走了。我急了，哭着跑过去抱住她，说道：大姐，你也要出远门？不要我们了吗？大姐一听泪水哗地淌了下来，她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道：将来我一定来管你们。记住，听妈的话，好好活下去！

父亲没有随着大部队撤离，我还以为他是舍不得我们。后来才从二姐口里得知不是这么一回事。父亲在送别她时说过：小美，爹另有任务，不能和你们一起走。你要听领导的话，好好跟着共产党干到底，干出个明堂来。

革命队伍走了，父亲随时不在家，天天外出办事情。母亲焦虑的目光投向了我，因为家里干活的人除了母亲就只有我能帮上忙了。我帮着母亲，把她做的小食品挑着到处吆喝叫卖，三妹帮着收钱，日子一天天熬着过去了。

有一天，母亲生病了，没有做馒头，我就去挖树疙瘩卖，卖了点钱，买了一小块猪肉，想给母亲补一补身子。我高兴兴地拎着猪肉往家里跑，不提防一条狗追上来，一口就把我手上的肉叼走跑了。我哭着、喊着去追那条狗，狗跑进了一户大院，我顺手捡了根木棍冲了进去，这时一个穿着国民党制服的人闻声走了出来，他喝斥道：“兔崽子，你怕是想找死，敢来这撒野。”把我追了出来。我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不停地抹着，回家一头扎进母亲怀里，嚎啕大哭。母亲安抚我道：算了，吃了那点肉也长不了筋骨。等以后有钱了妈

再买。

1950年初，缅宁解放了。父亲每天忧郁地干着活。他一直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仿佛在寻找什么，等待着什么。他总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东转转西走走，像是丢掉了魂灵一样，嘴里随时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守株待兔。我们不知道他所说的“守株待兔”是什么意思，也不敢问他。

时间愈久，愈让他苦不堪言，甚至有些心智恍惚。这种必须闷在肚里，任何人都不能言说的秘密，一直让父亲因此而郁郁寡欢，如鲠在喉，备受煎熬，直到离世。

土改时，我家被划了个“破落地主”的成分，父母亲成为被“管制”份子，我们也成为了“重在表现”的对象。那充满杀气的“地主”成份，让我们每次填表时下笔都如千斤重一般。平日里也活得战战兢兢，那种惊恐的感觉，现在也表述不清。

那时候，看见我家的破房子，看见家里人都穿着的补丁衣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我们过得这么苦，怎么会是地主呢？但是，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世人的目光，周边人的觉悟都可以把人“吞噬”。对于我们，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那是什么样的日子，我都记不清了，只觉得天

都要塌下来了。四周开始变成一个填不满的黑洞，内心更多的是一份恐惧和不安，实在是害怕到极点。

此时由于交付父亲留守缅宁任务的肖源县长已经牺牲，当时都是单线联系，父亲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接不上线。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父亲遭受着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却无处诉说，只能自己默默地忍受着屈辱和痛苦。这样的痛苦，要比死亡痛苦得多。此刻父亲的世界里，“天空冻结着，光明和黑暗一片混沌。”（安妮·普鲁《船讯》）

父亲默默地忍受痛苦。痛苦越深，他愈加坚信：如果现在他能够忍受，如果他能够经受住这种煎熬，那一定是没事的，会有机会证明一切的。沉默的受苦方式，也许是那时境况下的一种生存技巧。

但是现实的境况像铁丝网般死死地缠绕住了他。

1961年，因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极度贫困，父亲患上了浮肿病。脚肿得一按一个坑，连鞋子也套不进去。他和其它人一齐集中到生产队的大队部治疗。在那儿能吃上点当时极为有限的食品和红糖水来补充点营养。每次他也硬从嘴

巴里省下口水豆腐抬到学校给三妹吃。三妹含泪不忍心道：阿爹，这是供应给你们治病的，你怎么抬来给我？我怎么吃得进去……那真挚细腻的父爱，让三妹至今提起往事来，依然有泫泫泪光在眼中闪烁。

后来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身体情况越来越糟。他瘫在床上，奄奄一息，已说不出话。那一天，我们围在床边，父亲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张开了，里面噙着热泪。他的目光越过我们，一只手伸出指着家里的一面墙，目光怔怔的，嘴里喃喃着“守株待兔”，手一垂，脸一歪，走了。我们失声痛哭起来。

1962年，父亲带着满腹的屈辱和不甘病逝，这种生活猝然终止。

在没有父亲的日子，生活变成了一个填不满的黑洞。我们小心慎微地活着，那种内心恐惧怎么也无法抹去，刻骨铭心。

我们坚信父亲是清清白白的，对此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父亲早已不在了，可是我们一直深爱着他。他是善良而诚实的人，相信共产主义思想，真诚跟随着中国共产党走，始终如一。

岁月无声无息地走过了22个酷暑寒冬。我们兄妹6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从事

着不同的工作。

1984年，我家原先在后寨村的老房子拆除，施工时不经意间，一包东西从墙壁夹层中一个洞里掉了出来。听说后我急忙赶去看个究竟，只见一群施工队的工人这个拿一本，那个拿一册地乱翻着。我也顺手拾起一叠，一翻看，天哪！全是边纵在临沧活动时形成的文件、材料、账册，还有一个臂章，背面清清楚楚地印着“财经出纳干事周耀武”几个字。

好像脑子里散乱的导线骤然接通了似的，我眼前一亮，这不是父亲一直念念不忘、守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东西吗？

我连忙跟工人们解释，这是我父亲的东西，你们拿着也没用，请你们全部交还给我。工人们收齐后，完完整整地将一个包裹交到我手中，我不禁楞住了，那是家里多么熟悉的一块旧油布呀！打开，保存在里面的是一包完整的资料：有《告双缅甸书》《缅宁县农会章程及组织乡镇农会大纲》《民运工作需要》《发展武装》《游击战术》《小组生活与纪律教育》《新政权的行政工作》……一共35件。这就是肖源县长郑重交付我父亲“誓与文件共存亡”的革命资料。这些材料父亲守候到

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此刻也才恍然领悟了父亲时常喃喃自语“守株待兔”的含义。让我看见了另外一个父亲，不由得对父亲更多了一份敬重。

我们兄弟姐妹商议，将这些资料捐献给临沧县档案馆，作为历史文物留存。有的同志说组织应该发给我们党史材料征集费。我郑重表态：父亲活着的时候没有交待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换钱用，我们无偿捐献给国家，算是帮父亲完成了任务。

因为材料中有一份《小组生活记录》，大姐曾写信问当时支队的政委王松：我父亲是不是共产党员？王松政委回信说：当时的历史情况非常艰苦复杂。你父亲是肖源同志直接领导安排下的。现在他牺牲了，线断了。不过无论你父亲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的确是个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

父亲得到这样的认可，身份的结松开了，他也可以长眠了。

临沧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我父亲的历史予以了客观公正的结论，肯定了我父亲参加过党领导下的“一支队”、“十一支队”的光荣革命历史。同时行文将我家原先被划为“破落地主”的家庭成份更正

为“小手工业者”。……因该同志的上述问题使其子女受到的影响予以消除……

这是第一次，在公文里看见对我家的家庭成份的描述，这顶戴了20多年“破落地主”的帽子，终于从我们身上摘去了。我们每个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题外话：我家先后有四个人参加了革命，当时在街坊四邻里还被作为了美谈。他们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除了父亲，就是大姐，似乎在任何时候，大姐都是家里的主心骨。虽然大姐只比我大9岁，父母走后，她承担起扶养我们的职责。她既当姐，又做母亲，还做父亲。她像一个港湾，经得起风吹雨打，也让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能在里面歇息。更多时候，是在她的身上，找到一股坚韧的力量，支撑着我们走下去。

春天到了，姑娘们都穿着花衣衫，一个个花枝招展的模样。大姐长这么大，我还从没见她穿过花衬衫。她在家时忙着招呼我们兄弟姊妹，是家里的顶梁柱。后来一直参加革命，忙不赢收拾打扮。她可能早已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姑娘。幼时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等我有钱了，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姐买上一件花衣衫。但这愿望直到今天也没有兑现，因为大姐确实不爱红装

爱武装。

讲述人：周文高 81岁 云南省临沧市民族宗教局退休干部 现居临沧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十一支队战士周耀武之子）

大家叫我小骡马

我那时还是个小姑娘，14岁，当时像我这样的姑娘还很多，我和爹爹一起去报考迤南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军政干部训练班，碰了一鼻子的灰，考官对我说：“小姑娘，你年纪太小了，先回去读书，等长大了再来。”

我被人家断然拒绝了，一时间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我坚定地说：“我家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读书。我要吃饭，要革命，要和我爹爹在一起。”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缠着工作人员，苦苦恳求着，看我决心那么强，个子也不错，他们收下了我。我从此走上了跟着党干革命的道路。

当时我一跳三丈高，落地时还踩到爹爹的脚，那时的高兴劲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永生难忘。

我从小剪一头短发，一副小男孩的打扮，像个假小子。可能爱和男孩子们一起玩，也培养了我男子汉的性格，生性豁达开朗，没有女孩子的扭捏之态。凡事提得起放得下，也敢想敢干。因为我性格好，爱笑爱唱，谁都爱和我开玩笑，又吃得苦，大家都叫我“小骡马”。队伍行军途中，人困马乏，我就跑前跑后地做鼓动工作，同志们说我真的是像匹小骡马一样蹦得欢。

我在缅宁师范附小读书时，在班上学习始终名列前茅，本来小学应该读6年，我只读了5年就被学校保送直接读了初中。我不仅学习好，体育运动会田径项目也常常获奖，所发的那些白色奖章，让幼小的三妹喜欢得天天挂在脖子上当作玩具玩，睡觉时都舍不得摘下来。

那时家里生活艰难，全家仅靠父亲帮人染布维持生计，我每天一放学回到家，就换下仅有的一套好一点的衣服，帮着父母亲干活。我除了蹬不动大碾子碾布以外，那些大人才能胜任的扭布、拖布、洗布、晒布、打滚子等一整套活路我都能做，染好后，晾晒又长又重的布匹时，一次甩不上竹竿就再用一次，每天那反反复复的甩

杆动作让自己的臂力相当地了得，和那些男孩子扳手腕我从来没有输过。

我们离家从军时，都是些黄毛丫头，我们都是在战火中长大成人的。

如果生命是一道开始于黑暗并结束于黑暗的光弧，我生命的前十多年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边地女子的成长过程，而在干校这里，我好像找到了一束光，引领我前行。

第一次战斗洗礼……1949年6月下旬，在反动头目余建勋的策划下，反动派向缅宁县反扑过来，部队立即组织保卫缅宁的战斗。我随所在的二大队六中队100多人战士连夜奔赴离城一百多里的章驮小丙野，迎战敌大队队长李金率领的300多名匪徒。

风吹山，位于缅宁西南30余公里，南与双江县勐库接壤，西与耿马县大寨河隔河相望，北与缅宁曼来山、小丙野毗连。此地山大林密，山梁纵横交错，谷深坡陡，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金竹林稠密面广，地势十分险要。是敌人迂回勐托，进击缅宁的必经之道。尤其三棵树丫口更为突出，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领导决定由艺宣队抽人组成两个战

地宣传队，分别到小丙野和勐托前线。我们宣传队一行10余人随同增援部队前往敌人主攻方向的小丙野。

人员一经确定，立即分头准备，等候命令，连夜开发。说准备也简单，背包是平时一起床就打好的，行李轻便，背上就走。上前线要配备武器。男同志都领了步枪，女同志配手枪。有个女同志还穿着白色的裤装，晚上行军太显眼，命令她更换掉，她马上到后勤部领了一条浅蓝色短裤换上。

凌晨2点，接到出发命令。我们开始了军旅生活的第一次夜行军，这也是我们实战生活的第一课。我们这些宣传队员，年龄最小的就是我，还未满15岁，最大的也不过20岁刚出头。从未经历过战争，但朝气蓬勃，接受新鲜事物快。热情、单纯、并带有几分稚气。却不怕苦，不怕累，也绝不掉队。

在茫茫黑夜行军途中，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不准讲话，不准打手电筒。经过一夜跋涉，23日拂晓，部队翻越铁锁桥坡头进到塘房小庙时，传来了前线激烈的枪炮声。战士们顿时加快脚步疾行，有时一路小跑，都想着能早一点上前线打击敌

人。

到达邦卖时，我们接到了上级通知，宣传队暂缓前进，留在邦卖、勐外一带做群众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前线。

因邦卖、勐外离小丙野最近，物资能及时送达前线，是支前的重点。群众一经我们发动，纷纷捐献粮食、腊肉、咸菜、新鲜蔬菜以及鞋子等支前物资。第二天一早，我们组织了青年农民和民兵，用骡马把这些支前物资驮了送往前线。老百姓还很细心，考虑到前线正打着战煮不了饭，专门煮熟了饭菜送过来。前线指战员们看到源源不断的支前物资，吃着热乎乎的饭菜，勇气倍增。

我们稍事休息后，随即上阵地开展慰问活动，演出短小精悍的节目，鼓舞大家士气。

那次战斗十分残酷，对于我来说尤为可怕，因为那是我一次与敌人面对面开战，那时我还不满15岁，胆子还小得可怜呢。从指挥部到主阵地原先长满了苦荞，此时到处是炮弹落下后炸毁烧焦的痕迹。我躲在掩体里，看到廖老五等几个同志守在前沿高地散兵坑里阻击敌人，炮弹不时落在坑旁炸响，那炸起落下的石块像冰雹一样

砸下来，我本能的抱起头，但战士们没一个退缩。一次炮弹袭来，轰隆一声炸响，地面腾起一片火光，廖老五扑在旁边一个小战士身上，他为了掩护战友，不幸牺牲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战友在我眼前活生生地死去，还是孩子的我哭得稀里哗啦。

由于敌众我寡，阵地几次险些失守。支队决定调八大队二十二中队到小丙野助战。

刀三中队长率领战士，冒着绵绵细雨，连夜赶往小丙野。当队伍到了小丙野白坟村，他们冲进村里时，发现敌人的火塘里的火星尚未熄灭，锅里剩余的羊肉还有热气，断定已误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正准备撤出村子，一时枪声大作，敌人已发起进攻。刀三迅速组织小分队突围。因夜色深沉无法判断敌情，刀三不顾个人安危，手持轻机枪一跃而出，率人从寨子侧边向敌人枪声密集处冲去，一直冲进了敌人的营地，其它战友紧随其后，迫使敌人连忙后撤。激战中刀三、刀小荣、周三保同志壮烈牺牲。

我们清理战场时，看到周围全是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见到浑身鲜血，被打成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的战友时，我一个劲

地哆嗦，浑身发抖，似乎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蹦蹦直跳的声音。晚上睡觉一闭眼就浮现出那血淋淋的场面，常常在梦魇中惊醒。他们死在地上，眼睛还睁着……有的肚子都被炸烂了，肠子都流了出来……我梦见我被打死了，像那些死了的人一样，我常常被吓出一身冷汗……但是看到敌人烧杀掠抢，村庄变为废墟，看到我们的战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敌人血拼时，我的勇气被激发了出来，我很快就为自己与战友们一起献身革命的激情所替代，我可不能自己就先把自己给打败了。

三天三夜的拉锯战，武器装备在燃烧，大地在燃烧，人也在燃烧……没有一块完整的土地，后来，在我增援部队猛烈反击下，叛匪们纷纷抛下武器，抱头鼠窜。我军乘胜追击，一举解放了何家寨、蒙化寨、齐家寨、大户肯、大营盘及凉山等地。

战斗结束，才发现我的脚上和其它战士一样磨起了蚕豆般大的血泡。每天跑上跑下作宣传鼓动工作，我的嗓子喊哑了，话也说不出来了。

王松政委用自己的马把我送回城里治疗。临行前战友们和我开玩笑：小骡马，等你断了奶，再接你回来。

听着战友们的话，平时嘻嘻哈哈的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那时我常常胃疼，一疼起来痛得脸色煞白，直冒冷汗。我常常用拳头，甚至是板凳顶住痛点来止疼。有一次发病，我躺在床上，用一个口缸顶着痛处，痛得脸呈死灰色。大姐见状心疼我，劝我道：二妹，你病成这样子，还是回家算了。

我嘴里痛得直哼哼，却轻声反问道：姐，你是要救我还是要害我？你知不知道，让我回去就是害我。留下干革命就是救我。

一席话让大姐无言以对，无从反驳，其实大姐比我还革命，她内心也不愿自家亲妹子背上逃兵的名。

见大姐心焦，我又安慰她道：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们什么事没经历过？打仗，不也挺过来了？我们参加革命，什么苦没吃过，这点疼算什么。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生病。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切都交给党了。

我们那时的革命思想明确、强烈，发自内心的，私下在家里也会说些调子很高的话。总以为自己应该做一些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才是最崇高的理想。不过正是有着这样的追求、单纯的信念，我们也才

会那么的单一、纯真，没有杂念，一心跟着共产党走。

大姐对我说：“你实在疼不赢，就哭几声吧，哭哭，你也许会少疼些。”

我想起了妈妈，于是哭了起来……大姐见状，那么坚强的人，眼泪也跟着淌了下来。

当时医疗条件差，不知道我犯的是胆结石病，总以为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闹肚子。

我不怕苦不怕死，这毛病伴随了自己一辈子，我依次做了切除胆囊、胆总管、空肠吻合等手术。一辈子与疾病相伴，但我从未有过丝毫的沮丧。我遇上过无数的磨难，但我依然是个嘻嘻哈哈的乐天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参加革命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就此改变了我的一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也亲眼见证了祖国的发展。

时代就是命运，这是古希腊人说的。我们这一辈子，做了那么多的事，值了！

题外话：二孃人长得漂亮，是家里的美人。80多岁的人了，腰板依然笔挺，脸色白白净净，没有一丝的斑点。在灰蒙蒙一片的老人堆里，穿着得体，清清爽爽，

永远不会淹没在人群里。

什么事到了二孃那儿，都变得简单起来。她生活不大与人计较，凡事过得去就行。那简单里也显现出一种智慧，大智若愚的智慧。

如今，二孃的节奏，慢下来许多。但她还有许多活动要参加，参加老年合唱团，参加老年门球队、乒乓球队的比赛，有时，还会坐上高铁到处跑去会战友……生活充实而忙碌。时不时会和我们后辈开玩笑，她说我们已经多余了，生活已渐渐把我们抛弃了。

讲述人：周静 88岁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战士 四川省内江市商业局离休干部 现居四川省内江市

老宅大院的深处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的大文乡千信村，距县城69.5公里，距乡政府驻地约7.5公里，是一个以布朗族、傣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村，有布朗族72户325人，傣族58户204人，国土面积16.37万平方公里。

千信原名圈控，是打响双緬解放第一枪的地方。

寨子内榕树森森，寨子整洁，开满鲜花的院落，鸡狗安然。几个妇女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卖杂货的铺子前聊天，当我向其中的一个小媳妇问路时，一群人都聚拢来，七嘴八舌，指手划脚，热情地指路给我们。

并未走出寨子多远，竹林环绕间，就见到了大榕树旁的纪念碑，一排长约30米墙面塑着当时战争的场面及人物雕塑，一长排画面延伸过去，恢宏显眼，虽然人迹罕至，仿佛依然能够嗅到空气中弥漫的硝烟，解放战争的枪声有远及近。

天之苍苍，沧江泱泱，英烈之风，山高水长。在那里，耸立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功勋和自豪。在纪念碑的台阶前坐下，似乎是对那段历史的一次祭奠。

大文乡千信村是革命老区，现在已是小有名气的景点了。只是路途遥远，山路弯弯，即便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偏远。平日里并无他人前来观望游玩。偶而会遇上下地干活的农人，一个妇女背着沉沉的背篓从铜质浮雕前走过。见到我们，她抬手擦了擦满是汗水的额头，和我们打了个招

呼。

1949年2月，就在榕树下，在地下党人李培伦等人组织下，浦世民、刀三等秘密联络150多人宣誓起义，打响了解放双緬的第一枪。沿着雕塑墙慢慢观望，一幅幅画面，渗出的战争气息，让人似是隐隐听到多少年前这密林深处发出的沉闷枪声。几十年了，榕树依然枝冠浓密，郁郁苍苍。对于有悠久历史的圈控村来说，它还是那么的年轻。对于波澜起伏的革命斗争来说，它见证了沧桑。

千信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一个地方有山又有水，已很不容易，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山山水水，在大文千信都有机地和历史文化交织在了一起。远望东南面，群山起伏间，圈控河一路蜿蜒向前并入澜沧江。千信村东邻景谷，南靠澜沧，虽有澜沧江、小黑江所隔，但有竹筏可渡。多年以来，这里的水上交通一直占据着主要位置。过去这儿的人做生意、读书，与普洱的澜沧、景东往来都在此坐筏渡江。解放战争年代，澜沧江被作为天然的屏障，许多战斗都在此地打响过。

千信村骂料村的寨子中心位置，有一栋特殊的四合院，这就是原先浦世民家的

老宅，又称为浦家大院。经年累月，在旁边一栋栋新立起的砖混楼房前，越发显得晦暗。即使这样，浦家大院依然是千信骂料村的一个地标，鹤立鸡群地杵在那些现代化的建筑群里。它周围的天际线，已经被高楼改变。但依然看得出这院子所处的位置，是村寨的中心。

今日浦家旧迹寥寥，仅残留此院，几间低矮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围成的一个四合院。门口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子，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发现四合院并不大。听千信村支书说起过这栋老宅，说县上专门请了大理剑川的木匠师傅来维修这栋院落，花了30万，但是长期无人居住，不管怎么修理这栋房子，它还是一副荒凉憔悴的样子。

院子里只要有土的地方都被守这幢屋子的人见缝插针地种满了形形色色的蔬菜，蒜苗、芹菜、茴香、香菜、葱、韭菜……看上去绿油油的一块一块。蔬菜里还间栽着花。太阳光洒过来，让花泛着细微而明亮的光泽。有蜜蜂在菜花上嗡嗡，能依稀听见邻人的话语，后院显得很安静。

一面鲜红的党旗悬挂在低矮光线晦冥的一楼门厅，最为显眼，内心的隐晦灰

暗瞬间变成了光明清澈。这艳艳的红，使它仿佛活了一样。无论岁月荏苒，总有些东西保存了下来。这所房子对当下的人有某种意义。

这是一栋吱吱作响的木头屋子，有许多雕花木窗，藏在不可思议的角落里。虽然是在白天，但屋子内依然处在冥晦昏暗的光线中。一个以梁和柱组成的立方体。护墙板上依稀可看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字，这应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刷上去的标语了，几十年的时光印迹，现在还依稀可辨。光秃秃的柱子。被遗弃后的寂静，陈腐的味道，蜘蛛网、尘灰，仿佛里面从来没人住过，过往的声音和活力都被抹掉了。

在那样一副风烛之躯上，在这间塞满了另一世纪的屋子里。没有多少人对浦世民过往的故事感兴趣。遗忘在当下人这里似乎变成了必然。普家大院里的事情渐渐被封存遗忘……

我在老宅内四处观望，试图找到“裂口”，好从中体味一些浦世民所处时空的信息。在这儿，似乎可把浦世民的一生编织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因果链。在那里，有很多故事曾经发生过，还有很多不为人之

的命运发生着变化。

身处这大院，身为“地主”，浦世民的生活里应该是衣食无忧，可是，在他的故事里，我见到的却是坎坷的人生，荒凉的往事。

浦世民，生于1914年。7岁入私塾，因背书背不得常被教师鞭打，遂逃学回家，跟人放牛放马、砍柴、割马草。各种粗重的农活，他不以为苦，反而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六年。13岁重新上学，读四书。14岁到公立小学读初小三年级，续入高小就读一年半。普洱县设立省立边地师范后，由县政府保送入学。读了三年，因学校停课返回。

1934年，任双江县二、三区两级小学校长。开学不久，因土匪猖獗，无法上课，学校停办。浦世民想着以教育救国的梦想破灭。当时，德胜铁厂众股东力荐他出手挽救濒于破产的德胜铁厂。为满足当地的铸造生产，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浦世民恢复了铁厂的生铁生产能力，满足了地方所需。

1936年，浦世民被举荐为双江县第三区区长，他大兴教育，将辖区内的小学由3所恢复至11所，适龄儿童入学率大

大增加。

兴办教育，改进生产技术，扶持铁厂，也有丰厚地方百姓，积聚自身实力之效。

当时的千信村，天高皇帝远，地旷人稀，政权的触角难以覆盖广大乡村。盗匪横行，民不聊生，底层民众不得不起武力自卫。乡民团由此应运而生。浦世民被县长张友人委任为乡民团指挥，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景谷土匪罗哈四数次窜入双江三棵桩一带抢劫行商及路人，浦将其捕获交县府法办。后又相继歼灭了南美、邦驮、那来的匪首，浦世民苦心孤诣，为维护地方平安尽了一己之力，得到乡民们的赞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浦世民积极宣传抗战，组织民工200多人，到保山龙陵参与修筑滇缅公路。1939年，组织民工250人到耿马境内修筑滇缅铁路。并动员民众捐款，支持抗战。

浦世民是当地的开明绅士，坚决支持抗日，在地方上很有号召力。他是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人，认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1942年4月，缅甸沦陷，日军入侵阿佤山新地方一带，铁蹄所至，尸骨遍野。浦世民组织双江县德胜、文祥、复兴三乡

的民团骨干及爱国青年 200 多人，率队奔赴佤山抗日前线，配合中国远征军十一集团军作战，并被此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任命为佤游游击队第三支队副司令兼第二大队长。

抗战的过程，比浦世民设想的更艰苦卓绝。这支部队的粮食由当地政府供给，枪弹服装装备及副食品费用由后方派遣的政府负责，因筹集困难，完全由浦世民承担。尽管大家缩衣简食，但枪弹装备损坏开支浩大，每月仍需一两千元的银元支出。浦世民为了抗日，一边变卖家产，一边派人承包景谷县茂灭盐矿，筹措资金。

浦家的家业一点点败下去的时候，当时的他，整个人困顿着，茫然着，对这个世界，对今后的时日，人，该如何选择？

一次一次磨难，使他对自己生命的价值重新认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上毫无改进，经济上也无任何建树，民不聊生、家破人亡，滇沛流离的日子，让他对旧社会恨之入骨，也让他最终追随革命而去。

1948 年 8 月，云南省工委派地下党员李培伦率“新联”盟员王维人、“民青”盟员魏文才到双江开辟革命工作，组织武装。他们找上了浦世民，经多次做工作，

浦世民愿意组织游击武装队伍。但他仍有顾虑，认为自己势单力薄，迟迟下不了起义的决心。

但他们的激进思想，对浦世民影响很大。这些新思想，闪闪烁烁地照耀了浦世民的脑海。这个民族最干净的血液，依然在一些人的脉管中流淌，理想主义的光芒，像地火一样，给人们以希望，也让浦世民有了下一步的打算。

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再加上李培伦等人多次交谈做工作，景谷罗景明、澜沧傅晓楼和王天翔的几人亲笔书写的信件也交到了他的手上，他们晓以大义，谆谆劝导他要识时务，顾大局，跟党走。1949 年 2 月中旬，浦世民毅然下定决心，组织双缅第一支人民武装参加革命。部队以澜沧的革命武装为序，编为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第八大队。浦世民为大队长，魏文才为教导员，王维人为参谋。

2 月 27 日，起义部队在李培伦的共同指挥下，打下了双江德胜乡政府，打响了双缅解放第一枪。这是一次彪炳史册、改变边地历史和命运的起义。

经此胜利，鼓舞了士气。各族青年踊跃参军，部队迅速发展到 250 多人。

3月17日，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一支队奉命追歼从澜沧逃向双江的匪帮，浦世民率队先到澜沧江江岸东面阻敌东窜景谷。后悉匪帮已逃至博尚，又率队从东南两侧冲入博尚街，同澜沧过来的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四大队配合，一起将土匪围歼。

双江，缅甸相继解放。浦世民率队进驻缅甸，受到缅甸临时军政县委管理委员会和群众的欢迎。

1949年，浦世民奉命率八大队由缅甸撤回双江圈控，与江对面的景谷、澜沧解放区联合开展游击战。罗正明副司令根据当时匪帮紧跟其后的严峻局面，改变原先准备在双江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要浦世民带上八大队人员同他所带的二纵队人员一同回普洱整训。浦世民上有老母，下有妻女，还有庞大的房屋家产，要他抛下老母，别妻离女，确实让浦世民一时下不了决心。处于当时的纷乱局势下，可以想见，浦世民的内心多么纠结。如何随流随势，坚持信念，同时又如何自保，种种思虑，让他难以抉择。

但在关键时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浦世民还是作出将老母亲就地疏散，托付亲戚照顾，带上妻女过江的决定。浦

世民说：我参加革命虽然短暂，可我认识了一点，如果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个人将一事无成。我不能半途而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听从党的指挥。

1953年，浦世民回家后参加生产劳动，安心当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1955年，土地改革时，他被任命为协商委员副主任。和平协商，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直至1956年因病离世。

1982年，县委统战部落实政策，认定他为起义人员，并为他重建了坟墓，家属享受定期生活补助。浦家老宅也被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留存了下来。

这大概是浦家故事的后续，也是对浦世民一生的最后补充。

我想起在千信村村委会陈列室里见到的浦世民，照片上的他，身型消瘦，穿着一套老式黑色布衣裤，打扮完全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乡绅模样。文史资料里那个有着波折起伏人生的人，全然消失了。

回首追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想到了浦世民身份的多面性，要写出他的多面来，还需要找更多书籍之外的事来的支持和印证，我专程去拜访了现居双江县城内浦世

民的大女儿浦应秀。

当年十多岁的浦应秀，现在已是一位 88 岁的老人。浦应秀的老伴在前几年去世了，她和小儿子住在一起。儿子是名公安，工作忙，也没更多的时间陪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晃来晃去，她有些寂寞，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下养了几只大鹅和旱鸭，喂食、捡蛋，逢年过节还可以杀了吃吃肉，她觉得自己还能做点事。她清瘦，精神矍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许多。因为她小时候到缅宁中学读过书，表达起来非常清晰有条理。

我们的到来，撩起了七十多年前的尘封往事，显然让浦应秀很激动。浦应秀的讲述，慢慢掀开了覆盖在史书中的尘垢，让我们看见了浦世民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父亲是个话少的人，这也许跟他 12 岁才会讲话有关系。父亲总是很忙很忙，平时我们很难见到他。他去外面打仗，一两年才会回家里来。回来时领着一些穿着军服的人，还骑着大马，我们姑娘家，又没见过世面，有点害怕，常常躲在房子里看他们。父亲个子不高，可是他总是给人很威严的感觉。”

浦应秀把珍藏着的影集翻给我们看。

又介绍给我们每张照片上的人和事。照片上有一张是她年轻的父亲和母亲的合影。因为年代久远，照片是扫描后合成的，面目有些虚幻不够清晰，但依然看得出浦世民神情坚毅有英气，母亲有着大户人家的温婉端庄。

“父亲是个耿直、善良的人，平时扶困济贫，在老百姓中人缘好、口碑也很好，没人说过他坏话。老百姓遇上什么事都会来请他帮忙出主意。刀三，你给听说过，就是那个烈士刀三，也是父亲收服了他，教他走上革命道路的。”

见我点头，浦应秀又说道：“刀三长得矮矮胖胖的，很结实，尤其是脸上一双浓眉让人记忆深刻。他力气大，会武术，仗义勇敢，打仗牺牲后拉回老家都是父亲安排安葬的。”

这中间，浦应秀还讲了她父亲小时候的一个小插曲。“父亲快 12 岁了。还不会讲话。这可把阿奶急坏了，以为生了个哑巴儿子。于是请了个游历四方、眼瞎的算命先生来家里替儿子算命。那先生说，你这个儿子以后要当官。以后是要帮老百姓说话的。老爹听了责怪阿奶找了个骗子来骗钱。阿奶分辨说：瞎子又看不见他，

不知道他不会讲话……”

“我母亲生了两个女儿，我妹妹现在在玉溪。小妈妈也生了一个姑娘。浦家没有男丁，这是让父亲如鲠在喉的一件事。父亲风湿重，天天脚痛，随时用草药包着脚。那时医疗条件差，不知道会导致风湿性心脏病，父亲42岁就走了。他不在的那年，我刚出嫁到大文街上的姚家，我是家里的大姑娘，父亲的后事是我一手张落操办的。1982年重新整父亲的坟时，政府还给了五百块钱，碑文都是政府帮立的。”

听说我们去了千信村骂料村她家的老宅看过，浦应秀有些怅惘，“前几年我都回去上坟，这两年年纪大了，儿子不让去了。那老房子比我年纪都还大呢，我就是在后院那栋房子里出生的。父母亲的墓地，离老宅不远，我怕是再也看着咯。”

浦世民离世得早，但他在民族大义面前，信仰和价值取向如一盏灯般一直在浦应秀的记忆里亮着。今天让她回眸过往，或许让她有重新撕开伤口的疼痛，但却能让我们更明朗地对待未来的人生。

题外话：浦世民的一生，充满了选择，充满了被裹挟，充满了抵抗，也充满了他

向往自由、新生活的追求。

浦世民所置身的时代，处于乱世滇沛流离之时，他的经历与生活，有着波折和起伏的情节，徘徊、张惶、滞重、艰辛、缺乏方向感，其个体遭遇，是那个时代的具体显现。有什么样的土壤，即有什么样的人物出现，古今如此，中外皆然。

讲述人：浦应秀 88岁 原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第八大队队长浦世民的大女儿 现居双江县城内

生如夏花

——记革命英烈邓炳荣

/ 陶玉明



我仰望天空，天空蔚蓝如海。天上飘浮着的那朵白云仿佛像海上腾起的浪花。

我眺望山河，青山铺绿叠翠，山谷中盛开的那树凤凰仿佛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她是白云、是浪花、是凤凰、是火焰，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

1920年春末的一天。太阳照在山岗上，大地沐浴春晖，南汀河畔霞光尽染，凤凰山上万紫千红。在缅甸县城东门外凹腰街一个名叫邓焕章的小商人家里，传出婴儿嘹亮的哭声，一个新生命在这里降生了。

新生儿的降临给一家人带来了喜悦和幸福。邓焕章凭窗眺望远方的山野，对妻子说：“春天是万木争荣的季节，就叫她炳荣吧，希望她长大以后能有出息，给我们邓家人带来荣光。”邻居们知道邓家又添了一个“千金”，便纷纷前来贺喜，有的人家还送来了鸡蛋、红糖和祝米。小女孩的名字邓炳荣就这样在这个街巷传开了。

说起邓炳荣的父亲邓焕章，凹腰街

甚至整个缅甸县城的人都家喻户晓。邓焕章年轻的时候因生活所迫，随经商的马帮从四川走到滇西南，在滇西的茶马古道上栉风沐雨、艰难奔波，后来落户在缅甸县城，与凹腰街一个姓王的女子成了家。从此，缅甸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在缅甸城内，邓焕章开过药店、土杂店做小本生意，后来还开过小旅店，接待南来北往的客商。他为人正直，性格和蔼，无论是对富贵人家还是贫穷人家都一视同仁，深受大家钦佩。他见多识广、思想开明，又有文化，曾被各方商家推举出任帮会领头，为商人讲授仁、义、礼、智、信，传授诚信经营，倡导善德义举。

邓炳荣、邓炳贞俩姊妹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生性活泼、开朗，喜爱文学、音乐、舞蹈，从小就具有文艺天赋，对自由和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向往。

邓炳荣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她12岁时开始就读于缅甸女子小学，初小读了两年就考入高小，高小毕业后又考入缅甸女子师资培训班。有一天，学校组织朗诵会，邓炳荣朗诵高尔基的《海燕之歌》。随着她铿锵有力的声音：“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掌声开始激发起了她对革命的向往。她在与同学的交流中说：“无论天空多么黑暗，我们都要像海燕一样在乌云和大海之间高傲地飞翔。”

1937年，邓炳荣在师资培训班毕业，时值日寇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缅甸各校的爱国师生联合发起抗日宣传活动。她积极投身宣传活动、参加文艺公演，在《重逢》《七七金献》等剧中扮演女主角，那年她才17岁。

邓炳荣天赋的表演才能让许多年轻人折服，一群同学围在她身边对她说：“你不去读艺术学校可真委屈了。”邓炳荣笑着回答：“现在是抗战时期，没有心思去读艺校了。”那个时候，缅甸各校园有这样一个流传：“师资培训班有一朵校花，她的身边围着一群不安分守己的人”，指的就是邓炳荣和她的追随者。其实，他们都是当时的进步青年，许多人后来还参加了革命。

1938年，刚满18岁的邓炳荣开始在缅甸县城太和寺小学任教，兼任缅甸县妇女会常务理事。在妇女会工作期间，她经常举办妇女识字培训班，帮助妇女同胞进步，解除她们的思想枷锁，为妇女调解封建包办婚姻纠纷。有一位叫杨翠花的姑

娘，因为封建包办婚姻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男人。杨翠花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找到了邓炳荣。通过邓炳荣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父母的工作，解除了这门婚约。村子里有一位外出做生意的男人，回家后经常借酒闹事打老婆，被邓炳荣狠狠地进行了批评教育。邓炳荣告诉他：“如果你再这样胡作非为，我会让你受到政府的法办。”后来，这个男人认错悔改了，还把自己做生意得的钱交给了老婆。

邓炳荣是一位既有文艺天赋又有政治觉悟的进步女性，她经常组织各学校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在反映抗日地下斗争故事《夜光杯》和反映封建包办婚姻的《孔雀东南飞》等话剧中扮演女主角。邓炳荣的剧情表演让许多观众感动得留下了眼泪。观众中有一位神情最专注、掌声最响亮的男青年，每一场戏都不会落下，他就是邓炳荣的师哥杨保怀。从那个时候起，杨保怀就对邓炳荣产生了爱慕。

夕阳西下，杨柳依依，悠悠流淌的南汀河沐浴在金色的晚霞之中。邓炳荣和杨保怀双双走在河边的小路上。杨保怀深情地对她说：“你上台表演节目时真美。”邓炳荣莞尔一笑，回答杨保怀：“但愿，孔雀东南飞不要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重演。”

一对年轻人对理想和爱情憧憬着美好的向往。

1940年，邓炳荣就学于省立缅宁师范学校。这是临沧有史以来男女同班的学校，在一定意义上它开启了男女平等的先河。这个学校，除了开设文化课，还开设军事、体育等专业，学术风气也很浓，这为邓炳荣后来参加革命工作、投身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

1942年，早期投奔革命的缅宁青年蔡国铭从延安给家里来信，希望通过家人在缅宁青年中去传播他的革命思想，鼓励缅宁进步青年积极参加革命。邓炳荣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决定中途退学，前往延安，去寻找在延安工作的二姐邓炳贞参加革命。

晚上，她去跟杨保怀商量这件事情，问杨保怀是否愿意跟自己一起去延安？杨保怀说：“你带我走的路是人间正道，哪怕天涯海角，我也会跟着你。”听了杨保怀的一席话，邓炳荣感动得留下了热泪。

第二天拂晓，邓炳荣、杨保怀、蔡德仁、蔡德馨一行4人踏上了寻找革命的征途。那时候，去往昆明的路途山高路远多艰险，他们一行4人晓行夜宿十几日才到达昆明，途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蔡德馨

由于长途跋涉加之突发疾病，不幸在弥勒遇难。掩埋了同伴的遗体，擦干了苦涩的眼泪，剩下的3人继续前行。

到达昆明后，杨保怀也因长途奔波、身体疲乏，染上了疾病，几个昼夜卧床不起。邓炳荣四处求医，精心照料，使得杨保怀的病情才有了好转。杨保怀看着这位容颜娇媚而又心地善良的女孩并更加产生了爱慕之情，两个人在甜蜜的爱情中定下了终身。

在亲友的帮助下，邓炳荣、杨保怀在昆明举行了一个新式而简朴的婚礼。婚礼上没有戒指和鲜花，更没有美酒和佳肴，只有来自亲友的真诚祝福，一对有情人在革命的道路上终成眷属。

到了昆明，由于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无法继续前往，邓炳荣和杨保怀只能又返回缅宁。经校方同意，邓炳荣继续在缅宁师范学校就读。第二年，杨保怀也考入缅宁师范二班，这对年轻的夫妇成了同一所学校、不同班级的同学。

1943年，邓炳荣毕业于缅宁师范学校。为了生计，她回家开了一个棉纱铺子，靠小本生意维持生活。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一家人过着简朴而又温馨的生活。有一天，邓炳荣对爱人杨保怀说：

“没有今天的革命,就不会有将来的幸福,所以,我们不能光顾着做自己的生意,还要参加革命。”杨保怀对她说:“你作出的选择是对的,我一定支持你。”

邓炳荣从缅宁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向往光明和革命。她白天做生意,早晚阅读二姐邓炳贞和蔡国铭从抗日前线寄回的革命书籍和进步书刊,还与当地的进步青年讨论缅宁的革命斗争。有一次,一位妇女问邓炳荣:“什么是革命?”。邓炳荣回答她:“革命就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实现穷苦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

邓炳荣是一位坚持正义、追求自由的女性,曾多次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表面上伪装得很庄严,实际上是荒淫无耻”的本质,勇敢地参加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县长张文英走私贩毒的斗争,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对她恨之人骨。

邓炳荣是在革命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对苦难深重的人民群众有着悲悯的情怀。她每天起早贪黑经营着小本生意,经常把本来就不多的收入用来接济困难群众,在人民群众中留下“善德义举”的好口碑。有一次,邻居家的孩子病了,孩子的母亲和她来借钱。她把自己做生意

的垫本全部都给了这位母亲。孩子的母亲千恩万谢地要跪着给她磕头,她把跪下的母亲拉起,对她说:“大姐,千万不要这样,每家人都有困难的时候,但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以后生活会慢慢好起来,你还是快点拿着钱去给孩子看病吧。”后来,孩子的病治好了,这家人把邓炳荣当着自己家一辈子的恩人。这位母亲就是刑场上把邓炳荣的小女儿从枪口上抱下的那位妇女。

二

进入解放战争末期,云南各地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地处滇西边陲的缅宁县城也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夜。以缅宁各学校师生为代表的进步青年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游行。他们拉着布标,举着旗帜,高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带着这支队伍走在前面的那位英姿飒爽的女性就是邓炳荣。

1949年初春的一个傍晚,旗山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位打扮成商人模样的年轻男子借着划过夜空的电光摸索着探进缅宁县城。他就是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一支队司令部派遣来缅宁做地下工作的

交通员蔡国诗。

进入县城后，蔡国诗拐进凹腰街的一道深巷，去敲开了一家人的房门。出来开门的是这家房主的一位年轻女子。看女子的装扮和房间的布置，这是一个做裁缝经营店铺的人家。她正是蔡国诗要寻找的缅宁进步青年邓炳荣。

接过邓炳荣端过来的一碗开水，蔡国诗擦了额头上的汗珠，对邓炳荣说：“我是受一支队司令部派遣，奉命来缅宁做地下工作的，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当天晚上，邓炳荣和蔡国诗就去找到了缅宁开明人士邱振声。两个人向他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他能支持缅宁的革命斗争。邱振声当即表态：“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配合好你们的工作。”

1949年3月17日这一天，在蔡国诗、邓炳荣的说服影响下，以邱振声为首的进步人士“自行解放”，接管了国民党缅宁县政权，成立了“缅宁临时军政县务管理委员会”。当时的国民党缅宁专员看势头不妙，惊慌逃遁。

“缅宁临时军政管理委员会”成立后，推选邱振声为主任委员，邱原明、邓炳荣为委员。一方面派人和一支队联络，另一方面积极做好一支队进驻缅宁的筹备

工作。也就是在这一天，进军“双缅”地区的部队在前敌总指挥肖雨苍、副指挥黄强的率领下和平解放了双江。

双江的和平解放给缅宁的革命人士给予了极大的鼓舞。第二天，“临时军政管委会”召开会议，邱振声、邓炳荣把双江和平解放的消息告诉了大家。邓炳荣在会上讲：“我们一定要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准备迎接一支队进驻缅宁，早日取得缅宁的和平解放。”

可是，让大家想不到的是，双江刚刚解放，各种反动武装又开始向缅宁进犯。以李守忠、白佩衡和毛鸿臣为首的反动武装当日下午窜入博尚，沿路抢劫财物。混战中炮弹落在民房区，大量民房被战火燃烧。顿时，临近缅宁县城的博尚山头浓烟滚滚。刚开会结束的邱振声、邓炳荣和进步人士们站在缅宁城边，向南部山头放眼望去，看到被战火燃烧的家园，个个摩拳擦掌。

为围歼进入博尚的反动武装，前敌总指挥肖雨苍派四大队副队长朱江率四大队一部先行向博尚进军，经过两天的昼夜行军，于3月19日抵达博尚南面的永泉一带。与此同时，来自双江方向的地方武装以及李培伦和浦世民在干控组织的游击

队也在前敌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同时向博尚开拔。

3月21日凌晨4时，一支队四、五大队在肖雨苍的率领下，经过昼夜行军来到博尚外围的曼来村并在该村设立指挥部。上午10时，二、八大队的彭硕材部也陆续赶到曼来村，加入四、五大队对博尚的包围。

第二天凌晨，前敌指挥部下达对李守忠、白佩衡、毛鸿臣匪部进攻的命令，我军四面发起进攻，并控制了街区的主要通道，敌人无法逃遁，成了瓮中之鳖。

前方有战事，后方有支援。博尚战役打响之后，邓炳荣率领的担架队立即进入博尚战场，一群由年轻妇女组织而成的战地救援队在战场上展开了紧急救援。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邓炳荣率领的战地救援队以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英勇上阵，为博尚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每到一个新的阵地，邓炳荣都要细心察看每一位伤员的伤口。在给受伤的一位年轻战士包扎伤口时，邓炳荣问那位战士：“兄弟，伤口还疼吗？”年轻战士对邓炳荣说：“大姐，这点伤算不了什么，接着我还要上战场，请你们放心，我们会胜利的。”年轻

战士的回答让邓炳荣流下了热泪，她把自己新缝的一双鞋垫塞到了战士的怀中。

永载史册的博尚战役，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敌人的阵地。白佩衡、毛鸿臣等匪徒在我军强大的武力威慑和思想攻势下，携家眷和财物投降。李守忠在逃到南京凹岔路口时，被缅宁商团武装击毙，其帮凶杨源也被四大队俘获。以围歼李守忠、白佩衡、毛鸿臣等反动武装为目标的博尚战役取得全面胜利。

3月25日，一支队前敌指挥部在博尚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安抚各界群众，公审枪决了李守忠的帮凶杨源，震慑了缅宁之敌，缅宁一带的各路反动武装纷纷向我军投诚。

博尚战斗结束后，一支队的战士们帮助当地群众修复在战火中被烧毁的房屋，给困难群众送来衣物和粮食，发动群众团结互助、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邓炳荣带着妇女救援队去慰问战后的灾民。看到一位面色蜡黄的妇女抱着幼小的孩子坐在地上哭泣，邓炳荣把身上带着的一块红糖交给了她，对她说：“嫂子，孩子饿了，让他吃一点红糖吧，这几天你们受苦了。”这位妇女千恩万谢，对邓炳荣说：“妹子，我看你们都是好人，可要为我们作主呀。”

邓炳荣对她说：“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国民党反动武装赶出遂宁地盘。”

在此期间，云县“共革盟”也伺机想攻占遂宁并派当时的教育局长李聪进城侦探。在邱振声、邓炳荣的思想攻势下，李聪脱离“共革盟”，弃暗投明，投奔了革命队伍。

在对待一支队和“共革盟”入城的问题上，“临时军政县务管委会”内部存在两类不同的意见，两派争议十分激烈。以邱振声、邓炳荣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只同意一支队入城，强烈阻止“共革盟”入城。在会议上，邓炳荣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共革盟是土匪武装，进入遂宁只会危害人民；一支队才是人民的队伍，让他们进来，才能实现遂宁的和平解放。”邱振声采纳了邓炳荣的意见，宣布只同意迎接一支队进城。邱振声、邓炳荣等进步人士商议后，派出通讯员到博尚送信，表示欢迎一支队进驻遂宁市城。肖雨苍看信后立即写信回复：“一支队将分路进军遂宁。”

3月25日，一支队先头部队在黄强、朱江的率领下开进遂宁市城。第二天，政委兼副司令王天翔、参谋长蒋勛之、政治部主任吴佟、党组成员寒山、随军干校教

育长王仲生也从澜沧佛房出发赶往遂宁。经过5天的昼夜行军，于3月31日到达遂宁市城。

一支队全部人员到达遂宁后，司令部也随之移至遂宁市城。遂宁市内军歌嘹亮，军旗飘扬，部队排着整齐的队列在操练，往日萧条的街区开始热闹起来。为了宣传和发动群众，一支队趁热打铁，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国内大好形势和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在进步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座谈会上，邓炳荣给大家讲：“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只有依靠人民，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我们要组织起来，动员人民，筑起新的长城，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

为了培养干部，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参加革命，扩大革命武装，根据“佛房会议”精神，一支队进驻遂宁后开办了随军干校。有一天，邓炳荣和一群年轻的妇女们围坐在一起，她对大家说：“姐妹们，我们都来参加随军干校培训吧，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本领，我们就可以参加了革命了。”

随军干校里，许多妇女纷纷来找邓炳荣报名。有一位妇女问邓炳荣：“我没

有文化，可以参加革命吗？”邓炳荣回答她：“革命不分贵贱，只要你愿意，我们都欢迎；没有文化不要紧，随军干校就是专门组织大家来学习的。”通过邓炳荣和干部们的宣传发动，两期培训班共招收到了320名学员。这些学员，后来成了缅宁地区第一批革命干部。

在随军干校里，邓炳荣被任命为女学员队指导员。那些日子，她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帮助学员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成为女学员的贴心人，为了辅导女学员，每天晚上都要在油灯下如饥似渴地读书到深夜。那段时间，她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经典著作。通过这些书籍，她看到了革命的方向和胜利的曙光。

为加强革命宣传，一支队在缅宁创办了地方刊物《老百姓》报。刊物的创办，在舆论上、思想上引导和推动了缅宁的革命斗争。

初夏的夜晚，星辰闪烁，蛙声四鸣。邓炳荣在昏黄的油灯下奋笔疾书，斑驳的墙壁上勾勒出她美丽的剪影。不久，她撰写的《略谈中国革命的进程》在《老百姓》

报上发表，文章以深邃的思想、铿锵的词句闪耀着力透纸背的光芒。

革命需要拿起宣传的武器，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为配合组织农会、借粮救荒、开展减租减息等运动，随军干校成立了文艺宣传队。邓炳荣负责带着文艺宣传队深入到各乡(镇)巡回演出和开展军民联欢。联欢会上，她们演出的剧目有《满三娘劳军》《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等。这些文艺节目，激发了人民群众积极支持革命的热情，为缅宁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邓炳荣和爱人杨保怀一起表演《兄妹开荒》，剧情生动，扣人心弦，观众席上响起一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一支队进驻缅宁正值春耕生产时节，由于城内大部分粮食已被国民党官员侵吞，农民没有粮种，无法耕种，部队口粮也面临严重短缺。部队只好组织人员上山挖野菜、熬稀粥，与当地群众一起度过饥荒。

面对这种春荒缺粮的困难局面，支队、专署和临时人民政府决定在全县广大农村组建农会，开展借粮救荒，促进春耕生产活动。在组织农会和借粮工作中，邓炳荣不畏强暴、不讲私情，即便是与她家有亲戚关系的人她也一视同仁，对地主豪

绅绝不手软。她带领的女子队时常与态度恶劣的地主土豪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到了那一年的5月初，缅宁县抽调大批军政干部和干校学员，组成了5个工作队深入全县各乡（镇）开展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和借粮救荒工作，全县9个乡（镇）共组织农会67个，农会小组304个，农民运动很快形成高潮。

三

盛夏时节，万木葱茏。青山翠谷中，鲜红的军旗迎风飘扬，浩浩荡荡的队伍由缅宁县城向南部出发。为了发展自己的武装，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5月4日，一支队分兵三路进军耿马。在耿马战斗中，邓炳荣又一次发动全县妇女做军衣、军鞋，组织各界人士慰问部队伤病员，动员开明人士为部队筹粮筹款。妇女队伍浩浩荡荡地穿梭于前线与后方之间，成为缅宁历史上支援革命战斗的“红色娘子军”。

进军耿马的战斗，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判断失误，我军损失严重。一支队阵亡100余人，五大队队长肖雨苍为掩护部队撤退身负重伤，四大队队长黄强、副大队长杨春璠在战斗中阵亡。

这次战斗的失利并没有减弱邓炳荣

和同志们的革命热情。相反，革命同志的牺牲更加激发了大家誓死战斗的决心。

5月29日，十一支队司令部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旨在发动妇女支持和参加革命，有300多名妇女参加了会议，会上推选邓炳荣出任缅宁县妇女会会长，邓炳荣毅然决然地挑起了重担。

会议结束后，邓炳荣和一支队的同志走向缅宁县城的一处坡头上，放眼眺望满目苍凉的缅宁县城。肖源政委对大家说：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居住着勤劳善良的人民，我们要誓死捍卫这块热土，保卫缅宁人民。”邓炳荣对肖源政委说：

“杜鹃花象征革命的星火，等到来年满山杜鹃开放时，我们缅宁也该和平解放了。”

担任妇女会会长以后，邓炳荣更加发奋工作。她放弃了家里的小本生意，老人和孩子交由亲戚照顾，自己搬到政府来住，靠政府微薄的补贴维持生活。

1949年6月15日，迤南边区人民自卫军一支队改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二纵十一支队。这个时候，一场大战又开始打响。6月下旬，耿马反动土司罕裕卿为配合“西剿”指挥余建勋的反革命行动，纠集1000多人的反动武装，分兵两路向小丙野和勐托方向进攻缅宁，妄图将十一

支队赶出缅宁县。6月22日，敌300余人趁雾攻击我军小丙野防守阵地，我军各路部队星夜赶往前线增援。十一支队支队长傅晓楼、副支队长王天翔分别率领部队赶往小丙野、勐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

这是一场巩固缅宁地区人民政权的保卫战。战斗打响后，缅宁县各人民团体联合成立了“支援前线自卫战委员会”，组织宣传队、卫生队、运输队、担架队到前线阵地进行战地宣传、慰问，开展战地救援和服务工作。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子弹飞过人们的头顶，炮弹在他们的身边爆炸。邓炳荣毫不畏惧地带着她的“红色娘子军”奔赴前线，实施战地救援。由于敌众我寡，小丙野阻击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我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八大队二十二中队长刀三和战士刀小荣、周三保等3位同志为带领部队突围，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我军各路部队击退来犯之敌，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此次战斗，共击毙敌人20多人，伤敌10余人，缴获了一批军用武器和物资，赢得了缅宁保卫战的胜利。

四

1949年8月，缅宁的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反动武装疯狂围剿，根据地四面受敌。国民党“滇西剿匪指挥部”指挥官余建勋，纠集昌宁、顺宁、云县、缅宁、双江和耿马六个县的反动武装近2000人，成立“六县联防剿匪指挥部”，妄图围攻十一支队，进犯缅宁根据地。面对反动武装的疯狂围剿，为了保存实力，巩固和保卫澜沧革命根据地，根据上级指示，十一支队只能采取“弃缅返澜、凭江固守、加紧整训、再图后举”的战略转移方案。

8月18日，按照上级要求，前来缅宁参加政权建设的第二武工团转移到平村开展游击斗争，建立平村革命根据地。十一支队奉命撤回宁洱、澜沧根据地整训。

接到撤退通知后，邓炳荣和杨保怀本来想跟大部队一起转移。但由于当时邓炳荣已经怀有身孕，怕影响部队行军速度，夫妻二人只能向组织提出申请，继续留守缅宁从事地下斗争。经过再三考虑，政委肖源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发给了他们20元的生活费并提醒他们要注意隐蔽。为了安全，肖源要求他们，不要留在缅宁县城，要到郊外的村庄掩藏起来。开始的时候，

夫妻二人按照肖源的要求在郊外的斗阁村掩藏。一个月以后，由于生活费已经用完，邓炳荣又将临产，夫妻二人只能又返回缅甸县城，居住在舅舅家。

1949年10月18日，邓炳荣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一个在危难之中诞生的孩子，邓炳荣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嘉莉”。

“嘉莉”与“佳利”谐音，邓炳荣希望孩子能够吉祥平安，幸福成长。

1949年11月，是缅甸革命斗争最为艰难的时候。前方西进部队和游击队正在和敌人进行激烈交战，后方，国民党反动派则针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11月12日，农会干部夏良才被残酷杀害。当时，邓炳荣已经知道，有人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自己的身份和掩藏地点已经被暴露，情况十分危急。但由于敌人的严密监视，自己无法脱身。这个时候，她已经作出“用自己的生命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的打算。她对丈夫杨保怀说：“如果我死了，希望你把孩子抚养长大，如果我们都牺牲了，只能让她把我们的党当成自己的母亲。”

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邓炳荣将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仍和十一支队因故尚未渡江撤离的同志一起战斗。这个时

候，邓炳荣和同志们正在一起秘密翻印和张贴从平村根据地寄来的《给缅甸男女青年的信》《告缅甸父老及诸姊妹书》《原二纵队改编为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的布告》和九支队出版的《消息报》。他们的宣传活动在思想上给群众以鼓舞，在政治上给敌人以打击，为迎接缅甸的和平解放打下了群众基础。

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看到这些布告和宣传材料后大为恼怒，扬言要把共产党和游击队赶尽杀绝。国民党第九专员彭四当即下达杀害邓炳荣夫妇的密令，并指使暗杀队四处探查邓炳荣夫妇活动的地址。由于奸细告密，邓炳荣夫妇双双被捕。

1949年12月9日上午，缅甸上空乌云密布、寒风凌厉，这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在缅甸民众教育馆广场上，邓炳荣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同一天，她的爱人杨保怀也在缅甸城西门外也被敌人残酷杀害。这对革命夫妻为了缅甸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一对年幼的孩子成了孤儿。

临刑前，邓炳荣抱着刚满月的小女儿，面不改色、大义凛然，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共产党万岁”！在敌人的枪声中英勇就

义。牺牲时，邓炳荣年仅 29 岁。

在刑场上，邓炳荣的一位好姐妹从敌人的枪口上夺下了邓炳荣的孩子嘉莉。走出刑场，她含着眼泪对孩子说：“孩子，你们的母亲叫邓炳荣，你们的父亲叫杨保怀，他们都是为革命而牺牲的，长大以后，你们要永远记住他们。”

英雄的悲壮让苍天垂泪，大地悲歌。那一天，缅宁上空雷声滚滚、风卷残云。瞬间，一场狂风暴雨席卷整个缅宁县城。刑场上，敌人的刽子手惶恐逃窜，为英雄送行的群众悲愤怒吼。

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率 2000 多人的西进部队星夜兼程赶赴缅宁。国民党当局闻讯后，率百余人逃往山林深处躲藏。此时，国民党发动武装在缅宁已经没有了立足的根基。第二天上午，朱家璧副司令在缅宁县城忠烈祠主持召开邓炳荣、杨保怀和夏良才 3 烈士追悼大会。向群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张贴革命宣传标语，释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部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1949 年 12 月 14 日，国民党缅宁县长彭桂萼响应卢汉“起义通电”，通令缅宁全县举行起义。缅宁的地方武装、进步

人士及各族群众纷纷行动起来，联合举行起义，打破了李希哲、杨学政等反动武装进犯缅宁的梦想。12 月 20 日，我军各路部队在那招渡一带经过激战两昼夜，取得突破性胜利。李希哲匪部 700 余人投降，缴获机枪 17 挺，大小枪支 500 多支及一批弹药和物资。1950 年 5 月 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〇团到达缅宁县城，缅宁和平解放。这一天，人海如潮，全城沸腾，各族群众欢欣鼓舞。

悠悠南汀河，养育无数英雄儿女，滔滔沧江水引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临沧的解放事业和边疆的和平安宁，许多人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明永载党的史册，他们的丰功伟绩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邓炳荣是解放战争的英雄，是临沧人民的优秀儿女。在临沧这片蔚蓝的天空和这方美丽的山河中，她是白云、是浪花、是凤凰、是火焰，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走出风雨见晴天

——勐来乡丁来村三组陈艾嘎木兄弟的新生活实录

/ 何增华



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学的话，陈艾嘎木兄弟的生活哲学就是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风雨，给自己铺设阳光。

—

陈艾嘎木在院子里的竹竿上晾晒衣服，阳光在他周围密实地铺展开，看到我们进来，他擦净手上的水，一脸茫然。一张佤族典型的黝黑脸庞，一双锃亮的大眼睛，以憨厚善良的微笑迎接我们。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来意，因为我不想打扰他们的生活。他大概从衣着上猜出了我们的身份，但他不会想到我的意图。听到我们说话声，弟弟陈键也从屋里走出来，同样黝黑的脸庞，同样朴实无华的表情。

兄弟俩将我们让进屋，按照佤族的习俗迅速倒出两杯酒，请我们“滴”酒。佤族可以说是一个与酒分不开的民族，不管是亲戚还是陌生人来到家里，最高的礼节就是请你“滴”一口酒，“滴”酒就是在喝酒前要往地上倒一点，以表示对神灵的敬畏，也对客人表示尊敬和美好的祝福。陈艾嘎木兄弟给我们倒酒，自己却不喝酒，这在我所走过的佤族人家是例外。我只喝了一小口，表示对他们诚意的尊重。

陈艾嘎木，1991年出生，小学文化；

弟弟陈键比他小两岁，初中文化。他们兄弟俩只是佤山最普通的村民，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和壮举，但他们却为着幸福生活而坚强地前行。

二

1996年初冬，一个寒冷的夜晚，陈贵荣家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茅草屋在哭喊声和冷风中颤抖。寨子里的人纷纷拥向陈家，陈贵荣的妻子魏叶轮怀抱着3岁的儿子陈键瘫在地上，7岁的大女儿陈叶茸紧紧搂着5岁的弟弟陈艾嘎木，无助地盯着躺在草席上的父亲，泪水淹没了天地。陈贵荣这个大地一样朴实的佤族汉子被病魔永远地带走了，留下妻子和三个儿女。魏叶轮在亲戚和邻居的帮助下，送走了丈夫。

丁来地处山区，山上只生长玉米苦荞，每家每户日子过得紧巴巴。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魏叶轮的身体也不好，但她拉扯着三个儿女艰难地度日子，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衣服就更不用说了，三个孩子都衣不蔽体。母亲心疼儿女，但生活艰辛无情。

屋漏偏遭连阴雨，神灵也有不长眼睛的时候。1998年秋天的一个傍晚，魏叶轮又被死神无情地带走了。她一手紧紧

地拉着大女儿陈叶茸，一手将4岁的小儿子陈键搂在怀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世界上多了三个孤儿。

但是佤族人朴实善良，他们不会让一个孩子失去温暖。送走了魏叶轮，他们开始商议三个孩子的生活。

夜深了，风雨加剧了寒冷。陈艾嘎木家茅屋里的火塘旺旺地燃烧着，族人和亲戚们围在火塘边，三个孤苦伶仃的孩子被他们紧紧地簇拥在中间。舅舅魏赛色发话了，他说我们总不能让这三个孩子受冷受饿。他拉着外甥女陈叶茸，抱起已经入睡的陈键，往自己家走去；陈艾嘎木被姨妈魏尼嘎带到了自己的家。三个孩子从此都有了自己的新家，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三

最经不起过的就是日子，一转眼就到了2005年的秋天。陈叶茸16岁，陈艾嘎木14岁，陈键12岁，按照佤族人的习惯，孩子长大了，应该要有自己的家。

对于平常人家来说，这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而对于陈艾嘎木姐弟来说，这又是一个温暖而不平凡的夜晚。几个亲戚围坐在舅舅魏赛色家的火塘边，陈叶茸和两个弟弟依次坐旁边，表情平静。

舅舅魏赛色关切地看了姐弟三人一眼，其他几个亲戚默默地坐着，谁也不出声。

魏赛色说：“你们都长大了，长大了就得有自己的家，今天把你们姐弟仨找来，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们决定还你们一个自己的家。”

陈叶茸低声说：“舅舅，你无儿无女，你就让我将来给你养老吧！”

魏赛色生性木讷，为了让外甥女和外甥不受气，至今还没有成家。

魏赛色虎下脸说：“你是姐姐，要领着两个弟弟过日子，我自己会照顾自己。”

所有的亲戚和邻居都表示赞同，陈叶茸姐弟仨被深深地感动了。

第二天，舅舅魏赛色就带着陈艾嘎木到自家的森林里砍来木料，众人拾柴火焰高，在邻居和亲戚的帮助下，几天工夫就盖起了间茅草屋，终于又建成了一个新家，姐弟三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搬进新家的那天，陈叶茸第一次以姐姐的口吻对两个弟弟说：“亲戚们为什么帮我们，以后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他们的恩情，我们要坚强起来，任何事情不能再麻烦他们了。”听起来似乎很教条，但这是他们内心里的激动的真实表白。

姐姐陈叶茸带着已经辍学的大弟弟陈艾嘎木在贫瘠的山坡上刨食，种玉米种苦荞，养几只鸡，供小弟弟陈键读书，日子过得艰苦，但也温暖。

四

丁来贫瘠的土地上实在长不出填饱肚子的庄稼，而进城打工的热浪已经冲击了封闭的山寨。陈叶茸和陈艾嘎木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进城打工。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家庭来说，或者对于大多数青壮年人来说，无疑是一条生存之道。但对于陈叶茸姐弟仨这个家庭来说，要再次扔下已经在勐来乡中学读初一的弟弟陈键，实在是让人于心不忍。

那是2007年春天一个周末的黄昏，因为弟弟陈键将从学校回来，姐姐陈叶茸特意煮了一锅佤族人最美的饭菜——鸡肉烂饭，并将舅舅魏塞色也请到家里吃饭。鸡肉烂饭是佤族独有的美食，就是将鸡肉和米放在一起煮，加上阿佤芫荽、葱姜辣椒等佐料，平时只有在过节、祭祀神灵、叫魂或者招待贵客等时候才能吃上。今天陈叶茸煮了一锅鸡肉烂饭，说明这是她们家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舅舅和姐弟仨坐在火塘边，当姐姐的陈叶茸依次给舅舅、陈艾嘎木和陈键盛

了一碗鸡肉烂饭，一家人吃得很香，黄昏里弥漫起一种特别的幸福。吃过晚饭，陈叶茸拉着小弟弟陈键的手说：“为了能过上好日子，我和你哥哥要进城打工，你在家要听舅舅和姨妈的话，生活上不用担心，我们会寄钱给你，你好好在学校里学习。”

姐弟仨的眼睛都湿润了，姐姐陈叶茸伸出双臂一左一右紧紧抱住两弟弟，将经历一次背井离乡的苦楚。陈键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他也知道这些年为了生活，多少青壮年男女潮水一般涌向城市，农村几乎只剩后来被人们戏称为“9961”部队老人和孩子，他支持姐姐和哥哥的选择，但内心里还是有说不出的苦。陈叶茸后来告诉我：“当时将年仅14岁的弟弟陈键一个留在家里，实在是迫不得已，我初到深圳的日子，几乎夜夜想着陈键。”

第二天，陈叶茸和陈艾嘎木带上简单的生活用品，踏上了远走他乡的打工之路，成为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军的一员；陈键跟着同学一起返回了勐来乡中学。从此，姐弟三人每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团聚一次。

那年，陈叶茸18岁，陈艾嘎木16岁，陈键14岁。

五

古话里产“有山靠山，无山自担”。2009年夏天，16岁的陈键从勐来乡中学毕业回到丁来，舅舅和亲戚帮助盖起来的茅草屋在经历了几度风雨之后，已经破败不堪，仿佛是一个苟延残喘的老人，房顶上的茅草让风雨卷走了，只剩白骨一般的木架，竹笆墙已经腐朽不堪。夏天的风雨横来竖去，陈键已经没有了安身之地。他本来是想要跟姐姐哥哥一起进城去打工，可是一想每年过年的时候姐姐和哥哥都要回家，而他们回家的时候家在哪里呢？他们背井离乡，归来不能不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决定要自己建盖房屋，但不想再盖茅草竹笆房，而是要盖水泥砖石棉瓦房。16岁啊！城里的孩子大多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陈键却要扛起在丁来生活的全部重量。陈键分别给姐姐和哥哥打电话，姐姐和哥哥都支持他建房计划，并每人给他寄了3000元钱，陈键用姐姐和哥哥寄回来的钱购买水泥砖、水泥和石棉瓦，请来寨子里盖过水泥砖房的叔叔当师傅，在叔叔的指点下，在亲戚和邻居的帮助下，他凭着稚嫩的双肩扛起生活。有月光的夜晚，他脱光上衣，踩着月光挑水泥砖；有风雨的日子，他披上简单的雨具挑沙灰砌砖，一担一担艰难地挑，从日子的重量上挑出

了一个家。寨子里的人曾经有这样一个总结：读书人回家干不了生活。可是，他们在陈键的身上找到了另一个圆满的答案。

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从16岁的陈键肩膀上滑过，一个简单而崭新的家终于出现在寨子里。陈键住进新家的那天，他高兴地给在远方的姐姐和哥哥打电话，并把舅舅和姨妈请到家里吃饭。房子结构简单，家是温暖的；吃的是粗茶淡饭，感情是真挚的。

春节到来，陈叶茸和陈艾嘎木从遥远的城市回到家，看到弟弟脸上过早地蹭出来的沧桑感而感到心痛，但又为弟弟能扛起这么重的生活而感到骄傲，姐弟仨在这个新家里度过了一个欢快的春节。

六

第二年，姐弟仨关好辛辛苦苦建成的家门，又进城打工了。

打工之路不是举家出游，姐弟仨出了沧源就各奔东西，陈艾嘎木和陈键去了深圳，陈叶茸则去了贵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为生活而奔走着，和所有打工者一样，很辛苦却挣不来多少钱。姐弟仨偶尔在电话里问候一句，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引力点，那就是在丁来村的家和亲戚。

2012年秋天，陈艾嘎木接到村委会支书打来的电话，为了让沧源佤族人民能住上安居房，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将在沧源县实施佤山幸福工程，扶持8000套民居茅草房和危旧房进行改造，每户农户将由中央和省里补助4万元资金，外加部分银行贷款。村委会考虑到他们家的困难，征求他们姐弟仨的意见，要不要借国家的扶持政策申报建房。

陈艾嘎木彻夜难眠，自从父母去世后，姐弟仨虽然得到舅舅姨妈及亲戚照顾，可是心灵和精神上也是颠沛流离，现在国家有了扶持政策，怎么能退缩呢？他给弟弟陈键打了电话，而弟弟也无法下这个决心，他又给姐姐陈叶茸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姐姐就是姐姐，她在电话里坚定地说：“有这么好的政策扶持，一定要回家盖房子，我以后是要嫁人的，可是你们兄弟俩还得成家过日子不是？城市里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回去吧，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承担。”姐姐的一番话让陈艾嘎木吃下了定心丸。

第二天，陈艾嘎木和陈键扛起行李，回家了。

七

这一次建房不再是水泥砖房，而是

要建楼房。陈艾嘎木和陈键兄弟俩白天从县城里运砖运水泥钢筋，晚上借着灯光挑运材料，甚至在师傅的指导下砌砖。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但他们的心里却是暖暖的。

前后经过近一年的奋战，新的楼房终于落成了。

按佤族人的规矩和习俗，进新房是要选择日子的。陈艾嘎木请舅舅给选了个日子，日子确定后他才给远在贵州打工的姐姐打电话。

这一次进新房仪式可是他们这个家庭的大喜事，当然不能简单了事。

那个秋天的夜晚，姐弟仨坐在新房的院子里计划进新房。陈艾嘎木有些沉重地提出：“我们姐弟三人长这么大了，还没有一张合影，我们一起到沧源县城照个合影吧。”他的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姐姐陈叶茸和弟弟陈键的赞同。

沉默了一会，陈键伤感地问：“姐姐哥哥，你们还记得爹妈的模样吗？”

一句话让时间停止了步伐，让世界陷入了僵硬状态。陈叶茸和陈艾嘎木不约而同地垂下头，表情僵住了。父亲去世那年，陈叶茸8岁，陈艾嘎木6岁，陈键4岁；母亲去世那年陈叶茸10岁，陈艾嘎木8岁，陈键6岁，他们根本来不及记住

父母的样子，况且又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现在陈叶茸 23 岁，陈艾嘎木 21 岁，陈键 19 岁，他们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陈艾嘎木从封存多年柜子里拿出两个 80 年代手工填写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正规黑白照，照片有些模糊，但还是能看得出父亲和母亲的面容。姐弟仨久久地凝视着自己的父母，有眼泪慢慢地落下来。他们都不记得父母过世的时候有没有落泪，可是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落过泪了，今天是他们记忆中第一次落泪。

第二天，陈叶茸姐弟三人到沧源县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陈艾嘎木紧紧握着父母唯一留下的身份证，小声地问相馆的师傅：“你能用身份证上的照片给我制一张放大的合影照片吗？”相馆的师傅接过身份证，疑惑地看了一眼对他说：“可以做，不过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过来照呢？”陈艾嘎木低声说：“他们早已去世了。”相馆师傅的眼睛红了，他说：“你放心，我一定帮你们制一张最好的合影。”

相馆的师傅用身份证上的照片为他们的父母复制了最好的合影。姐弟三人回到家，将父母的合影和姐弟三人的合影用镜框装好，父母的合影挂在墙上，将姐弟三人的合影挂在下面。用佤族进新房的方式举行了简单的仪式。

有父母在高位，他们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为了生活，还得出去打工，但为了守这个家，陈艾嘎木和陈键商定，一般情况下兄弟俩轮流进城，不是特殊情况，就得有一个人在家打理。生活被他们安排得井井有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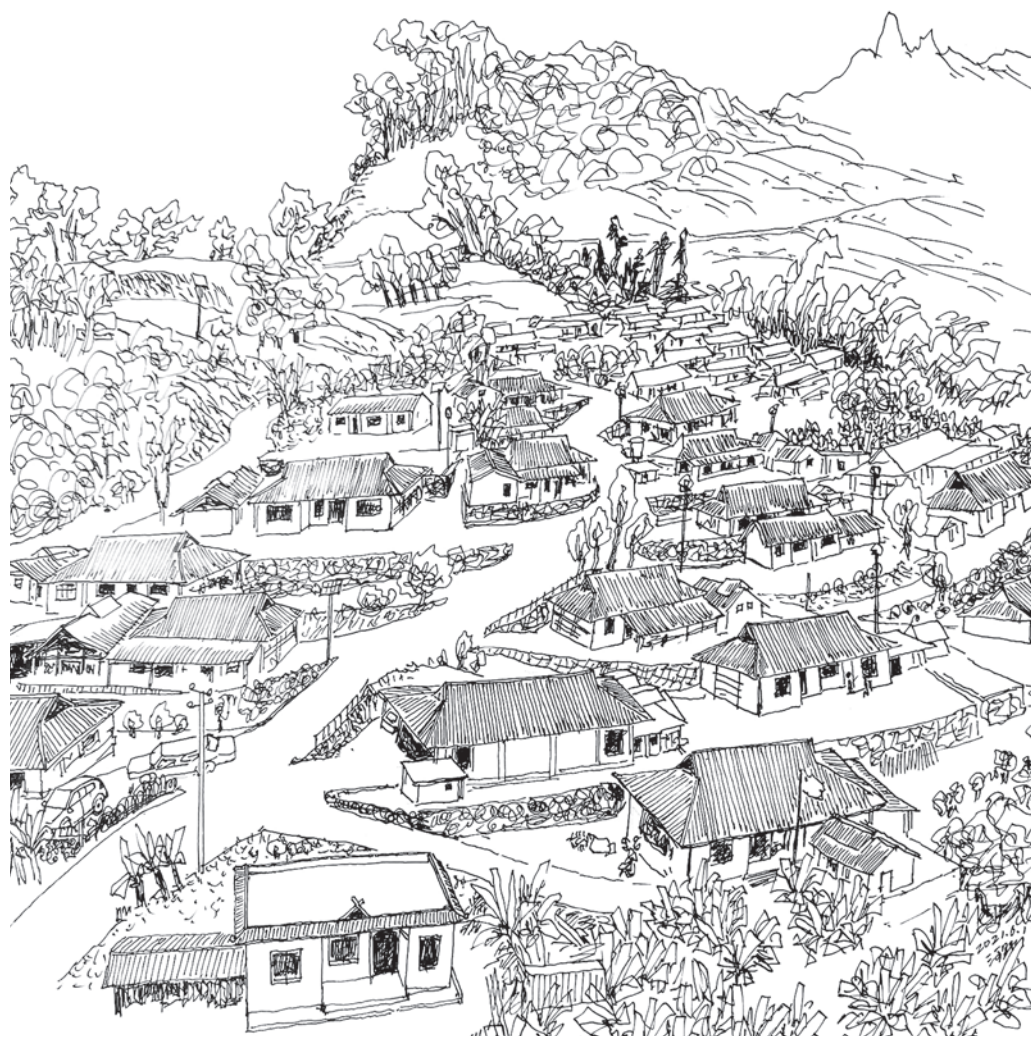
我想，如果早已离世的陈贵荣和魏叶轮在天有灵的话，他们一定会为自己有这么三个孩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离开的时候，我真心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么坚强，一切都会好的。”

2015 年，陈叶茸认识了永安村的阿佤小伙魏尼门，两人相恋不久，于 2016 年 7 月 1 日正式举行了婚礼，陈叶茸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过上了幸福生活。

家在迎春河畔

/ 杨永平



—

天干旱，都已经三月底了，贵如油的春雨依然惜墨如金，舍不得为这个艳丽的春天挥洒点温润。满山茶园本应是绿油油人匆匆竹篮满满，然而没了雨露的滋润，沉睡了一冬的枝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安静。桃花倒是下足了力气，使劲地睁开笑颜，洒落稀疏粉嫩的色彩。风从迎春河边急速吹来，带着丝丝的狂野和焦怒。然而迎春河，依然遇阻绕道逢坑充填，缓缓而流。

我的家在迎春河畔，迎春河静静地流淌。

开门见山，回家上山，山顶溪流潺潺，山脚迎春河水缓缓。我的家，我的村，我的城市，依山傍水，在迎春河的滋润下，花香弥漫，绿意盎然，物产富饶，人们安居乐业。

小时候，迎春河是我们的“娱乐场”和“大伙房”。河里生长着很多大石头，我们在石头林里窜上窜下，把一出出“石头缝里蹦猴妖”“抗日游击大英雄”“警察坏蛋躲猫猫”等戏份演绎得淋漓尽致。石头深处，水流回环，更是自然浴场，清污去垢扎猛子，我们不亦乐乎。河水清澈见底，自由自在的马头鱼泥鳅总是被我们无情地收缴。就连石头缝里的野生小螃蟹小虾米，虽然掩身屏息，还是逃不过我们

执着而且“惯偷”的手爪。于是，在每个炊烟袅袅的傍晚，空气里总有一股股腥味在散布丰收的消息。迎春河也常为我们“逃灾避难”提供便利。河水温恭，育养两岸青草野花倒垂柳，清新的河面风、腥浓的乡土气、混杂的野花香逗引来蝶舞蜂绕流连不散，也激活了我们过早被生活压抑的童心。那个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刚到户，全家正走在解决温饱工程的艰难道路上，忽然成为自有土地主人的父母，兴奋之余，全身心扎在自家一亩三分地里，披星戴月废寝忘食耕作，生怕收成不如村邻，饿了肚子丢了面子。于是，家里一应煮饭打猪食等家务成了生活为我们这般小孩附加的“课外作业”，从学校背着书包回家，又背起竹篮出门打猪食。天性贪玩的我们，常常把有限的课余时间编排在迎春河石头缝里，导演那一出出广播电视书刊故事翻版剧。时间总是稍纵即逝，回家的“集结号”响了，可是竹篮子里依然空空。为了逃避父母的惩戒，我们便采摘河边草岸边柳垫在竹篮底，撑起数量，甚至塞进石块充抵重量，瞒天过海逃过父母的审查。父母常常劳作到天黑才来得及“批注作业”，而此时，呼噜着早起读书借口的我们在忐忑中漫步梦乡。好几次隐约中感觉父母气冲冲来到床边，又在叹息中离开。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河边石头上，收敛心神，凝心聚气，紧紧盯着缓缓流动的河水。不一会，感觉流动的不再是河水，而是石头，似快艇疾行苍茫大海，穿过印度洋滑过太平洋纵横北冰洋……白云倒映河水里，又似飞船遨游无垠的天空，腾云驾雾翻山越岭游戏江湖……天高海阔任我行，江山如画我独尊，这样的境界，或许就是武侠小说玄幻世界里高手们苦苦追寻的巅峰大道吧。也正是在一次次的神游里，我滋生了走出农村，融入五湖四海的念头。

二

迎春河横穿而过，把我们村子分割为两半。

有人的地方就有战斗，“硝烟”弥漫迎春河。对外，我们河两岸一致团结并肩作战。就连我们一拨小孩也朋心合力，在跟邻村朱家窝村打口战时，统一口径“朱家窝，老虎拖。”与旁村甘家山针锋相对时，口号齐整“甘家山，屁股生大疮。”而夸我们自己村子，则自豪铿锵“聂家庄，火烧饭团腊肉香！”然而，对内，还是不可避免的“火线不让”，河两岸常常明里暗里上演“东施效颦”“负气斗狠”“虚荣攀比”的闹剧。饮水河边的牛群，也会时

不时地隔河“哞哞”互相威胁几句。河对岸的杨家，家庭人口多劳力壮，田地多收成旺，家主又曾担任过生产队长，隐隐中成了对岸的“头人”。河这边，我的爷爷是县城茶厂的木匠师傅，是当时整个村唯一一个有着可观且固定工资收入的“国家工作人员”，加之爷爷因了工作关系走南闯北思想活络，工作之余还肩负着村里村外起房盖屋凿柜刨凳的“总指挥”和“主刀手”，有一定名声威望，俨然成了我们河这边的“寨头”。两岸村民的“较量”大部分都围绕着两个“头人”展开。比如过年燃放的第一封鞭炮，都炸出“怨气”来。爷爷在城里上班，占尽天时地利，每年除夕的气氛几乎都由我家点火。有一年对岸杨家不知何故抢了个先。噼噼啪啪声意外地提前响彻迎春河，村民习以为常地对着我家啧啧称慕。这可气坏了对岸杨家，杨家恼羞成怒，逢人就唠叨“明明我家炸，那些死牙子又说是对面杨家炸，二年（明年）我还要攒点钱再炸！”

每年，两岸的战斗都会有一个白热化阶段。“萨拉热窝事件”来源于耕田育苗栽秧。秧苗可是村民一年的希望，谁也不敢马虎。可是，每到这个季节，迎春河似乎在故意刁难村民，原本气势十足的河水突然“水落归槽”，那涓涓细流满足不了

亟待饱饮畅喝生根拔节的种子青苗。于是，村民们只能操刀提锄“全家总动员”不分白天黑夜地守在水口田头，争抢有限的流量。过激时，甚至头破血流。对岸村民“人丁兴旺”，人数是我们这边的两倍多，“硝烟”中我们寡不敌众，“战斗”的结果是我们这边育苗栽秧时间总比河对岸晚十多天。

抢水的故事年年播出，我们“屡战屡败”，但最终我们还是扳回了面子。县城连接外界的唯一一条省道刚好经过我们村，而且幸运的是公路就在我们河这边，没有跨河。我们河这边进城赶集都走“康庄大道”，运气好时还能搭个顺风车。河对岸没有这福气，他们要么渡河过来在我们的“讥讽嘲弄”下跟我们混搭，要么只能沿着迎春河在羊肠小道田埂地脚跌爬而去。时光流逝，好景不长，十多年后，省道突然改变了走向，被一波波来往穿梭的挖机装载机沥青拌合机给“拐跑到”河对岸去了，而且不但拓宽了路面，还涂抹着沥青这种新材料改换了门面。更“气”我们的是，河对岸村民把“要想富先修路”的意义发挥到了极致，一栋栋钢筋水泥浇灌的现代化乡村别墅如雨后春笋疯狂地破土而出，串联在公路两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迎春河亲眼做了见证。

当然，有人的地方更多的还是有着美好。“战斗”只是个案，两岸村民牵手协作团结一家亲还是主旋律，跨过迎春河，走亲串戚不断，呼朋邀友不歇。对岸杨家“家主”的大女儿“意外”进了我家门成了我的婶子，我的小老叔娶了邻村甘家山大姑娘，我大舅二舅“安营扎寨”在了河对岸，对岸小时候跟我干过架的“仇家”跟我二大爷的孙女悄悄约会了……迎春河边上，一个简洁实用的活动场所凭空现世，每晚都有河两岸的村民相邀活动场所手拉手跳起广场舞，每年都有村民借助活动广场设席办宴两岸村民欣然相聚举杯交欢。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依托迎春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理不清道不明。

三

一年四季节令更替，游戏迎春河的惬意时光并不是风平浪静，迎春河水也有暴怒的时候。每年农历六七月是家乡雨季。家乡山高坡陡，瓢泼大雨袭击下，山滑坡塌树倒路毁是常态。水奔低处走，四方汇成海，迎春河吸纳了过量的雨水洪流，瞬间狂躁不已，疯狂地把多余的能量转嫁给两岸的农田村庄。暴涨的河水以天崩地裂的节奏和石破天惊的声响席卷而下，横扫一切，那声势惊得两岸房舍都颤抖不已，

村民们远远地看着洪水肆虐，无能为力地瞪着双眼，我们一帮小孩更是吓得双手紧紧堵住耳朵，躲在大人身后不敢探头观望。洪流过后，田毁树倒鸡猪失踪，偶尔还会有个别忽视了迎春河性格的行人，悲催地被狂流吞噬。

那时我们去读书，必须要渡河。看着我们脱鞋挽裤激流险渡，有心人搬动大石头垫在河中，以便我们踏着石头弹跳“凌波微步”。可好景不长，每到雨水季节，人们的“好心”被洪流冲得七零八落。村长看在眼里，急中生智，组织村里壮劳力从深山拉来两根粗大的木头，再就地取材搬起石头砌成底座，修建起一座有点简陋但很结实的木头桥。桥用我们村子的名字命名为“聂家庄大桥”。

桥，连通脚步更联通交流。桥，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种潜移默化的纽带和传承。有了这座汇聚全村希望的木头桥——聂家庄大桥，既保障了我们一帮学子的安全，更让迎春河两岸的群众加强了沟通纾解了关系。桥通了，村里村外来往的人多了，就连原来需要赶路三四公里才能在县城享受到的凉米粉、稀豆粉米线，以及那原本“隔岸观火”才能看到的最鼓动人心的现场爆炒爆米花都能触手可及。

没有赵州桥的繁琐精美和严密工整，

也没有卢沟桥的关隘功能和艰险，更没有三江风雨桥的严谨和特质。但是，聂家庄大桥以最朴实的姿势，最无私的态度，渡了家乡三个雨季。

意外总是发生在计划之外。就在木头桥完工后的第三年，我小学五年级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五年制学业考取初中时，一场升级版的洪流直接把木桥冲刷得一干二净。于是，迎春河再次成了练习“凌波微步”功夫的场所。

四

那时的我家，在村里可是比较有名气和威望的。我爷爷在我们县里最大的企业“凤庆实验茶厂”上班，那可是我们村唯一一个领着固定工资工人，惹得邻居羡慕不已。爷爷还拿捏着简陋的木匠工具，带头“科研实践”把油桶盖改造为电锯。电锯大大提高改板锯木效率和质量，功绩显著的爷爷捧回来一枚省级劳模奖章，但也为此失去了两根手指头。后来，爷爷的大女儿，在迎春河里玩耍长大的我的大嬢又以全县无线电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军队录取，一身军装，那可是飒爽英姿，逗红了村民的眼睛。三年服役退伍后，大嬢被安排在省城昆明机关单位工作，并安了家，成了大城市居民。虽然我们还是在温饱线

上挣扎，但有了爷爷、大嬢两人“光辉事迹”影响，我们在村里长了脸。就在大桥被冲毁的第二年年底，奶奶高兴地告诉我们：你大嬢来信了，说是她们一家今年要回家过年了，而且还要为村里重新修建大桥。这可是大好事啊，消息被我们这拨小孩“意外”地传遍整个村。

年关到了，大嬢一家乘坐班车如期回来了。大姑爹也是个军人，曾经还参加过自卫还击战，那身军人雷厉风行的干劲被大姑爹发挥得淋漓尽致。来不及多休息，大姑爹便邀约村民围着迎春河转了起来。看着空荡荡的河床，不愿被所谓“命运”折服的村民，深深被大姑爹的义举感动，大家积极响应号召，自觉出钱出力，再次把重建“聂家庄大桥”的项目摆上议事议程。大姑爹亲自担任指挥，并且掏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从省城直接购买来钢筋水泥，用钢筋做支架，用钢绳做链接，用河边最粗壮的柳树做支撑，建了一座钢筋架构桥。

完工那天，村民们买了鞭炮，噼噼啪啪声里，鞭炮的红色纸屑映红了迎春河。大姑爹的名字“何光顺”一度霸屏了全村的头条热点。

“战功赫赫”的迎春河，还是安耐不住心中的暴怒，借着一次一次的暴雨，

对大桥发动攻击。坚固的钢架挡住了洪流的冲击，河床却抵御不了河水的蚕食政策。五年不到，被掏空了河底的钢筋大桥又一次倒下了。

时代在飞速发展，我们的村庄也与时俱进，新思想、新面貌、新经验、新材料纷至沓来。地质天灾固然恐怖，村民们抗争自然的决心和信心却“愈战愈勇”，而且义无反顾。木桥被毁，铁链被虐，战意愈浓，不久以后，一座用钢筋混凝土直接浇灌的现代化两车道桥梁横空飞架，而且加宽了两岸的道路，不但为出行带来“趋吉避祸”，更是迎来了长着四个轮子喝着新时代燃油的“代步工具”。

或许是新生活新环境的影响，或许是时代飞速发展“漏洞”的左右，爱发脾气迎春河突然偃旗息鼓，温顺了下来，不论暴雨来得再猛烈，也坚守界限，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使命。

五

水流不歇潺潺，车来车往攘攘，人情世故更迭，不变的是母亲对于迎春河的态度。六十多了，母亲却依然对迎春河充满了敬畏。每次过河，四驱传动的轱辘，还是不能减缓母亲的心灵疙瘩。一直贴着文盲标签的母亲，读不来“abcd……”更写

不来“点横竖撇捺……”我的胎教开始，唯一听母亲讲通顺的故事，就是迎春河。母亲略带伤感而又自豪的语气，娓娓诉说一个别样传奇的故事。

母亲的娘家在迎春河对岸很远很远的原始森林深处，自出生就与茂林修竹为伴，跟蕨菜毛竹为伍。十八岁时，才在同龄女伴的“挑拨”下，取得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我外公外婆同意，用一大背篓蕨菜进城售卖换取生活必需品肥皂盐巴食油的代价赢来第一次“进城”机会。然而，就因为这一次“机会”，决定了母亲的终身大事。那天，母亲兴奋而又不安地跟着同伴走在进城赶集的路上，向着山底盘山而下，又望着山顶攀爬而上，上山下山，母亲没有“上山是为了更好地下山”的感慨，只有“土包子进城”的畏惧和忐忑。母亲回忆说，那天的天气不大好，天空灰蒙蒙的，特别迎春河上游的天空乌云密布。那天的迎春河似乎是为了迎接母亲，或许是有所图谋，就在母亲跟在女伴身后踩着石头弹跳着“凌空微步”渡河时，迎春河水突然自上而下暴涨起来。身前的同伴逃过了一劫，母亲却卷入了“恼怒”的河水。母亲醒来时，躺在了我现在的家。一段离奇但又平庸的爱情故事就这样生动地发生在我身上，当时英雄救美的男人，

按着剧情发展成了我的父亲，母亲、“英雄”、我，我们一家亲。

六

围绕着迎春河，家乡年轻一代一直爱打趣地流传着一句话：老懵生，头顶大树根。老懵生是村里人给一个精神错乱病人起的绰号，他姓啥名谁，来自哪里，村里人都说不清楚，大家只认一个理，每当“老懵生”在迎春河畔走动叫唤的日子，就是阳春三月桃花盛开的时节。家乡人不懂科学，就认一个死理：桃花盛开，疯子出没。老懵生就是实实在在的例子，每次桃花开放，老懵生就开始了他的“丰富”的生活。白天，老懵生总是沿着迎春河岸走上走下，嘴里念叨着：我来啦，等等我……每次看到河边走过的孩子，老懵生就会口水直流憨憨大笑追着喊：“我的儿！我的儿！我的…”老懵生的举动自然引来孩童的恐惧父母们的憎恨，于是，家乡那段时间流传着一句教育孩子的话，针对不好好吃不好好睡觉的孩子：“你再不吃不睡觉，老懵生来了！”吵闹的孩子马上“偃旗息鼓”。

天黑了，老懵生总是在河边随意找棵树“头顶”树根睡觉，枕着河水入梦。

村里人对老懵生是又恨又爱。爱的是因为老懵生的嗜好。老懵生虽然经常控制

不住追着小孩跑，但从不会做出过分的举动。老懵生还是村里村外红白喜事百事通，类似“小喇叭”。哪家有事他都一清二楚，一问一个准。哪家办事都习惯“邀请”他，他求一口饭，办事的主人家却可以免费安排他烧开水，双方各有所得，乐此不疲。于是乎，每次村里人家办事，老懵生成了不可缺少的逗乐分子和承担烧水重任的角色。以至于每次做客，人们总是会冲着老懵生去，老懵生一度成为村里的“网红”。后来，在没有确切证据的说法下，村里人才知道，老懵生的“疯”就因他的妻子儿子被迎春河“毁尸灭迹”。

忽然有一天，老懵生也消失了。桃花年年开，迎春河边却再没了那个孤独徘徊的身影；红白喜事年年有，烧开水的位置被村民轮了岗。没了老懵生，村民也曾有过短暂的失落，特别红白喜事，没了这特殊的“烧水人”，热闹事也好像少了那么点乐趣。间或也有人问有没有见到老懵生啊，也有传言，老懵生咋样咋样了，但最终都没有个结果。老懵生成为村里的一个“失踪秘案”，而且随着时间流逝，案情逐渐淡出了村民的记忆。

迎春河水依然在流，老懵生的故事却慢慢被水流冲淡了去。

七

时光蹉跎，转眼我已在这个人世生活了四十多年了，苍老了容颜，脱落了黑发。我们村子因处于城郊结合部的特殊地理位置因素，随着县城的发展扩建，被纳入城市规划区，成为了城市一员。村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房屋退下了屋瓦茅草，换上了钢筋水泥。年轻人成了城市工人，老年人守着自家茶山拿着可观的收入，孩子们乘坐公交车直奔校园。迎春河水算是彻底安静了下来，沿着两岸新修建的河堤温顺地行走。我们小时候游戏演出用的石头道具，纷纷进了城市，散落不同角落，成为了城市景观雕塑，或建筑材料。

相隔不远的邻县有座山脉名为分水岭，确凿的资料显示，我们这个区域处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界点。分水，分开了两洋。迎春河缓缓流淌，承载着肩挑两洋的重任。河水的下游，归入有“东方玛瑙河”之称的澜沧江，然后流出国门，改名换姓为湄公河。

县域境内，迎春河穿越整个县城。小城人们聪明地围绕河水书写了美丽县城建设大文章。以迎春河为线，县城区域内河的两边如根须似的衍生出鼓山、凤山、五宝山……十三座山脉。水从山上来，十三座山脉诞生了南边箐河、接官亭河、鼓山

河……十八条大大小小的支流，流水顺着山峦蜿蜒而下，钻过房屋公路汇入迎春河。住宅小区、行政办公区、商贸物流区整齐地摆布在河道上，平坦的水泥桥、木料构建雕花刻凤的风雨桥、石头垒起的拱桥……二十四座宽窄不一的桥梁联通来往行人。

水润城，花绣景，树养人，小城居民们巧妙地以山布局生态养生公园、引水筑坝造设湖滨公园、移花接木开放休闲广场……凤山公园、茶花公园、滇红公园、街心花园广场、广场舞广场……二十多个公园紧紧团结在迎春河两岸。迎春河岸堤也重新进行了加宽、加固，修建了健康步道，并因地制宜实施了美化、亮化，县城在公园里幸福地生活，居民打开门就逛公园。

没了石头，接班传承的孩子们把游戏场景转移进了公园广场。嬉闹欢笑声中，我还是钟情于独坐河边，凝神静气，盯着流水放飞思绪。

有水则灵。水往低处走，含蓄内敛；水柔灵变，相机而行；水滴石穿，以柔克刚；水川泽纳污，海纳百川；水心境坦荡，开诚布公。水是大自然的恩赐，每个地方都有属于每个地方的河流，这些河流既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又都容纳了每个地方的

悲苦和愉悦。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驻留着一条河流，河流的样子就是一路走来的印记。

突然也感慨：我们在岸边看河，河却在时光里看我们。

藤蔑河的新生

/ 双春天



一

藤蔑河，因河而得名，是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郭大寨乡松林村的一个村民小组。从松林村委会出发，经过 15 公里已经硬化了的盘山公路，便来到这里。

村庄在山坡的凹处生长，被四周的高山围得严严实实，似乎只开了一个出口。村庄脚下潺潺的藤蔑河从这个口子淌出去，跌跌撞撞最终汇入远方的澜沧江，每日升起的太阳也借这个口子，把第一束光芒映照进村庄。

中午饭过后，朝头顶洒下来的阳光已经铺满整个村庄，暖和了村民谢家寿老人的身子骨。他已习惯蹲坐在将村庄一分为二的山岭岗的转角处，一边烤着太阳，一边静静凝望左右两旁的村子，感慨世事变迁……

因患有麻风病，17 岁那年，谢家寿响应号召，独自步行 7 天远离在临沧市云县后箐乡的家，来到设有麻风病患者集中治疗医院的藤蔑河定居接受治疗。第一批患者 1953 年来到，谢家寿则是最后一批，他犹记得到来时的详细日子——1961 年 2 月 27 日。

离开故土至今，谢家寿再也没有和家人有过联系，也一直很少和儿女讲述自己的家庭背景……他不忍去回想那段青春岁

月。

来到藤蔑河后，勤快老实的谢家寿当起医疗院赶马人，负责外购粮食及生活用品，这一赶便是 24 年。当时，村庄以山岭岗为界分了男寨和女寨，这个生活在男寨的赶马人常常偷偷来到如今他经常蹲坐的那个转角处，与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姑娘密会。他长妻子 17 岁，而今，妻子已去世 17 年。

1990 年，藤蔑河搞起分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谢家寿带着妻儿“自立门户”在“女寨”扎根下来，“赶马人”随之变成种地能手。取木盖房、垦荒种粮、搭圈养畜……藤蔑河，迎来了新生。

一个曾经充满神秘而恐怖的“麻风村”，现如今，已蝶变成有着 52 户农户，凝聚乡情、畅通外界、焕发生机的和美村庄。

二

昔日设立在村口、人来人往的医疗院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像样的养老服务站和活动场所。

“没啥病哟，只是变老了……”78 岁高龄的谢家寿精神矍铄，性格爽朗，对自己的病史毫不掩言。他已经停药 30 多年，一直以来都有医生上门关心询问病情，麻

风病再也没有复发过，只是偶尔会有感冒、痛风之类的，吃点药、多锻炼就没事了。

谢家寿膝下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去到外地当上门女婿，二儿子分家后居住隔壁，三儿子和他生活在一起，排行最小的女儿与大儿子相差着18岁。以前，由于诸多原因，三个儿子基本没上过学。他们饱尝没文化的苦楚，长大成人后，决心要让自己的妹妹和儿女进入大学校门。

在国家教育资助政策和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的多渠道帮扶下，他们一家人如愿以偿。谢家寿的女儿正在贵阳市就读医学类大学，二儿子家的两个孩子，一个也上着大学，一个在读高中。

和谢家寿儿子同是一代人的彭绍贵，也一样没踏进过校门，他自小在家里接受父亲的“小黑板”私教，久而久之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1992年，藤蔑河小学创办，1999年，彭绍贵进入家附近的这所学校当起代课老师。他想尽己所能，让家乡的孩子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有机会一步接一步耕读下去，走出大山，放飞梦想……

被寄予厚望的后生们也立志要好好读书。藤蔑河先后走出了22名大学生，有的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从没有一个初中生到成为松林村在读大学生最多的村民小

组，彭绍贵倍感欣慰。

20多年来，彭绍贵既当好老师又搭建爱心桥梁，国内乃至国际的麻风病康复救助慈善机构、爱心人士通过他，为藤蔑河村民提供了支教、心理康复、教育资助、生活救助等全方位的爱心服务。2007年，他曾被评为“感动临沧年度人物”，他的感人事迹还被中央电视台报道过，他也于2009年有幸成为了一名公办教师。

崭新的教学楼、齐备的文体设施、现代化的电子白板教学、丰盛的学生营养餐……如今的藤蔑河小学只有着彭绍贵和5名学生，但校园里或书声琅琅，或欢声笑语，处处充满着朝气蓬勃的气息。

三

沿着干净的水泥路走进谢家寿家中，正房中间房间的墙上贴着的习近平总书记画像温馨如暖阳，炕头长杆上挂满了的肉令人垂涎。去年他家杀了两头年猪，每头的毛重都在300斤以上。按照市场行情，这两头猪可以卖上万元。

“这么多肉，吃得完吗？”我们随口问道。

“现在吃穿不愁了，你们割上两块拿去吃……”谢家寿欣然回答。

去年，他家卖猪收入近2万元，核桃、

茶叶、龙胆草等收入 1 万多元，加上他和三儿子谢正有因患有麻风病享受低保和医疗补助，家里的收入足够支撑日常开支。他家已在 2018 年脱贫。

在党和政府的特别关怀下，得益于脱贫攻坚政策的精准“滴灌”，藤蔑河曾经因或患病、或缺劳力、或缺技术等造成贫困的 32 户农户，在 2020 年前已全部稳定脱贫。

养猪让谢正有尝到了甜头，他饶有兴致地带我们去参观他亲手设计建盖的猪圈。依山就势的圈舍不大，但分隔得很好，母猪一间、仔猪一间、育肥猪一间，老品种猪再单独圈养。以前，他不敢贷款，担心还不上，现在他有了底气，计划贷点款扩大养殖规模。

住房条件的改善让谢正有感受颇深，从茅草房到木片房，再到瓦房，他都历历在目。2018 年，他家里来了施工队，又对正房进行修缮加固，换上了崭新的树脂瓦顶，自己不出一分钱便住上安全舒适的房子。他参加过政府组织的工匠培训，凭借一技之长，还从施工队那里承包过来 21 间房子的墙体粉刷活计，忙了一个多月进了 6000 多元钱。

一个曾经只有土墙茅草房、木片房的村子，如今有 32 户农户盖起了砖混小洋

楼，12 户农户盖起砖木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谢家寿的客厅内，液晶电视、茶几、沙发、冰箱……现代式的居家用品一应俱全。拧开厨房门前的水龙头，清水哗哗淌出，他家没出过一分钱，便把清澈的藤蔑河泉水引进家中，用竹槽接水的日子早已成为历史。不仅人畜饮水不愁，新建了的卫生厕所的冲水箱也时常水量充足，全家随之告别飞满苍蝇蚊虫的旱厕。

四

放眼村庄脚下的山地，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的落光了叶片进入休眠期的核桃林。

这些山地，以前种田、种包谷，由于过度的开垦，让本来就脆弱的山体造成不同程度滑坡。受滑坡影响，谢家寿还搬过一次家。后来，借着退耕还林政策的东风，村民们开始大力发展山地泡核桃种植。如今，大多已经挂果投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显现。

谢家寿盼望着春天的到来。等到了春天，这些山坡便会披上绿装，东一大片西一大片，到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乡村美景。

自从自家田地种上核桃后，谢家寿就和犁田耙地的劳动作别，“种地能手”又

变成培植核桃、茶等经济林果的行家，家里的 20 来亩核桃地和茶园被他们父子两人打理得妥妥当当。最近几年，他家还种植龙胆草。

龙胆草是市场价格不错的中草药，以前，村民总爱在村庄背后的山林中找挖野生的拿去卖。直到 2007 年，彭绍贵去到外地串亲戚发现有人工种植的龙胆草，便引进籽种试种，尝到甜头后，逐渐在全村发展起来，成为村民们又一增收致富产业。

深冬时节，这里正采收龙胆草，随处可见农家的庭院内外晾晒着龙胆草根，谢家寿家也不例外。在和我们交谈的间隙，谢家寿不忘顺手翻动晒在竹篾巴上的龙胆草根，还时不时夸自家的龙胆草根茎长得肥大、理得规整。龙胆草生长周期长，这拨他家可以挖采的不多，大概会有 3000 元左右的收入。村里采收得多的农户，收入可达 1 万多元。

彭绍贵和村民小组长张廷华是藤蔑河目前仅有的两名党员，不论是发展产业，还是搞公益事业，他俩都处处做示范带好头，自然得到村民们的信任。

在他俩的牵头下，藤蔑河绘出产业发展的新蓝图：坚持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路子，重点做好核桃、茶叶的提质增效，发展壮大龙胆草、树头菜种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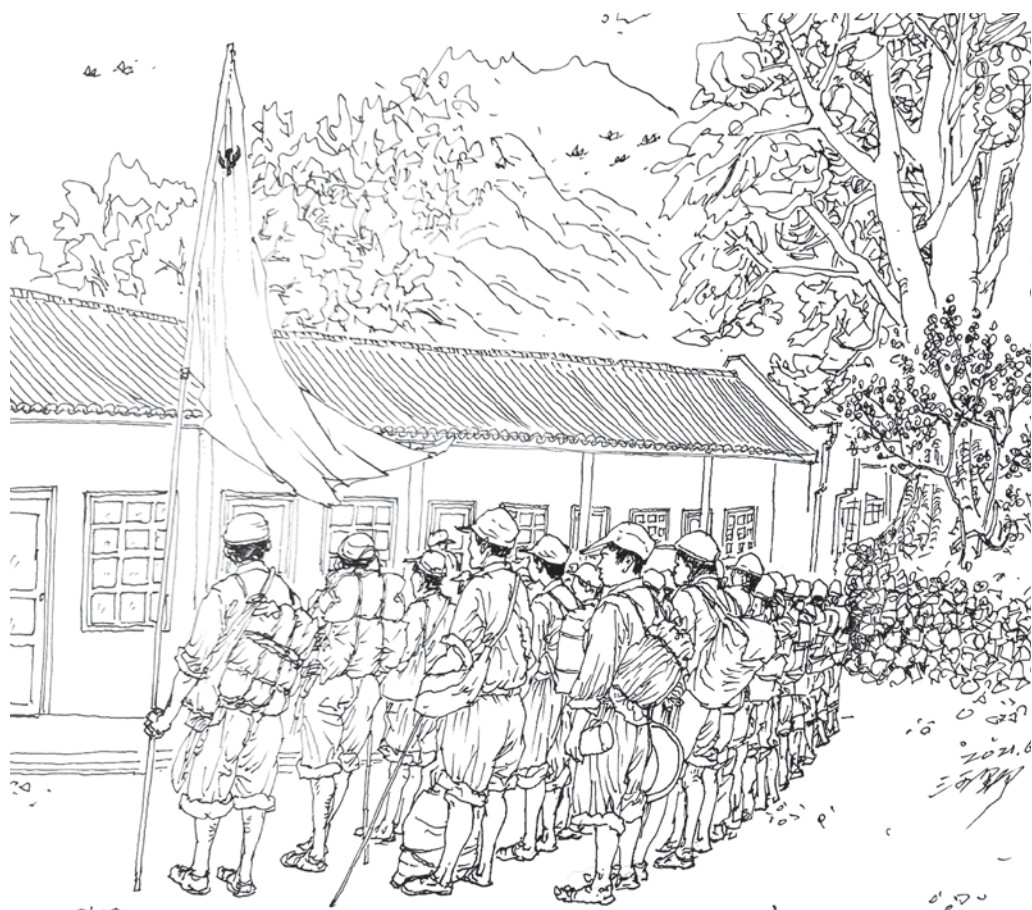
和牲畜、蜜蜂养殖，让村民成为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民，培育几户能够带动村民抱团发展致富的专业合作社，等等。

“扶贫就让咱们过上了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国家还要接着搞乡村振兴，这真是……”谢家寿美滋滋地想着未来的生活，他最大的心愿是能活久一些。

傍晚时分，沐浴着冬日夕阳的藤蔑河村庄更显得静谧祥和，飘在校园上空的五星红旗鲜艳无比，谢家寿洒满余晖的笑脸无限灿烂。

军垦在八团的成都知青

/ 庄 严



—

从地图看，云南省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象一条头朝东北，尾向西南的大草鱼。代表滇西南临沧市母亲河——南汀河的蓝色线条，从头至尾，顺着它的脊梁流畅滑过。出国境后，奔向缅甸萨尔温江。萨尔温江在中国，叫怒江。

在这条“草鱼”的胸部，有一片宽广的地域叫勐撒。

勐撒坝子很奇特，东面是芒见山和空木山，南面是班毕山，西面是洛凌山和鸡雄山，北面是马鞍山，四面高山合抱。坝子里的大河小溪汇入芒枕河，从空木山下的落水洞流入地下。数十公里伏流后从大兴乡山脚钻出地面，经河底岗流入南汀河。

地质考证，勐撒坝子其实千百万年前是一个山间湖泊。因为地震出现落水洞，把水漏走，才形成如今的山间坝子。

1955年5月13日，14军40师409名复员军人组成的军垦队开进勐撒坝子，进驻坝子北部，规模为滇西边境地区首批成立的十个军垦农场的老二。军垦农场亦农亦军，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归临沧边防军分区管辖，执行“保卫国防、建设边疆，带动少数民族下山”的戍边军垦

任务。

1956年1月，学生出身的、女队员占90%的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118人加入勐撒军垦农场。这是共和国最早的知青先辈。4月16日，随着国家形势发展，军垦农场改为地方国营农场。勐撒农场划归临沧地委农工部领导，军垦职工转换身份成为地方企业职工。1958年，云南省农垦总局成立，勐撒农场划归临沧农垦分局，转变为国营农场，变成国家垂直管理的农垦企业。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战争威胁笼罩神州大地。1969年10月6日，中央决定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寓兵于民。1970年3月3日，云南省农垦系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兵团，为昆明军区领导的四个正军级单位之一，司令员为黎锡福少将。勐撒农场组建为二师八团，团长段道源。

1971年3月，成都知青加入二师八团序列时，1969的昆明知青，1970年的上海知青已称老兵。

团部机关、直属队和1营，驻扎在平坦的勐撒坝子里，主要从事以水稻、玉

米、小麦、甘蔗、油菜和茶叶为主的生产。1营1连、2连、3连、6连是整个坝子里的水稻生产主力军。3连同时以种植红橘闻名云南省。

团机务连是坝子里生产单位的重要依靠力量，犁地、耙地、运送肥料、收获庄稼，都要依靠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和汽车。伍崇建从1营5连调入团机务连当拖拉机手。机务连新分配来两辆丰收27型拖拉机，因为大家都不熟悉新机车，使用保养不当，几个月便报废一辆。新老职工个个流泪，心疼不已。伍崇建暗下决心，要学好技术，爱护车辆。他到临沧专署出差时买了拖拉机手册，回到连队，对着机车一个部位、一个零件学习。他还胆大包天地悄悄把丰收27的大泵拆开研究，然后装回复原。如果当时被人发现，要受处分的。

军垦队进入勐撒坝子前，面积五十多平方公里的勐撒坝子里，除有傣族聚居的勐撒城子、丙令、芒腊三个寨子外，其余十几个寨子全在坝子与山脚交界处，或是半山上。看不见摸不着的瘴毒幽灵，统治着亘古荒野的坝子，地老天荒。八团建立了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队有卫生室的医疗卫生体系，保障人员身体健康。

1营6连的卫生员回家探亲，团卫生队派卫生员龚其美到6连顶岗值班。一天，上海知青陈桂娣要生产，来到简陋的土坯房卫生室。卫生室只有龚其美一个工作人员，连临时帮手都没法叫。初出茅庐的小卫生员，其实自己都还是个大娃娃，竟然镇静自若，按操作规程按部就班办事，顺利接生。数十年后回忆，她说现在怎么也没有这个胆量了。

“铁姑娘”陈建在2营5连积极工作，勇挑重担，政治思想和组织能力表现出色，1974年进入青年干部队伍，拟提拔为八团副政委。这时建设兵团撤销，恢复农垦编制；现役军人干部回部队，农场重新配备领导班子，陈建被任命为农场党委副书记。上任伊始，碰上场党委决定建设从落水洞提水浇灌旱地的三级提水工程。千军万马开上工地，指挥长傅少文出差在外，剩下陈建这个21岁的副指挥长值班。“娃娃书记”心中不踏实，白天晚上紧张得睡不着觉。一是担心出事故，二是担心工程质量问题。等到指挥长回来坐镇，才放下心来。一次考验，使她后来每每出现在关键场合。

1营新3连的知青多是成都体育学院

的子弟，耳濡目染，体育运动知识和水平比其他知青高出一筹。八团和全国一样，最普及的体育运动就是篮球。新3连、团部机关、加工厂、机务连、学校被称为篮球运动“五虎上将队”。邓壮和刘晓钟带教的学校女子队，无敌于勐撒坝。邓壮回成都后一路奋进，从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院长职位上退休，而学院培养出的20多个奥运冠军和80多个世界冠军，令人瞠目结舌。庆祝建场20周年活动，新3连的广播体操表演在姜月贵指挥下，实际上成为如今全国运动会式的开幕式表演。男蓝女红的一色运动套装，整齐划一充满力量感的动作，把第五套广播体操表达得荡气回肠，激情四溢。机关的向忠叔和新3连的刘明亮在建场筹备活动中为全场裁判和篮球队长举办培训班，把勐撒农场的篮球运动水平规范了一次，提高了一个台阶。

二

洛凌山和鸡雄山西坡一片大大小小的山包、山岭和山岗，逶迤连绵，连通南汀河，与永德县的仙宿雪山遥遥相对，造就了南汀河中游山顶积雪、山腰林海、河谷炎热的别有洞天。2营和3营，就在这

片大山中的热土上，建设中国第二橡胶基地。

2营3连郑发琪管理着连队1963年定植的最高山坡上的林段，山高坡陡路远。橡胶树还小，每天的工作就是除草、松土、施肥、防病治病。怀着战天斗地豪情来到边疆，天天干着单调又简单的农活，心中颇感失落。一年后，她调到团部的电站连修建河底岗电站。完成任务后，重新分配到种橘子出名的1营3连。多年后2营3连那片胶林开割，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生产性橡胶园时，郑发琪和全场职工都在不同的地方，流下了自己理解自己的欣喜泪水。

军垦队伍壮大，八团领导萌发了扩大橡胶种植面积的雄心壮志。南汀河东岸宜植橡胶土地有限，把眼光投向南汀河西边的永德县崇岗公社土地。初步接洽商量，崇岗公社的领导和社员都十分高兴，希望进兵团拿工资，吃白米饭。八团看见希望，立即抽调老职工为骨干，计划前期以成都知青为主体筹备成立4营，准备过河发展。成都6个中学的941名学生分两批到达勐撒，成都百花潭中学的学生组成新1连，成都15中、盐市口中学的学生组成新2

连和新6连，暂时归入3营开垦橡胶园。成都15中的学生组成新3连、成都25中的学生组成新4连，归入1营，修建团部水库。成都18中和20中学生筹备成立新5连。另外，各校都有部分学生分配到各个老连队。八团对永德县那边，只想要地，不要人，不同意吸收当地社员增加职工。永德县一听八团只要地不要人，不干了，过河发展橡胶园的计划夭折。新1连、新2连、新6连划入3营，新3连、新4连划入1营，新5连分散补充到2营各连队。现在看，是重大决策失误。

1972年，八团宣传队重组。起源于昆明青年志愿垦荒队为第一代、农场职工子女为第二代的宣传队，过度到以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和成都知青为主力的第三代。周学军、李隆英、赖仁裕、郑家明、王仕陆、刘晋超、张荣生等人在宣传队中成为主力队员。宣传队上海知青徐频莉作词，创作了意气风发、节奏明快的《我站在巍巍的高山上》歌曲：我站在巍巍的高山上，晨风送来黎明的曙光。展望这绿色的山岗，一片绿色的海洋。层层胶林，散发出清香。洁白的胶水，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兵团的早晨，绚丽的边疆，我要为你放声歌唱。

唱。

华南热作学院橡胶专业毕业的3营生产参谋、技术员区靖祥对3营各连队的胶林实地查验后，摸清了可以在1973年新开割的树木数量。他到3连找连长李双德、指导员黄树森，研究3连第一批选拔5名青年工人进行割胶技术培训。蒋明慧、薛小桂、吴美珍、何顺珍、何新民四女一男入选，都是成都知青。磨刀、姿式、步伐、臂力、运刀的无数遍培训后，精神抖擞走上割胶岗位。每人负责40亩胶林，从山上割到山下。天蒙蒙亮进林地，太阳露脸前必须割完，回连队吃早饭。十点钟开始收胶乳，因为刚开割，产乳量不多。五个人割的胶乳凑在一起，每天由一人挑到加工厂。一个大姑娘或小伙子，只身翻山越岭，来回四个小时。回到连队吃中午饭，往往是下午两点钟。一年后，团中心学校选调教师，3营推荐了胆大心细、工作认真、表现突出的蒋明慧。

1977年勐撒农场组织农业学大寨，在橡胶分场确定个人年产1吨干胶的竞赛目标，分场职工积极响应，掀起劳动高潮。分场1队的成都知青吴清蓉为冲击这个目标，黎明时起床走进黑暗的胶林中，奋

力割胶。割出的胶水多，收胶乳和送胶乳的劳动量成倍增加。一天去一次加工厂的劳动量，变成两趟。上坡下坡，穿林越岭，担子压得肩痛脚软。下午又挑上肥料进林地，松土、除草、维护剖面、洗胶碗，晚上磨胶刀等，一年到头没休息天。这一年，全分场只有吴清蓉、老职工许正兰、上海知青孙金玲三位女将攻下这个光荣目标。

三

没有比较，没有鉴别。当年到云南边疆农场的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到了地球上最艰苦的地方，说不尽心中的委屈。后来几十年时间，作者因为工作关系，走到过云南省农垦系统的大部分农场，终于搞清楚，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最艰苦的地方，就是八团2营和3营开荒种橡胶的南汀河中游地区。从最远的3营1连翻山越岭走到2营部，居然需四个多小时；再走到团部，还要四个多小时。这个边远得如同到了天边的山区，只有一条用修建滇缅铁路时的施工便道改造出来的羊肠般土路，晴通雨阻。没有电，只有煤油灯。没有菜，多数时间吃饭喝“玻璃汤”。全团号召出工收工不空手，3营新1连的王友玲收工

时扛竹子回连队。长长的竹子在弯曲小路上前端撞击岩石，把她甩下悬崖。3营新2连一班副班长吴先莉，被指导员余四阳表扬“听指挥，爱劳动，是个好青年！”生病后到团部卫生队住院治疗。去旁边的大水塘洗东西，滑入水中淹亡。连队设立灵堂，没地方放大照片，武装班班长邓壮受命用素描为18岁的女同学画遗像，安慰她远从成都赶来的母亲。

两个花朵般的青春生命，静静奠基在茫茫的橡胶林海中。

1977年勐撒农场宣传队撤销，宣传队员贾安娜、吴国强、黄永富等人调入农场中心学校。贾安娜担任本中心学校初中毕业后刚升上高中2班的英语课老师，了解情况后惊讶发现，这个班的英语初中课程连一半都没完成。她向同学们通报了自己的快马加鞭教学计划，高中第一学期补完初中英语，第二学期和高二第一学期学完全部高中课程，高中第二学期全面复习，准备高考。恢复中断十年高考的消息已传来，师生们雄心勃勃，愿意一搏。虽然恢复高考已明确，英语不计入总分，只做参考分。但是，贾安娜履行职责，带着学生们开始了学习知识，奋力拼搏的征程。遗

憾的是，随着 1979 年春季的知青大返城，贾安娜没有实现自己的全部计划。分场橡胶试验站指导员王定清不为返城潮所动，坚持按计划工作。旁人劝道，都走光了，你一个人还能干什么呀？王定清忖度再三，依依不舍踏上返城路。

临沧地区计委主任请求临沧农垦分局支援，调一名大学生加强工作。勐撒农场分场试验站的站长邓天雄在分局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曾给分局副局长唐朝明留下深刻印象。他把邓天雄推荐出去：“这人不是大学生，但肯定不比大学生差。用不成，可以退回来。”正在复习高考的邓天雄调到临沧地区计委，工作出色。1978 年邓天雄参加高考，成为临沧地区文科状元；考上四川大学哲学系，离开临沧，回到成都。

胥玉川被推荐到昆明铁路机械学校上学，离开八团。从铁路学校毕业分到昆明车辆段广通列检所工作。当年成都知青从这里下火车，奔赴滇西。几年后他工作在这里，天天目睹成都知青探亲往返，汽车换火车，火车换汽车，风雨兼程。滇西南的耿马县，始终在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西部与缅甸接壤，生活着傣族、佤族、

拉祜族、汉族、德昂族、彝族等民族的边疆县，传说中是勐卯傣族向东南迁徙过程中，到达大青山东面的热带坝子，定居下来，取名耿马。傣语的耿马，意思是“跟着马找到的地方”。1950 年 11 月 2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4 军警卫团解放耿马县。1952 年成立缅宁专区时，耿马县从保山专区划入新成立的缅宁专区。1954 年，缅宁专区改称临沧专区。来自耿马和临沧的知青哥们姐们，把他当成了车票代购员，把他的宿舍当成了换乘休息室。在来去匆匆的行程中，得到安慰和欢欣。

兵团二师师部在临沧地区首府，二师中修厂却在 93 公里以外的勐撒坝子，距八团团部 3 公里。这个厂的成都知青来自从东北内迁成都的 420 军工厂子弟学校，说的是东北普通话。420 厂的成都知青自认为是师直属单位，高于八团一头，在勐撒呆了八年，与八团的成都知青没来往。现在看，莫大遗憾。

四

八团 3 营 1 连建在南汀河东岸边废弃的滇缅铁路路基上，与永德县崇岗公社隔河相望，是全团离团部最遥远、最闭塞

的连队。梁钰祥 1971 年分到 1 连，当上橡胶工。八团恢复为国营农场后，调到分场基建队当泥瓦工。1979 年回城后，安排进父亲所在的服装厂工作。经营调整后，他的工作是缝纫做灯罩。这个过程中，他从灯罩开始关注灯产业。1991 年，他开始在成都后厂前店地做灯具生意。壮大为在成都著名的集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梁钰祥事业有成后，反而愈加怀念当年奉献过青春，抛洒过战斗汗水的勐撒。勐撒来自傣语，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当年勐卯傣族向东南迁徙来到这里，为是否定居此处发生争论。勐撒，意为有争议的地方。另一种说法是，撒在傣语中是茶，勐撒意即“有好茶的地方”。1941 年秋国民政府修建抗战大动脉——滇缅铁路时，施工便道从南到北纵贯勐撒坝子。很多年来，他时常和一帮八团的成都知青战友相约，在阳光明媚的勐撒度过温暖如春的元旦和春节。他为勐撒农场捐赠了从临沧市至耿马县公路连接勐撒农场场部一公里距离上的路灯材料。在他的成都华体照明公司里，修建了勐撒后寨，有菜地有鱼塘，成为八团战友和勐撒来客的时常劳

动和聚会之地。赵凡先生 2003 年到成都时，光临了勐撒后寨。

3 营新 1 连曹蓉忘我劳动受到连队领导表扬，树立了越是艰险越向前，迎接挑战当旗手的信心，成为自己一生奋进的动力。成都知青纪念支边 40 周年文艺汇演时，她应邀担任“旗手集结”节目的八团擎旗手。当她高举红旗入场，坚毅面庞上的自豪自信和手臂上鼓起肌肉透出的力量可以看出，她在八团时光没有蹉跎岁月。她从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结束工作征程，也是最好注脚。在纪念支边 50 周年之际，她自豪地说，当年在云南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和科研小组的战友一起，专门到昆明农科所学习果树栽培中的选种、套种和授粉，到重庆中国柑橘研究所学习嫁接和购买用于嫁接的芽条良种枝条回到连队。把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教给大家，改造了百亩大田，实现了柑桔三年挂果投产。不论是那时候还是今天，永远为此骄傲。

程裕华回成都后，到单位大食堂工作。文学功底不错的他，回顾在边疆的生活经历，写作了不少反应勐撒八团知青生活的文章。他和曾小嘉等五个年龄属马的

兵团知青合作，写出了别具特色的《马语》一书。陶轩 2019 年初从成都坐火车到广通，由广通坐中巴车行走一天，到达勐撒八团，寻找体验当年的支边旅途心情。这里是从北向南，逶迤在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云南西部的著名横断山脉的南段。高山巍峨，大江奔腾，森林茂密，走兽飞禽。北回归线北沿的亚热带地区，南汀河流域却是一派热带雨林风光。在勐撒故地重游一星期，写出一篇长长的《南行记》纪实散文，拍摄了今日勐撒坝子的数千张照片。他在勐撒期间，到农垦三代人在农场街上开设的快餐店吃份饭。小伙子一听陶轩口音，便问“您是成都知青吧？”得到肯定回答，小老板便不收饭钱，陶轩坚持付款。小老板说：“那您打菜不受限制，想吃什么菜随便打。”

沈忠仁 1978 年考入四川省交通学校，告别战斗了七年多时间的南汀河畔橡胶林。成长为四川省公路局的领导干部后，他常常回忆南汀河畔的生活岁月，咀嚼这段奋斗青春带给自己的苦涩与收获。女儿上大学后，他对勐撒的思念与日俱增。在一年女儿寒假的日子里，他和同为知青的妻子张庶明，带上女儿重访勐撒。他们的

心愿是：让女儿看看父母奉献过青春和热血的地方，记住共和国奋发图强的峥嵘岁月，这就够了。

佧山的黎明（选章）

/ 张伟锋

第一卷 序曲

一、折断一支枪，另一支却响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
无条件投降。自1937年7月以来，
8年抗日战争中，临沧各族人民，
和全国人民一道，付出了沉重代价。
历经流血、牺牲，活着的人们，
都渴望和平，渴望安定，渴望建立，
一个独立、统一、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
国共签订“双十协定”。然而，才转身，
国民党即背信、即弃义。他们的枪炮，
上满血腥子弹和炮弹。
密集的、全覆盖的扫向解放区，
他们的心里，只藏着一个坏主意——
消灭中国共产党，消除人民军队的力量。

二、自私者的传承

1945年10月，在云南，

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
以武力改组国民党云南省政府，
逼龙云下野，扶卢汉上座。

上座者，拥蒋保己。上座者，
一方以血腥，镇压人民革命运动；
一方以私心，扩充实力，
巩固自身根基。顿时，浓厚的阴云，
和白色恐怖，笼罩着云南大地。

三、探索、斗争和杀戮

前途在哪里，
命运如何走向光明，
有识者谋求着、探索着、实践着……

1948年7月15日，
“七·一五”运动爆发——
昆明40余所大中学校，
上万名爱国知识分子，走上街头，
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

“七·一五”运动，
像一颗丢进湖水中的炸弹，
引起国民党的强烈反应——
白色恐怖，愈演愈烈。
他们，明捕进步爱国人士，
暗杀中国共产党人。

四、从昆明，向农村转移

面对国民党的疯狂扑咬，
在付出巨大牺牲后，
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
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
继续派遣党员骨干，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
到广大农村，到少数民族地区，
建立革命根据地，
开展顽强的人民武装斗争。

1948 年秋，树叶在无声的风中，
缓慢地飘落。宽阔的大地，
顶着蔚蓝的天空。在这看似，
无异于以往的时光里，却潜藏着，
难以估量的杀机。早一刻，
把革命的同志派遣出去，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对同志生命的关爱和保护，
就是对党的事业，
注入更为鲜活，更为强大的力量。

五、佤山：最初的革命队伍

在 1948 年秋天的某个时间刻度，
以昆明耀龙电力公司职工，
作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培伦，
接到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的通知，
委派他，去昆明五华中学，
找来自佤山的“民青”成员魏文才，
一起启程，共赴佤山，开辟武装斗争据点。

激动之情，涌上李培伦之心；
责任之重，压在李培伦之肩。
缺乏经验，不懂军事，势单力薄……
李培伦唯恐辜负组织的期望，
便请求增派同乡、同学，
曾为龙云护卫的“青联”盟员王维人，
共进佤山。党组织应允。至此，
最初的进入佤山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构建完成。只待成行，进入佤山腹地，
开创新的天和地。

第二卷 入佤山记

一、中共地下党员——李培伦

1. 苦难中进步

时代的贫穷和困难，降临到个人之上，
是实实在在的重压和闯不过气。
1921 年 2 月，李培伦降临世间，随后，
又有兄妹降生。困顿之家，显得举步维艰。
李培伦家，仅有一间茅屋，一亩田，
除此之外，别无他物，靠租种维生。然而，
李家有父母、三兄弟、两姊妹，共七口人，
人多而食少，度日如年，危机重重。

李培伦酷爱读书，在阅读中思考人生，
在阅读中预想未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像一道光一样，照耀着他的脚步。
他越读越多，越走越远，

走进了深邃的思考的道路。这仿佛，
是命运的一种遇见，为他后来的阔步前行，
埋下了可圈可点的伏笔。

李培伦父母家徒四壁有艰难，却坚持供他
读书，

1940年，他从师范毕业，

受聘于省立昆华女子中学附属小学，教书
谋生，

贴补家用。在战乱的年代，枪火飞行，没
有安定。

1941年夏，西南联大费孝通、吴文藻、冰
心等，

从昆明市内，疏散到郊区李培伦家所处的
村子。

师范校长，借助这些资源，整合起来，
办了一个高中班。李培伦辞去教书职务，
慕名前来就读。不过，家境太过艰难，
读了几个月，不得不寻找差事，谋求生计。

2. 信仰中超越

表现优秀的李培伦，不愁没有活计，
经同学介绍，他顺利进入昆明耀龙电力公
司，

以此为起点，他在电力公司，
开始了为期8年的职员生涯。工作之余，
李培伦主动搜阅进步书刊，
补习英语、俄语。

1942年，李培伦认识中共地下党员岳世华，
并参加岳所组织的“五九”读书社。随后，

李培伦曾有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念想，
云大教授楚图南劝李培伦：“不必舍近求
远，
当地同样可以革命，而且更艰难、更光荣。”

李培伦弃了去延安的念头，专心致志，
投入到云南的眼下的工作之中。1943年6
月，

李培伦和同事毕风云，接到口头通知，
要他俩参加一个集会。两人到达之后，
看见已有十几个青年在座。

中共地下党员张子斋在主持时宣布：
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正式成立。

不久之后，李培伦进入“新联工委”，
成为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
的，

领导核心。岁月伴春风，春风拂大地，
三年之后的1946年7月1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25岁生日时，经张黄新
介绍，

李培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艰
苦卓绝，
而又光辉灿烂的奋斗岁月。

二、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王维人

1. 无忧与愤慨

命运起伏的王维人，在时代的波涛中，
生于1919年11月昆明呈贡县城，祖辈经

济充裕，
至父辈，有田地五六亩，兼营商业，
童年幸福无忧。有长兄任职国民党军队军
医，
其姐其妹，均在农村谋生。

王维人读书勤奋，深受家人及亲属宠爱，
1937 年秋，入云南省昆华师范就读。一年
后，
家人包办婚姻，王维人心有不满，便辍学，
入昭通巧家边地省小，任小学教员一年，
此地边远、极苦。地主、恶霸欺压农民尤甚，
王维人看不惯，而伸张正义，最后只得愤
而离去。

2. 开化与控告

路途漫漫，王维人返回阔别已久的昆明，
恰逢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昆明第五分校，
招收 17 期学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年轻的热血，涌上王维人的心头，
便投笔从戎。1941 年 1 月，毕业后，
被分配到龙云的护卫混成独立团骑兵大
队，
任分队长，担维护昆明市内、郊区交通秩
序之责。

王维人住北校场。当时，同乡、同学李培伦，
任职耀龙电力公司，跑警报时，常来此处
避身。
王维人闲暇时，也常去找李培伦，
并相互推荐书刊阅读。日夜学习，进步快

速，
1942 年秋，经李培伦介绍，
王维人和同事赵建华，加入“五九社”读
书会，
每周两次，读《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

开化的思想，如奔腾的河流，
拦亦拦不住。王维人所在的军队长官，
贪污腐化、贩毒走私、克扣军饷、盗窃军粮，
王维人极端愤慨，邀约几人，
向团长龙祖绳，控告大队长魏淑祥。然而，
黑暗之黑，并非一点之黑，
王维人的义愤填膺，祸殃自己及家人，
以被勒索巨款而收尾。

3. 无望与脱离

逃离骑兵大队之后，王维人经同学介绍，
到楚雄国民党十八师新兵大队，操持新兵
训练。
1945 年 8 月，部队调红河蒙自大庄，
编入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工兵营，旋即开赴
越南，
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王维人奉命留守楚
雄，
准备下期新兵集训。

时隔两个月，一个漆黑的夜晚，
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三军的一个团，
将王维人的人马，团团围困于费家坝营房，
枪械被缴，财物被劫，士兵被运走。后来
得知，

这是蒋介石武力改组国民党云南省政府，
逼龙云下台，
这场行动，在云南各地如洪流般地进行。

独裁的阴云，弥漫着中国，弥漫着云南，
继续走下去，是一条漆黑的，不见未来的
路途。

王维人在进步思想的烛照下，
开始更加深刻的思考前途和命运。他决定，
脱离旧军队，脱离污泥和黑暗，
另寻光芒的道路。

三、民主青年同盟成员——魏文才

纵横绵延而常年翠绿的佧山，
滋养出了勤奋好学的年轻男儿魏文才。

魏氏一家，原籍景谷县大歇场，
父辈以贩卖盐酒为生，
常往返于景谷县、双江县、沧源县。
苍茫的佧山，需要食盐，需要烈酒，
魏氏一家，结识了佧族部落上层田家，
家境逐渐殷实，遂定居沧源。

1927年，魏文才生于佧山核心之地——岩
帅，
其父魏昌荣卒后，长子魏文成掌家，
供三弟魏文才先后毕业于双江县德胜乡小
学，
双江县中学初中。又于1947年，

顺利入读昆明五华中学高中部。

热情高涨、追求进步的魏文才，
在1947年底，经人介绍，
加入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
盟，
他不仅自己马不停蹄，
也渴望家人跟随时代步伐。他把进步书刊，
寄送回了尚处落后的佧山。

1948年，“七·一五”运动之后，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昆明陷入沉寂之
中，
受党组织委派，地下党员李培伦找到魏文
才。

李、魏相会，李、魏接洽，
李、魏周密谋划，共赴佧山，开创革命根
据地，
临沧的春天种子，自此处开始，
便正式孕育、萌芽、破土。

四、王维人返昆

旧日的黑暗漫漫无边，王维人择光明而行。
1947年7月，经李培伦介绍，
王维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
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王把妻儿送回昆明
呈贡，
便按组织的要求，抵达红河个旧中学任教，
以教书为掩护，以言语和行动，

传递先进的思想，播洒革命的种子。

在三尺讲台工作了三个月之后，
王维人在一个安静的午后，收到李培伦，
自昆明发出的信函。虽言辞短暂
但情势紧急，不容耽误，
王不敢怠慢，匆匆办理离职手续，
便踏上了回昆的路途。那时不如现在，
即便交通顺畅，也免不了舟车之苦，
但热血和激情，抵消了这些身外之物。

王维人返昆后，直达李培伦的住所，
探清信函之后的意义。李告诉王，
鉴于一些同志的身份暴露，
和国民党的持续白色恐怖。
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决定派他们，
赴佤山组建革命武装，配合解放大军入云
南。

人员稀少，经费困难，路途凶险……
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具象困难，但是，
王维人如李培伦一样，得此事时，
情绪特别激动和兴奋。“艰难算什么，为
了革命，
我愿意付出热血和生命。”王维人说。

五、在昆明车站，碰头

三个人如同三条河流，在昆明长途汽车客
运站，
聚合。一条来自李培伦，一条源于王维人，

一条便是魏文才。车站里，人群熙熙攘攘，
来来去去。他们，如同众人一样，即将奔赴，
遥远的佤山，开启全新的革命生活。

莫名的激动和兴奋涌上心头。他们渴望，
汽车的发动机赶紧响起来，黑色的轮胎，
飞快地运转起来。然而，由于旧疾作祟，
李培伦的鼻腔流血不止，不能即刻成行，
只得把王维人、魏文才相互介绍之后，
匆匆返家，留在昆明治病。

前方在等待着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
未来和期许，早已强烈地注入，
他们的心扉和脑海，他们，将因此次远途，
而变得与众不同，名留青史。

六、下关汇合

蜿蜒的公路，颠簸着两颗年轻的灵魂。
王维人、魏文才一路奔波，一路艰辛，
终于抵达，风力与古时相差无异的，
大风之城——大理下关。沿着指引的路线，
他们敲开了，下关卫生院董绍嘉的家门。

几个时日以后，沿着王维人、魏文才，
走过的路线，李培伦亦抵达下关。稍作停
留，
由于工作，他当夜便去了古老的大理喜洲
镇，
与喜洲中学的有关人员对接事务。

王、魏、董三人则加紧备料，
 做足进佤山的准备，只待李培伦返回，
 便即刻启程。佤山的情景，
 已经不止一次浮现在他们的心头，
 他们既心生向往，又猜测着可能遇到的种种险难，
 甚至可能殒命佤山。但是，他们义无反顾——

七、董绍嘉的药物

大理下关的风群，吹拂着碧蓝的洱海，
 也席卷着城里的大街小巷。

动荡的时代，危险时刻就在身边，
 在下关，为了安全，
 董绍嘉将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
 留住在他的家里。这样，
 一来方便准备工作，二来可以交流，
 再来则安全有保障。

董绍嘉是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
 任职省防疫大队长。由于这一掩护和便利，
 前行佤山的三人队伍，有了药物保障。
 要知道，在那个久远的年代，
 药物就是生命。多少人因缺医少药，
 只能眼睁睁的等待生命的逝去。

路途之前的佤山，更是需要这些药物。

董绍嘉的药物，像一阵阵春风和细雨，
 给前行者带来了无限的滋润和温暖，
 使他们倍感安全和充满力量。

八、钱币的兑换

从昆明赶赴佤山，公路只到大理下关，
 便终止了它的延伸。钱币的使用，亦是如此，

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下关及其以上的大城市，流使用金元券，
 而以下的更小的地方，只能流通半开。

在董绍嘉的帮助下，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三人，

完成了钱币的兑换。这微薄的钱币，
 在饥困的年代，由三人想方设法凑得，
 它们微薄而不能持久，但哪怕只能支援着
 前进一步，

也是意义非凡。毕竟，从此开始，
 问题会排着队前来探访，而他们，
 能做的就是一片一点的克服，一页一页的
 翻阅。

九、找寻掩护的马帮

在历史的烟尘里，大理曾经书写过灿烂的
 篇章，
 相对于边缘的缅宁地区。这里，依然比较
 繁华，

这样，就吸引着，纷繁的马帮，
往来于两地之间，即便有大河阻隔，
即便有高山纵横，即便有瘴气萦绕，
即便有土匪、恶霸出没。

在乱世，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
如何选中一支安全的马帮，
之于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而言，极为
关键。
弄不好会暴露身份，导致没有开始的事业，
夭折于萌芽。凭借着经验和打探，
他们穿梭在马帮之中，
找寻和等待那支应该出现的队伍。

十、选中，丁家马帮

缅甸马锅头丁朝臣，跃进了李培伦的视野。
丁家马帮，常年往返大理、缅甸两地，有
良好的信誉，
也有充足的实力。李培伦、王维人、魏文
才的佤山之行，
有丁朝臣的庇佑，应该是稳固妥当的。
不过，人心隔肚皮。况且在那种命都可以，
朝不保夕的年代，小心和谨慎实属必须，
有时过分警惕也尤为必要。

李培伦的头脑灵活，又加之董绍嘉，
为他们准备了一些药物，便对丁家马帮坦
言，
此行佤山，是为了调查双江疫情，

并提供一些医疗帮助。丁朝臣走南闯北，
自然也不是一般人物。经过缜密的分析，
他选择对李培伦三人深信不疑。
当然，作为保命、续命的物资，丁朝臣对
李等人的药品，
自然特别关心和偏爱。若能结为朋友，
或许日后能够派上用场，世事一直在变化
之中，
谁又能说得准？就这样，李培伦三人的佤
山之行，
算是准备完毕，只待起身。

十一、两匹棕马

李培伦大病初愈，又从昆明长途奔波至下
关，
又忙前忙后准备佤山前行之事，加之漫漫
前路，
都得依靠脚步前行。即便资金短缺，
王维人、魏文才商量后，向丁朝臣马帮多
雇了一匹马。

两匹棕色的马。一匹用来托运行李和药品，
一匹给李培伦骑用。不过，李培伦自始至
终，
都没有爬上马的脊背，靠着坚韧的毅力，
徒步行走着每一寸路。

李培伦虽然从小生长在艰苦的环境，
但这样的奔波之苦，之前却也没有承受过，

况且重病之后，气虚体弱。或许是信念，
或许是对光明的渴望，激发了他的无限潜
力，
他那瘦弱的身体，时刻散发着坚毅的气息。

两匹棕马，三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
跟随着来回奔走的丁家马帮。起早贪黑，
克服重重困难，走在前进的路上。

十二、过澜沧江

奔腾的澜沧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南下，
一路汇聚众多支流。抵达云南临沧境内时，
已是壮阔之河。从下关出发，
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和丁家马帮，
必须跨越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江，所幸，
在江流之上，有摇曳而又坚定的青龙桥，
使他们可以淡定而又从容地迈步。

大河涛涛，水流激昂。站在江中之上的桥
梁，
李培伦忘却了一路艰辛的疲惫，他激情感
慨，
深深地为河山的壮丽所感染，
深深地澜沧江开山凿石的力量，所触动。
向南，持续向南，这条来自远古的河流，
最终去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

涓涓细流，纳百川之流，成为开阔之河，
抵达广袤无垠。沉思中的李培伦，

坚信他们此行的目的，也一定会以星火之
势，
烧遍佧山大地，给那些此刻深处黑暗的地
域，
带去无限的光明和温暖。

十三、漫长的路途

从下关起步，沿蒙化，经顺宁，过云县，
到缅宁，
前前后后，需要十多天时间。十天里，
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和丁家马帮，
一起风餐露宿。夜晚，有蚊虫飞舞，
也有猛兽出没。星光洒在黑色的天空里，
像一颗颗晶亮的宝石。行路者，黎明启程，
天黑驻脚。在路途中，走到哪里，便算哪里，
在路途中，有疲惫，也有喜悦。在夜里，
天空就是帐篷，大地就是床板。在驻足时，
简餐素菜。行路者，一起搭伙筑灶，一起
煮罗锅饭，
一起拴马、放马。丁家马帮的行走，声势
浩荡，
丁家马帮的声名远扬，一路行走，平安无
事。

十四、马帮的言辞

魏文才是土生土长的滇西南人，
李培伦家境穷苦，王维人相对好些，

但也在社会上磨砺、滚打了很久。
三人虽然年轻，却能处理好人情往来，
为人处世。路途中，三人主动帮忙，
马帮人员自是特别乐意，
不仅好言相待，而且讲述一些，
马帮生活的日常，以及缅宁地区，
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动乱的年代，
那些腐朽的统治者，无心无意无情为民，
只顾盘剥压榨、恐吓群众。黑暗中生长的人们，
有苦有怨有怒，而无处释放。只能低声忍气，
默默生活。奔走的马帮，
是吃苦耐劳的人群，既能隐忍，
又遇事能果断处理。这种精神，在行走中，
深深地鼓舞了三位革命者。他们跟随马帮
的行走，
前后有半个多月，不长也不短，
不仅锻炼了身体，更是磨炼了革命的意志。

十五、沿途，凋敝的村庄

山脉横亘在前方，河流大大小小，
交错纵横着拦在脚下。跟随着熟悉路途的
丁家马帮，
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三人，规避了很多艰难险阻。

行走的身体，流动的眼睛。所经之处，
有村庄散落在山间，有人群偶尔出没。

村庄凋敝不堪，不知道能用什么合适的语
词形容，
人群面黄肌肉，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情感，
去同情他们。

所见之后是所感，所感之后是所想，
所想之后是所行。李培伦陷入了无边的冥
想：

我们是时代孕育出来的革命者，
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让这些荒芜之象，
告别人间，让生活者富足、安乐。

十六、过顺宁，忆史观今

跨过碧绿的澜沧江，
就离顺宁城更近一步。现在的凤庆，
那时称之为顺宁，尚未划入临沧地界，
而是归属于大理。几百年前，
在瘴气横行，交通不便的明朝，
一位酷爱旅行之人——徐霞客，
造访了此地，并在梅姓人家住宿、饮茶，
写下了流传百年的佳话。这些远去的历史，
在李培伦进入顺宁时，
已经浩如尘埃，但他又冥冥之中感觉，
一切仍在眼前。李培伦过境顺宁时，
凤庆的红茶，已经名扬海外。
而那个创制滇红茶的冯绍裘，已经，
早就离开了此地。一片茶叶，和一个地域
的人，
紧密关联在一起。一路的行走，

和一路的调查，使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三人，
对边远之地，有了更为深刻、形象的认识，
作为行走者，他们的步伐，
此次不在此停留，他们要去的是，
更需要他们的阿佤山。不过，他们此次，
所留下的印痕，为几年后，
中国共产党在此发展党组织，
积淀了厚实的基础。

十七、破败的云县

1933年和1938年，云县爆发疟疾，
死伤无数，一个村一个村的凋敝。
1938年底到1942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
国民党当局，修建滇缅铁路，
又因滇西失守，而毁损铁路。各种困难，
降临在了这个边远的地域。即便几年以后，
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三人，进入云县时，
仍是村庄空无，惨像存留，阴森密布。
为了祖国，为了活下去，许多渴望活着的人，
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样的震撼，
如一声声巨雷，响彻李培伦的脑海，
他前所未有的感到，自己所做的事业，
是如何地伟大，如何地令人自豪，
他和他的战友，都心甘情愿，
为这个伟大的理想和信仰，而付出所有。

十八、横亘的羊头岩

绵延千里的横断山脉，
一直向南延伸，冲进了云县境内。
这些纵横的线条，
把怒江、澜沧江，永恒地分开了，
将它们的水流，
各自献给了印度洋和太平洋。

横断山脉南延在云县的出没处，
被人们命名为分水岭。地处云县城的后面，
它们仿佛高如云天，一方俯视着云县城，
一方向更远处的缅宁方向张望。
丁家马帮翻阅了山巅之后，是倾斜的下坡，
涉过四十八道水。来到了一个咽喉般的地带，
这便是缅宁人说的羊头岩。

羊头岩，山体陡峭，岩石巨大，
从缅宁城流出来的南汀河，在此急剧转弯，
加速流动。击打在岩石上的水流，
像是成百上千个哭泣的怨妇，
声音惊人魂魄。这是马帮回缅宁的，
最后一道天然屏障。过了此处，
才算一只脚跨进了缅宁城。

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三人入缅宁的时节，
属于秋季，这个时节的好处是，
雨水已经停止了一久，河水的威力，已经
大幅减轻。

再加上丁家马帮的轻车熟路，一行人，没有花费多少工夫，就成功渡过了，这个明在的，仿佛永远不会消失的难关。

十九、在缅宁，丁家

1948年10月初，跟随丁家马帮走了十多天后，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终于来到了缅宁城。

对于李、王而言，初来乍到，一切都感到，特别地新鲜和好奇。他们，在激动中，琢磨着，

缅宁的形势，也在考虑着，离开丁家马帮引路之后，

该作如何打算。一路走来，十余天相处，丁朝臣见三人形貌和善，为人谦卑，又考虑到他们是外来人员，在外投宿，恐有安全隐患。于是，热情邀约，将他们留宿丁家。

三人正愁无处安身，便欣然应允，在丁家，停留了三天，空闲时，他们走街串巷，

尽可能地多查看和了解一些民情，而丁家也是关怀备至，无论走到哪里，都安排专人，耐心陪伴，细心指引。

二十、丁家解难

行至缅宁，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三人

的旅费，

用完散尽，而前去佘山之路，还有好几日的路程。

聪明机智而又善解人意的丁朝臣，看出了，这个已经表露出来的隐情，便慷慨解难，拿出了半开30元，借给他们，并且附言，何时遇见、何时方便，又再归还，不着急于一时一刻。三天的停留，三人觉得，

一是耽搁时间太久，一是感觉给丁家添加太多麻烦，

便提出辞行，欲往双江方向赶去。

丁朝臣行走江湖半生，为人仗义，临行时，安排了一匹骡马，驮运三人的行李，并叮嘱一个侄子，将他们送到双江之后，再返回缅宁，确保他们的行走安全。在纷乱的世界，

丁家的这份情谊，实属难能可贵，三人深为感动，并一直铭记于心。

二十一、泰恒之憩

由缅宁去双江，博尚是必经之地。当时，博尚还没有博文尚武的美誉，沿用着旧名泰恒镇。

这里，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往来商贾，多聚集于此交易，换取货物，或者驻扎安歇整顿。

泰恒镇，距离双江不远，

魏文才的两个侄子魏学顺、魏学龙，便选择泰恒中学就读。外出归来，又是途经之地，看望亲人、侄儿，便是理所当然。

而这一次，魏文才的回归，与以往不同，他带着神圣的任务。因此，看望除了嘘寒问暖，还特别询问了，在双江的二哥魏文贵和二嫂的近况，以及二嫂兄长浦世民的意识形态。

得知一切正常之后，才告别了两个孩子，放心地向双江走去。脚步快了，佤山近了，他们终于要到达，党组织指定安排的革命武装区域。

二十二、留居圈控

博尚山高，天凉。双江低矮，天热。从博尚前去双江，走的是下坡路，才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到达了双江德胜乡的圈控。

既然双江二哥魏文贵家情况正常，既然嫂兄浦世民的情况也没有异常，魏文才决定，带着李培伦和王维人，在双江停留几日，之后再盘算，接下来的相关事宜。

来到魏文才的老家，李培伦和王维人，

就听从他的安排。原来，魏文才在外求学，不仅自己追求思想进步，也渴望家人，有更为广阔的想法，经常把进步书籍，通过各种途径寄给魏文贵和浦世民。

耳濡以目染，深思出睿智，魏文贵和浦世民，对时局有了深刻的了解，对现实有了入里的洞悉。然而，革命之举，事关重大，李培伦等三人，不敢有任何麻痹大意，必须眼观为实，辨析为证。

二十三、谋职教员，未成

从昆明出发时，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安排，在双江、沧源组织革命武装，开辟根据地。按照安排，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三人，可择双江，可择沧源，作为革命星火的最初燃放点。毕竟，这两个地块，已经山水相连，道路互通，近在咫尺。

1948年10月底，李培伦等三人，顺利抵达双江德胜乡的圈控，他们在此停留下来，居住在魏文才的二哥家；他们寻求机会，以图在此开启革命工作篇章。在遥远的双江，

虽说国民党控制的力量薄弱，
但是形势却异常复杂，各种力量交织，
如若暴露，随时可能有结束生命的危险。

在遥远的佤山，群众生活落后，
教育更是贫乏，李培伦与魏文才、王维人
合计，
试图在双江圈控找一个小学，担任教员，
以掩饰革命工作的身份。不料，时间已入
10月，
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结果未成，
只好作罢。只好先做社会调查，再另谋出
路。

二十四、双江开明人士——浦世民

1. 情怀与视野

奔腾的澜沧江和蜿蜒的小黑江，
在峡谷穿行中相遇。一个名为双江的地方，
于是，在中国地图上诞生。

1914年，浦世民出生在双江一个地主家庭，
家境优渥，7岁读私塾，14岁读高小，
17岁由国民党县政府保送，就读省立边地
师范。

师范肄业后，浦世民回到双江老家，
当小学校长，恢复经营倒闭的铁厂，
组织民工到保山龙陵，修筑抗战公路；
修筑滇缅铁路，捐款滇缅公路。

在双江，在缅宁，浦世民属为数不多的，
有知识、有视野、有格局的社会精英，
他阅历丰富，热爱祖国，关怀底层群众。

2. 责任与担当

浦世民有腿疾。1940年曾一度不能行动，
1941年至1942年，浦在家中安养。
1943年，腿病稍愈，因双江常发土匪抢劫，
被委任为三个乡的民团指挥，负责维护治
安。

动荡年代，生活穷困，盗匪猖獗，
浦世民组织殷实人家买枪自卫，
先后法办景谷土匪罗哈四，
歼灭南美匪首刀老大、刀老八，
消除那来土匪李从发。社会安定得到保障，
浦世民得到乡民普遍赞扬。

澜沧江和小黑江的浩荡江流，
在日夜流淌中，养育着两岸的人民。
双江的开明人士浦世民，
出生于此，成长于此，受泽于此，
回馈于此。

二十五、访浦世民

在圈控，借由浦世民为魏文才嫂兄之亲，
李培伦、王维人、魏文才三人，找了几次
合适的时机，
接触到了这位时任双江县参议会副议长的

重要人物，
几次交谈，深感浦世民关心时局，
对国民党官吏的贪污腐化，深感不满。

浦的年轻有为，思想进步，洞察时事于胸
中，
分析事物于客观，使李培伦等三人，忐忑
的心，
有了稍微地轻松。浦世民之思想开明，
一方面，源于自身的学识修养，
以及拥有外出求学的经历，见多识广；
一方面，得益于魏文才的帮助和引领，
他想方设法，从昆明寄大量进步书刊至双
江。

环视当下社会环境，再看未来的前途和命
运，
浦世民深感破败的社会，需要先进的力量
指引，
需要摆脱这种萧瑟的、落后的局面，
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光明，个人才有幸福。

几次拜访，几次交谈，李培伦等三人，
确信浦世民识大体，明大理，顾大局，
是可团结、可共事的地方实力人物。在微
光之中，
李培伦等三人，看见了开辟佘山革命根据
地的，
灿烂未来。在圈控，革命的种子，
已然被悄悄地种下。

二十六、在圈控，访民众

在圈控居住的日子里，在魏文才的安排下，
李培伦接触了很多浦世民以外的人。
他们有小学教员，有魏文才的同学，
也有周围的群众。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他们的命是小命，不知道何时会殒命，
他们的人是苦人，担负着繁重的劳动，
剥削与恐吓来自方方面面，他们付出所有
努力，
也只能艰难地活着。他们渴望社会安定，
他们渴望谋求赖以生存的职业。

在圈控，李培伦等三人，走访了大量的人，
做了大量的调查。他们明显地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民众的胸中蓄积，
渴望爆发，渴望得到引导，渴望摆脱贫困
和欺压，
但他们也感觉到，若从下面开始，
发动斗争的可能性，仍然有限。毕竟，祖
国的边地，
和内地情形，天差地别。在圈控，
三个人暂时没有找到，从事的活计；三个
人，
分析了调查的结果。同时，总结了旅途中的
言行，
罗列了所需注意的事项。

二十七、佤山的核心之地——岩帅

双江圈控的整体形势，向好。李培伦认为，既然在双江暂时没有找到掩护身份的职业，
不如索性进入佤山核心地——沧源岩帅，
谋求新的活计
以此，撕开革命的口子。

在岩帅，有魏文才的大哥魏文成驻扎，
而且是佤族上层人士田兴武、田兴文的核
心智囊，
深得田氏兄弟的信赖和赏识。如若，
能从这个角度突破，那在佤山建立革命武
装，
必定会事半功倍。

况且，双江拥有良好的基础。如若，
岩帅革命之事顺利，便能使双江、沧源两
地，
连接到一起。那么，爆发的力量，就会成
倍增强。
对李培伦的分析，魏文才、王维人二人，
深为赞同。于是，三人决计前往岩帅。
由魏文才负责引领和外围，在佤山开启革
命新篇。

二十八、流淌的小黑江

流淌的小黑江，穿过了无数的历史岁月，

在一个宁静而又不同以往的早晨，
迎来了三个人。他们年轻力壮，而又富有
激情，
他们的脚步，一个人紧跟着另一个人——

这是，1948年11月里的一天，
李培伦、魏文才、王维人告别了双江圈控，
以经商、找事做为名，来到小黑江畔，
他们，将越过这条双江、沧源的分割线，
向佤山的核心地——岩帅，挺进。

绿色的江流，拍打着宽阔的两岸，
来往于此的人流，量少而稀疏。
李培伦等三人的跨界而行，是被警戒的，
是引人注目的。幸好魏文才多年生活在边
地，
游走在佤山，才顺利地通过了关卡。

千年的山河不变，更替的是，
昙花一现的人间过客。从时光里走来，
出现在时光里的小黑江，
在不紧不慢地流淌，看见了，
最初的革命队伍的样子，
见证了，佤山的旧有制度的埋葬者。

二十九、行走，在岩帅的大地

满眼是高山，双脚踩着大地。大地高高隆
起，
仿佛要把自己伸进蓝天。李培伦、王维人、

魏文才三人，
迈着矫健的步伐，向佤族部落前进。这陌生的感觉，
仿佛使人置身在一个异乡的世界。而这个
世界，
李培伦、王维人二人，之前从未见过。幸
有魏文才引领，
才始终轻车熟路。树木是新鲜的，
天空是新鲜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只有一个部分，
让他们感到无比沉重——这里的生产特别
落后，
这里的人们，生活特别艰苦，充满着无数的未知数，
他们渴望着安宁和太平，也梦想着丰衣足食。

三十、播种梦想的地方

眼前所见，双耳所闻，深深地触及着，
李培伦、王维人和魏文才。他们，
彼此间靠得很近；他们，亲密无间。
他们，深深地感到，岩帅是最好的，
播种梦想的地方，这种感觉，比之前预想的，
更新鲜、更贴切。

开阔的天空里，浮动着洁白的云彩，
广袤的山野，披着翠绿衣裳。
三人站在高山之上凸起的山包，眺望远处，

参差的佤山部落，映入他们的眼帘，
他们，若有所思，又满怀热情，
他们，看见了梦的升起和灿烂。

经过长途跋涉，三人终于抵达，
他们即将投身战斗的地方，
佤山的核心地带——沧源岩帅。
璀璨的篇章，在腹中酝酿了很久，
终于将被发表在深厚的大地，
为世人之目所共读。

（未完待续）

咏唱辞

/ 李德旺

一座大山上种植着一种文明
 这种文明 叫做生态
 一座大山上 珍藏着一种和谐
 这种和谐 叫做自然
 一座大自然的后花园
 一座秘境里的人间福地
 枫林、树木、鸟兽和风
 在树枝上摇动着岁月的铜铃
 在古老的绿色宝典中写诗
 镌刻着时间的年轮 几百年 又 几千年
 在万丈岩 在悬崖绝壁之上 太阳
 用几十万匹骏马 几十万道金索
 重新布置一场大自然洁白的盛宴
 把时间奔跑成优雅的琴声 奔跑成日月江河
 河
 用高贵培育花朵 培育一方天籁般地幽静
 和辽阔
 百灵鸟用它的鸣叫擦拭蓝天
 蚂蚁们用它的辛劳积攒绿色
 杂草们用它的绿色为春天埋下伏笔
 蝴蝶们用它的舞蹈点亮春天
 而人们，用一颗绿色之心侍奉春天

 春天如约而至
 那绿色的宝库

那漫无边际的绿 因为你 变得更加宽厚和
 仁慈
 一群蝴蝶在你面前跳舞
 一棵古树在风中朗诵经书
 一方山水 那几十座山峰安然寂静
 那是大自然的寂静，
 时光被酿成一壶壶老酒 那流淌着的 陈
 年佳酿
 流水把青山 清洗得干净透明 如你之心
 流水 始终向着土地低处流淌的流水
 大地上那些隐形的 穴位 和血脉
 在每一滴晶莹剔透的时间里 奔跑成
 大地的脉搏 奔跑成一缕缕永不熄灭的
 人间烟火 情感 从那流淌的缺口中涌出
 而后 青山 把石头上的流水 濡养成
 绿色的宝石 如你之心 太阳神的
 另一面镜子 一种图腾 渐渐止于至善
 流水濡养着流水 青山解释成青山
 杂草 是春天枝头上的 一根根灯芯
 时间秘境里美丽的皱褶
 夕阳 把鸟群换回它们郁郁葱葱的家园
 小松鼠 在树枝间探出头颅
 野猪们 在山梁上觅食
 一只老虎的脚印 再次被阳光确认
 古树下面 那地下之河涌动
 那古老的根系江河一样绵延
 青山呈现出那星河般辽阔的光辉
 那是一簇簇小草撑起来的宏大的世界
 “时间永远分岔，涌向无数的将来”
 但每一条道路 都是葱葱郁郁的辽阔
 每一座山峰 都是万物和谐共生的王国

在石头的镜面上 是我们高贵的蓝天
 是那大海般辽阔的蓝天
 而这春天里怒放的花朵
 是守林人那眼睛里绽放出来的一簇簇光亮
 是每一个旅行者心灵里弹奏出来的合唱曲
 是一棵小草对另一棵小草的深深敬畏
 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真诚允诺
 而我 因为爱 因为满心的宽厚和仁慈
 也变成了一座站立着的春天
 变成一株乔木 一棵藤草 一个绿色的符号
 变成 火红的木棉树上刚刚被时光点燃的

火种

一丘绿色 正在风中抓紧时间运送经书
 一支长柳 借用十里春风
 也在纷纷咏叹 这风物山河之美
 万丈岩悬崖绝壁之上 猴子们
 纷纷驾临 在时间中度过它们的一天
 大小雪山的 雪峰之上
 雄鹰 和小草 君临于高处
 用寒冷的衣裙 用微弱的呼吸
 养育着一个庞大的家族
 滋养着一个宏大的世界
 那么 雪山上的雄鹰 俯视着
 小草和树林们 那辽阔的江山
 今天 我生命中平凡的一天
 我偷偷误入了这大自然的深处
 误入 这人间的仙境！
 观万物之寂静，看世界之渺远
 在人类文明的泥土之中
 这漫山遍野的绿
 也纷纷呈现出 它们各自不同的风貌

万丈岩大瀑布

几十道山梁 已安然入睡
 而一路而来的 涓涓细流
 ——那宗教一样的洁白
 却在争相效仿 一座山的水流仿佛膜拜
 一群时光素白的少女
 在完成一次生命凤凰涅槃般的奔腾
 一场气势恢宏的悲壮剧

无数次的回望，就为了
 这最后义无反顾的决绝。
 在万丈岩 每一滴水
 都跌落成一段时光的绝响

那绽放着的石头上的花朵
 也如我身体内部那古老而幽暗的河流
 我身体里的 万丈岩大瀑布
 自己内心里一处伟大的风景！

农历8月15，于归家途中

那是清晨
 一只蝴蝶刚刚被梦吵醒。
 一场大雨刚刚拔腿而去。
 那是秋天的一瞬，
 年轻的公路上滚动着调皮的露水。
 一片片玉米地，一排排核桃树，

它们深深地插入土地，就像农历深处的那
只笔。
那滋养岁月的露水。

道路弯曲又绕回了往日。
一头老水牛像一尊岁月的雕像，
从年深日久的浓雾里出来。

为着这年轻的一天，太阳也早早就开始动
身。
一如公路上面的这群乌鸦，它们
从天空俯冲而下。
接近露水、玉米和百草。一时之间
它们身上的羽毛，被阳光、时间和空气
一一化解。于是
公路上面，露水铸造了另一尊岁月的佛像。

而我，却用回忆，用一壶老酒一样的甘淳。
消受和享用着今天这美好的清晨，以及多
少年后
那些遥远的时辰。

土佛山上的春天

被太阳照亮的山谷
被绿叶描绘的山谷
松树们手持着古老的薪火
布谷鸟一声接一声的音节里
奔腾着父亲的骨血奔腾着母亲的热泪
甘蔗地年复一年地钟情于那一把镰刀上的

勤劳

布朗族少女们眼睛里闪烁着一盏古老的月
光

土地 梯田 陡峭不平的山谷 绿叶
鸟鸣 白露花 古茶树 松涛
一缕缕穿越时间的南风 以及 奔跑的蚂
蚁

黑脸庞的昆虫 用时光编织春天 它们
交出血液和肉体 交出粮食和思想
交出荔枝和芒果枝头上的朵朵芬芳
而村寨深处 一树树梨花 却交出世界的
白

一朵朵 毫无杂念的白
它们 把日子重新归还给了日子
把春天重新归还给了春天
茫茫原野之上 时间重新打开
一缕泥土的芳菲
打开一场日子的庄严 和寂静之美

山岗之上 仍然是一把黄土编织的歌谣
是残垣断壁上剩余的人间烟火
夕阳之下，簇簇青草
用母亲的眼泪请出
历代的英雄好汉 和曾经走丢了
一个又一个古老的王朝
而今天，高天之上，云卷云舒
天地之间，众鸟和鸣
日子和江山，在春光中静谧。
生活之水，一朵朵柴火上的神话。
一场时光领地上的盛宴。
纷纷打开，一缕缕古老的光。

过耿马帖

花草树木在大街上次第展开
一棵树 因为头顶上的花冠
以至于忽略了自己 也省略了
头顶上那片温润和辽阔的蓝天
小草们历来习惯 在地上静静地敞开
一部庞大的世界 潇潇雨歇
草木空余的角落 白云和羊群刚刚走远
现在进入了 广场舞兴盛的年代
傍晚的阳光 还在山坡上布施
白马却静卧在自己的精神图谱之上
被时间无限制的缩小
吃过晚饭 我在寺庙和花朵草木之间
往返 在傣族舞和秋天的茫茫田野间
往返 用一只蚂蚁的重量
悄悄地重复 时光漫长的一瞬

孤独辞

此刻，比我还要孤独的，是卡车上
即将奔赴远方的那一群山羊。

是你的脸上
那一行温热的泪水。

此刻，一只蜘蛛，披着袈裟
爬行在自己的悬崖绝壁之上。

此刻，孤独如一个人
端坐在自己的生命深处。如一行诗。
即将擦亮黎明，擦亮心底里的
爱和希望。

棠梨山的山顶之上

小蜜蜂匆匆忙忙，在这里
演绎着人间的悲欢。

古老的树枝，永远
也没有拒绝，那来年的春色。

那么多的阳光，
透明、温暖
它们计划着
把来年的春天装扮一新。

好多好多的小草，翻山越岭
一步一个脚印的紧跟了上来。
每一片草叶，都深藏着
一颗辽阔的菩提之心。

德党河上的流水

德党河上的流水
山谷中的流水，
那平静的流水呀，
流淌着一段慢条斯理的时光。

那平静的流水，着迷于
两岸的湖光山色，着迷于
山野上泼过来的，十里桃花。

于是，一滴滴河水。
抓住岸边的一朵小花。
借此，安家落户。
繁衍生息。

时间一晃，便又是千年，
一滴水也渐渐
长大成了海的样子。

月亮地里

那一瞬间，一只夜鸟
哑然飞过，瞬间
遁入黑色的苍茫。
就像我们转瞬即逝的童年。

辽阔的稻田，寂静的田野
只留下父亲的锄草声声，其实父亲
早已在月亮地里，累死了多年。
只因为，凭借第二天的黎明之光，
他又重新
活了过来。

月亮地里，留下若隐若现的童年。
留下，那份古老而又甜蜜的温馨。
爷爷起初用过的那把锄头，父亲

又用双手经营了一生。
这些，似乎都一一驻进了
我的肉体 and 灵魂深处。
驻进了，一个人月光之中。

链子桥

古道上一处小小的驿站
到处披着赶马人古老的阳光
如今是永德、施甸、昌宁三县的交界地
一条时间之河藏在岁月深处
细沙从河岸上裸露出来
河水和桥像一位时光的朗读者
一起默读着古老的时光
又独自经历过时间的惊涛骇浪
一环环铁链也如时间中的老者
在影影绰绰的光影里
吐露了他满心的孤寂和苍凉
而日子里阳光铺面 热气袭来
新建造的长亭、小屋、客栈

和对面，那日子的悬崖绝壁之上
荒草中泼洒下来一缕缕月光
山顶上那些庄家人种植下的民谣
也如今天 这阳光的小棉被
一层层叠加 惹得
小楼里做烧烤生意的伙计
挥汗如雨 却把时间的全部苍老
积攒在一脸的微笑中

清晨：在广允缅寺

清晨：在广允缅寺，
光从四处闯入
周围民居 热闹集市
公鸡和狗 也一起
参与这次 时光的合唱
而广允缅寺，像一位前世的老人
我行我素 用日日夜夜的光阴
在此苦苦修行
头顶上闪耀着古老的灯笼
把时间的阴影 一一打开
一只壁虎 迷失于
雕梁画栋的手艺
曼陀罗花 在很小很小的一角
伸展着自己古老的绿
寂静，这古老时间里的寂静
我需要用几代人的肉身 才会
参悟到这世间的辽远 和寂静

或许，这清晨
也只是一个幻象
对于时间 对于你我
我们只是匆匆来过

木棉花的故乡

/ 许灵锋

独爱木棉花

进入春天的季节
木棉花开了
开得那么美丽动人
木棉花将春天点亮
花开如海
独爱木棉花
那红遍蓝天的美丽

前世的修行
只为花开的这一天
来到树下 抚摸树干
高远的花朵那么安静
木棉花的语言
就是珍惜身边的人

想起木棉花开的春天
在树下我们认识了彼此
爱犹如木棉花那样
无需世人的关注
前世的修行换来今生的相遇
而距离却越来越远
只想变做木棉花
做成一个枕头

那距离只有零米

今年的木棉花
开得那么鲜艳
在花丛中独秀飞舞
无需世人的点赞
我愿变成花朵为枕头
与你零距离相处到老

木棉花开了

无意中在朋友圈里看到
家乡那棵木棉花开了
开得那么美丽 安静 无人打扰
家乡人从树下经过 有意无意都要看看
木棉花开的样子 引来蜜蜂蝴蝶嬉戏

看到熟悉的木棉花 想起儿时的记忆
每次去北门外的大平掌地干活计
除草 施肥 锄地 放牛 拿野菜
砍柴 挑肥 找牛草 砍甘蔗
每次都要经过木棉树下 看看有没有变化
何时开花结果 发芽发叶
在朋友圈里 再次看到熟悉的影子
儿时的记忆犹新

木棉树下 有甘蔗地 玉米地 还有茶叶
在木棉树的庇佑下 庄稼长得很好
油菜 龙竹长得不错
木棉树的周围还有石头 毛草

每当春天来临 木棉花安静地开放

多想用你的花朵做个枕头
与你零距离的相处 没有矛盾
和谐共生一辈子
多想来到树下 只为花开的一天
前世的修行 只为遇见你
木棉花的语言 就是珍惜身边人
蓝天白云下 长成一棵不倒的树

今年的木棉花那么鲜艳
一眼就醉了
多想在花丛飞舞 忘记所有的烦恼

木棉花的故乡

我生长在木棉花开的故乡营盘
今年假期回家 无意中看到木棉花开了
路边的木棉花 开得那么美丽安静

朵朵开 朵朵艳 朵朵美
引来蜜蜂蝴蝶嬉戏
木棉花开得那么美丽
过路人没有抬头看一眼 过了就过了
把木棉花甩在后面

在外漂泊二十多年 父母一年比一年
不再有精神了 而我回家看望的时间
怎么都挤不出多少 我的心远离家乡
是多么可怕的事呀

这些年的时间哪去了啊

木棉花被车子远远的甩在后面
依然安静的开放着 没有损失啥
而我却损失了许多亲情 甚至其他

渐渐地 木棉花被我甩在后面
一路的木棉花开得那么美丽
不知道每个人的内心如何想
它的花语就是珍惜身边的人
它为所有人做嫁衣 成全了所有人的美梦

渐渐地 我远离了家乡
木棉花永远地被我甩在后面
直到今日才明白 远离家乡是多么可怕的事
你失去的就无法追回
哪怕只是一个微笑 连正视一眼都很难求到

木棉花开的春天

想起木棉花开的春天
你我相识
是那么的不经意之间
在那树下了解了彼此

木棉花没有绿叶的衬托
开得那么温馨和谐
保持着敦厚的本性

就好像我们的爱一样

在木棉花开的季节
我等你来
前世的修行
只为花开的这一天
我要用花朵
为你做一个枕头
只为百年共枕眠

今年的木棉花
楚楚动人
簇簇红棉
尽情飞舞浪漫
在花丛中微笑
在空旷的山野里
无需世人的点赞
只为守候
那前世修来的姻缘

七月颂歌

/ 周祖平

把铜鼓敲响
把芦笙吹响
把三步弦跳起来
把歌声唱响
把节日的盛装穿起来
唱醉河 舞醉山
颂歌献给中国共产党
献给党的 100 华诞

1

1921 年 7 月，历史记住了这一月
记住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
记住了浙江嘉兴南湖上的那艘红船
这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像光芒四射的灯塔
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28 年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伟人毛泽东宏亮的湘音在天安门城楼久久
回荡在世界历史舞台久久回荡

2

1949 年到 1978 年 12 月
 党领导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
 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探索
 三十年风雨兼程 三十年争创辉煌
 有鲜花和掌声 也有荆棘和苦难
 尽管道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却一直向前向前
 1978 年 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从“文化大革命”灾难中摆脱
 成功地走出一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春天的故事》在神州大地唱响

3

唱响《春天的故事》
 党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
 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
 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00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证明：
 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
 正确的党
 江水滔滔，奔流不息，百折不回，
 终归大海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4

彩云之南 大山皱褶之中
 东山麓 盘龙河畔
 名叫东山村 的彝寨 我的故乡

沐浴着七月的祥光
 让自豪和欣喜自然流淌

烫金的 100 个七月耀眼而过
 一次比一次辉煌灿烂
 因了七月祥光的感召
 彝家山寨冲破乌云的笼罩
 砸碎铁锁链 把自由平等
 和平民主的旗帜高扬
 因了七月祥光的普照
 彝山天不老地不荒
 老鹰自由翱翔 哨悠远嘹亮
 特磨古道欢畅 铁锤和镰刀
 在彝寨的山山岭岭熠熠上闪光
 三七花绚丽 八宝米飘香……
 回首坎坷崎岖却光灿灿的历程
 仰望喜洋洋的太阳素莹莹的月亮
 彝家儿女把心贴得紧紧
 把木棉花般火红的日子攥得紧紧

七月 沐浴着祥光的彝家山寨
 铜鼓震天 山歌洪亮
 三步弦跳得山响
 舞醉河唱醉山
 颂歌献给党的 100 华诞
 献给一个崭新的开端

100 年，走向辉煌 （组诗）

/ 苏 然

从树德里 3 号出发

他们是漫漫长夜赶路的人
他们是手擎火炬胸怀天下的人
他们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来到树德里 3 号
在老上海的法租界
点燃圣火
还在漫漫黑夜睡着的
中华大地
革命火种开始燃烧

燃烧

50 多名党员 13 名代表
就顺利完成了
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只有 50 多名同志的党
它的足迹还没有遍布神州
它的身影只印在了
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北京、广州
等最早醒来的城市
但它却是一个强大的党
它要实行社会革命
它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

它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它要消灭阶级区分
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在党的纲领里熠熠生辉

树德里 3 号

圣火燃起
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它们在马列主义的行动指引下
勇抛头颅甘洒热血
满怀信心昂扬向上
用 100 年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
谱写了中国革命的不朽诗篇

南湖红船扬梦帆

100 年漫漫征程，嘉兴南湖
那条红船上的火炬
点燃百年中国梦的风帆
美好的愿望，不懈的追求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所有承载中华儿女的美好梦想
都从南湖红船扬帆起航
驶向长城内外
驶向大江南北
驶进中国革命的滚滚浪潮
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
一代代南湖红船的伟大舵手
以中华大业为己任
为亿万人民谋幸福

在泱泱华夏撒播富强文明的种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掌声为改革开放拍响
 十八大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未来方向
 100 年的探索路上
 嘉兴南湖那叶红遍中华的小舟
 凝聚了炎黄子孙的厚望
 大地鲜花翠柏
 人间安乐吉祥
 南湖红船，100 年征航
 洗礼出了一个崭新的社会
 沐浴着党的红色光芒
 我们将在新的时代
 继续扬帆起航

感念那些红色命名

群山缄默，江河奔流
 100 年历史风云翻飞漫卷
 100 年岁月沧桑风雨轮回
 我们虔诚感念
 那些红色命名
 多么刻骨铭心
 星星之火
 点燃中国革命
 红红火焰照亮的
 红色命名
 席卷大江南北的燎原之势
 让记忆沸腾

让山河凝重
 让我蕴藏了 100 年的陈词
 复苏

传播革命真理的《红旗》
 浇灌革命土壤的“红旗渠”
 会堂是“红旗会堂”
 剧院是“东方红影剧院”
 连队是“红旗民兵连”
 更有忠诚可鉴的“红旗公社”
 “红旗大队”“红旗生产队”
 有多少红色命名
 举着镰刀斧头的母亲
 用无数鲜血和生命
 播种了多少革命种子
 希望之光和理想信念

100 年的凝重步伐
 踏出新时代的美好希冀
 感念那些时代镌刻下的红色命名
 我只有沿着党指引的光辉路线
 聆听时代强音
 践行科学发展
 让澎湃的热血
 在红色的记忆里奔涌

七·一放歌

——献给党的 100 周年华诞

春潮涌动，南湖游船上孕育
诞生的中国共产党
在黑暗中指引革命航向
听党指挥，服务人民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
在血雨腥风的南昌
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开创党领导人民军队挺进
巍巍井冈，坚定的方向
星星之火，八角楼上
蔓延成燎原之势
万里长征历经求索
党啊，您意志如钢
您坚挺脊梁，抗日硝烟
华夏儿女赴汤蹈火
内战喧嚣，您用小米加步枪
书写传奇，百年屈辱的抗争史
您用新政权一扫阴霾誓保国家富强
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旧貌换新颜
五星红旗在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上高扬
打开的国门，翻腾改革浪潮
从循序渐进开始
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改革开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100 年探索，100 年实践
100 年奋争
祖国丰盈了，四化建设蒸蒸日上
祖国富强了，国泰民安气象万千

百年奥运梦圆，莫言摘取诺冠
蛟龙入海掀浪，神十飞天翱翔
所有业绩都功归于党呵
赫赫功勋令人仰望

翻阅井冈山

南风屏下，井冈山是一部翻开的诗篇
五溪曲水、红根深植
茨坪闻名的五大哨口
还叠印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
貌
在瑰丽红日和烂漫杜鹃中
昭示不朽的井冈山精神
不屈的抗争，艰苦的实践
摸索出的正确道路
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红色铁流融汇，井冈精神焕发
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管武装的基本原则
血肉相连的干群关系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成就了井冈山精神的精髓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动准则
是人民解放军的铿锵誓言
一幅幅鲜活的革命人文景观
一部部感人的山水画卷传说
我在飞瀑碧潭前驻足
思绪早已烙进中国革命的火红史册

黄洋界的隆隆炮声
还在记忆的耳畔依稀回荡
呵，井冈山
呵，摇篮
中国革命的襁褓
孕育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扎根群众，奋发图强
一直走到今天，一直走到天明

100 年，走向辉煌

100 年，走向辉煌，我们向山岗、田野问
好
100 年，走向辉煌，我们向长江、黄河问
好

山川辉煌、大地辉煌，我们向啼叫的鸟儿
问好
遇到早起的环卫或加班的师傅，我们要向
他们鞠上一躬

沿着既定轨道，你的记事簿里
将写满觉醒、抗争、奋斗和收获
100 年，走向辉煌的路
你看天空中神鹰翱翔
看深海里蛟龙远航

那些关于北斗系统、天问一号
新载人飞船、嫦娥玉兔鹊桥
以及长征五号到十一号的消息

听到了你就原原本本的记着吧
这些都是我们在纪念建党 100 周年之际
寄给古人，寄给来者，寄给祖国母亲的骄
傲
沐浴着七月的祥光
让自豪和欣喜自然流淌

一棵竹子不成棚

/ 伊蒙红木



剧情梗概

杰康是先天性下肢残疾人，是竹木手工艺品制作艺人，他心地善良，有爱心，一直帮助残疾人推销作品，鼓励残疾人自力更生，具有不服输，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因为要治疗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妻子，他深思熟虑后毅然接手大宗竹雕手工艺品生意，与一群残疾人像竹棚一样团结，一起制作工艺品，同奔致富路。剧本展现一群残疾人积极生活，热爱生活，不断创造美好的人生态度。

人物

杰康：（男，35岁，下肢先天性残疾，走路一瘸一拐）

叶美：（杰康的妻子）

皮卡车司机：（男）

那木大叔和两个村民（男）

达嘎：（驼背老年男子）

依香：（下肢残疾女子）

尼桑：（男，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走路一颠一跛）

其他听课的残疾人：（男女都有）

李老师：（授课男教师）

广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男）

女医生：

叶美的妈妈

中年城管员：（男）

工具店老板：（男）

尼桑的妈妈

坐轮椅的中年男子

独臂年轻男子

聋哑女子

第一场：（沧源县班洪乡芒库村一带）竹林 日

远景：佤山层峦叠嶂，竹林苍翠。

特写：巨龙竹棚。竹子密密地紧挨着生长，竹干粗壮。

杰康、司机与那木大叔和两个村民站在巨龙竹棚下。

杰康一手扶在竹干上，一手（满心欢喜地）敲击竹干：好竹，好竹。那木大叔，一棚砍一两棵老透的，嫩的不要砍，不能把一棚竹子砍光头，要让无论什么时候看过去还是一棚棚竹子。

那木大叔：好的，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杰康：砍好够一车打电话给我，车子下来拉。

那木大叔（一脸笑容）：可以，可以，过两天我们就砍。

杰康又伏下身体拍拍巨龙竹根：好材料！

一旁的那木大叔和两个村民绽开笑脸露出白白的牙齿。

杰康在司机的帮扶下（一瘸一拐地）离开竹棚。

第二场：竹林边车路上 日

路边停着一辆绿色皮卡车。

司机拉开皮卡车副驾驶室车门，杰康借力于副驾驶室座位引身爬到车里坐在副驾驶室座位上。

司机坐到驾驶室，发动车辆，车子往前驶去，司机播放佤语版歌曲《一棵竹子不成棚》（一棵竹子不成棚，两三棵竹子才成棚，嘿呀嘛嘿呀嘛嘿……）

竹林深处飞出片名：一棵竹子不成棚。

第三场：乡村街市一角 日

街市一角，驼背老年男子达嘎、坐轮椅的中年男子、独臂年轻男子在守候着他们的竹制工艺品（有精雕竹根、竹编提篮、竹编果盘、竹编茶盘等）。

绿色皮卡车驶过来停在街角边。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望向皮卡车。

杰康（一瘸一瘸地）向他们走来，笑容立刻在三个残疾人的脸上绽开。

杰康（微笑）：你们好啊，今天准备的作品真不少。

达嘎（很兴奋）：杰康，每个街天，就等你来来了，你一来我们的货物就不用守着卖了。

杰康拿起一只茶盘翻来覆去地端详：这茶盘要是再编得精细些就更好。

杰康放回茶盘，又端起雕刻牛头的竹根欣赏：不错，有进步。

杰康放下竹根，点数工艺品：竹雕 12 件、茶盘 30 个、提篮 26 只。

杰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计算价格。

杰康把手机放回上衣口袋，从另一只上衣口袋拿出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数了数，不够数目，又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两张加上，把钱交到驼背老年男子达嘎手中：达嘎，按你们的作品分发。

司机把作品搬到皮卡车上。

杰康：你们多做几样，多做多得，上天不会让你们饿肚子。

杰康上车，与三个残疾人挥手告别。

皮卡车离开。

第四场：阿佻竹木加工手工艺品店内 日

杰康与叶美一起把从残疾人手中收购的工艺品摆到货架上。

叶美：这些高价收购的工艺品不一定卖得高价，甚至卖价还低于收购价呢。

杰康：主要是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是他们卖不出工艺品怎么讨生活呢？差价部分，我们努力做好自己的工艺品给它找回来。

叶美：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容易了，你呀，就是老好人一个！

杰康（微笑）：时间也不早了，你身体不好，我们早回去。

第五场：杰康家院内 黄昏

院子一角放着些成品半成品的竹制手工艺品。

杰康和叶美围着小木头茶几坐着。

杰康面前放着一杯茶，茶杯旁是杰康的手机。

叶美在喝中药。

杰康：中药不好喝，我给你拿块糖。

叶美把药碗放下：不用，你喝茶，我不怕中药难喝。

茶杯旁的手机响起，杰康拿起手机接听。

画外音（电话传音）：杰康，明天残疾人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在县残联正式开班，你一定要来学习，为残疾人做好榜样。

杰康：好的，好的，我一定去。

画外音（电话传音）：早上九点开始。

杰康：绝对不迟到。

杰康挂断电话。

杰康：叶美，明天我得去残联参加培训。

叶美：你聪明，领悟力强，一定学到有用的东西。

切换镜头：从院墙头延申到天边，天边晚霞烧红半边天。

第六场：培训班教室内 日

讲台后墙上布标：沧源佤族自治县残联第一期竹木手工艺品制作培训

讲桌上：摆放一件竹雕工艺品和两个竹编茶盘（一个茶盘编福字图案，一个茶盘编喜字图案，图案颜色与茶盘底色不同色）。

李老师拿起竹雕作品向学员介绍：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藏在这个浮雕里，它的透视感很强。

李老师又拿起茶盘让学员看（茶盘正面对着学员）：我们做产品也要把顾客的心理考虑进去，茶盘编上福字、喜字之类表示祝福、吉祥、喜庆的图案就能够迎合顾客求好的心理，容易得到顾客的青睐，我们制作者要学会动脑筋。

特写：杰康认真听课，看到李老师向他们展示的编有福字喜字图案的茶盘时，他的眼睛很亮。

李老师：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很简单，要下功夫的。现在下课。

学员离开课桌。

杰康（一瘸一拐、兴致勃勃地）走到授课教师面前：李老师，福字喜字是怎么编织的？是像十字绣一样吗？

李老师上下打量杰康（轻蔑地）：你先打一年基础，把基础学扎实再来问我。

杰康（受委屈地）低下头，有残疾人学员拍了拍杰康的肩膀以示安慰。

李老师带上讲桌上的工艺品离开教室。

第七场：杰康家院内 夜—黎明

星空下，小院子显得安静，散出灯光的温暖。

杰康坐在木头茶几旁（茶几上摆放原色、红色小竹片条），在灯光下编织茶盘，没有编出福字，他（气馁地）扔掉手中的编织物，叹了口气。

叶美手里端着一杯茶从屋里走出来，她把茶放在茶几上：先喝口茶，慢慢来，不要着急。

杰康：你先歇息，不要管我，我相信我能编出福字喜字图案。

叶美捡起杰康扔在地上的编织物摆到茶几上：你也早休息。

叶美转身进屋。

杰康喝了口茶，重新拿起原色小竹片条和红色小竹片条编织茶盘。

切换镜头：天空，天上的月亮向西沉落。

切换镜头：院子茶几旁，杰康在编织茶盘。

切换镜头：天空，启明星闪闪发亮，黎明到来。

画外音：公鸡打鸣声传来。

切换镜头：院子茶几旁，杰康胜利地笑起来：呵呵呵，我编出福字图案了！

特写：杰康手中编有红色福字图案的茶盘。

第八场：杰康家院内 日

杰康和李老师面对面坐在茶几边上，各人面前摆放一杯茶，茶几上还有杰康编好的有福字图案的茶盘。

李老师用手抚摸茶盘的福字图案：杰康，我得承认，我那天态度不好，我没想到你这么优秀，悟性这么高！只一夜间你就能编出福字图案，我不能不对你刮目相看了。

杰康（笑笑）：我不想轻易服输，我只想证明我可以战胜自己，所以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我编成功了。

李老师拿起茶杯：我很惊讶，你怎么那么快就找到了窍门，所以一定上来你家看看。来，以茶代酒，我敬你！

两人碰杯一饮而尽。

饮茶完毕，李老师离开茶几用手机拍摄杰康已经完成的工艺品。

特写：岩画人物图案竹雕工艺品、舂米图案竹雕工艺品、农耕图案竹雕工艺品。

李老师：这些侬文化韵味很浓的图案真的不错，我挺喜欢的，你现在只小批量生产，靠零卖，产量还跟不上，宣传面不大，得有改变，我会把你的作品传给朋友看。

第九场：杰康家院内 日

杰康在竹根上细细绘制岩画人物图案。

旁边竹编凳子上的手机响起。

杰康接听手机：李老师好！

画外音（手机传音）：有广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他看到你的作品后想订购一批竹雕工艺品，如果你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订单， he 可以先支付 8 万元的订金，你看怎样？

杰康：李老师，我现在人手不够，还不敢接大订单……

第十场：杰康家院内 黄昏

载有一车巨龙竹根、竹筒的绿色皮卡车停在院子里。

杰康、叶美迎上去和司机一起卸货。

叶美在搬运巨龙竹根时晕倒。

杰康扔下抱着的竹根过去扶起叶美焦急地呼唤：叶美！叶美！

第十一场：医院病房内 日

叶美躺在病床上，微闭双眼。一侧床头柜上摆放一台监测仪。

杰康坐在床边（关爱地）握住叶美的一只手。

一名女医生进来查看：病情算是稳定了，过两天可出院，不过，不能劳累，她是先天性心脏病，随时都有发病的可能，建议你们去北京大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做心脏微创手术。

杰康：非常感谢医生。

医生走出病房。

叶美睁开眼睛看着杰康：医生的话我都听见了，我这病多少年都不见好，因为这病我们没有要孩子，我俩都是残疾人，残疾人和残疾人在一起，我照顾不好你，你照顾我也十分劳累，等我出院了，我们就，分手。

杰康：胡说，你会好起来的，医生说可以去北京进一步诊断治疗。

叶美（沮丧地）：我们就依靠一个小小的竹木加工手工艺品店维持生活，哪来那么多钱上北京看病？

杰康握紧叶美的手：相信我，会有办法的。

叶美把手从杰康的手中抽出来，把脸侧向一边，背对杰康。

杰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木雕娃娃，递到叶美的眼前摆动两下，叶美笑了起来，伸手握住木雕娃娃放在心口上。

第十二场：杰康家院内 清晨

杰康坐在木头茶几旁抽烟（作思考状），茶几上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他把手中的烟头摁进烟灰缸，拿出上衣口袋里的手机拨打电话：李老师，是我，我考虑好了，决定接订单……

切换镜头：从院墙头延申出去，山头上红太阳升起。

第十三场：阿佻竹木加工手工艺品店内 日

杰康与总经理助理在木桌上签合同。

叶美把一只雕刻岩画图案的竹根卖给一名顾客。

签好合同，总经理助理站起来与杰康握手：合作愉快！订金很快打到你的卡上，我们期盼你的杰作！

杰康：感谢助理先生！

总经理助理：我很敬佩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喜欢岩画图案竹雕，岩画在哪里？我想去看看。

杰康：1号点岩画在勐来乡，导航可以抵达。

总经理助理：好的，好的，沧源岩画是很有名气的哟。

杰康微笑：我的创作灵感一部分来自沧源岩画。

杰康面带笑容（一瘸一拐地）把总经理助理送到店门。

总经理助理坐上了停在店外路边的小汽车开车离开。

杰康从上衣口袋掏出手机拨打电话：达嘎，多召集几个人来我这里，我们一起做竹雕工艺品……

叶美（疑惑地）：这么大的订单能按时完成？

杰康：先把有手艺的残疾人聚拢，齐心协力，一定能完成订单，我要带动他们一起致富，一起把佤文化特色产品向外界推介出去，有了这宗生意，我一定带你上北京治疗。

第十四场：沧源 1 号点岩画长廊 日

总经理助理站在长廊上观摩岩画。

特写：暗红色的岩画。

第十五场：杰康家院内 日

达嘎、坐轮椅的中年男子、独臂年轻男子和一名聋哑女艺人汇聚在杰康家的院子里，达嘎在打磨竹根，坐轮椅的中年男子在用手刻刀在竹根上雕刻黄牛图案，聋哑女艺人在竹根上绘画牛头图案。

杰康伏于茶几上在纸上绘制佤族传统干栏式草房图案，独臂年轻男子站立在他的身旁，杰康把绘画好的图纸交给他：按照这个图案在竹根上绘画、雕刻。

杰康（一瘸一拐地）走到大家中间指导坐轮椅的中年男子：力度要均衡，线条要圆润饱满，图案要生动。

杰康来到聋哑女艺人身旁，以手比画着，手把手指导她把牛头图案画好。

第十六场：杰康家院内 夜

杰康、残疾人艺人围着木头茶几坐着喝茶。

杰康：我们的作品要有生命力，图案可以大胆采用夸张的手法，线条雕刻要流畅，佤山的景物、生活场景、文化元素、文化符号都可以成为作品图案。做完这宗生意，我相信我们的作品会走出去，我们会有更多的顾客。

达嘎：一棵竹子不成棚，几棵竹子才成棚，一个人完不成活儿，几个人才能完成活儿，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杰康：达嘎说的太对了，我十分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辛苦好几天了，我也拿到了订金，可以提前领取一部分工资。

叶美端着一个竹编茶盘从屋里走出来。茶盘上摆放一沓人民币。她把茶盘放到茶几上。

杰康：大家先平均分了，往后按劳领取工资。

叶美的妈妈手里拎着一塑料袋苹果风风火火走入院内，她瞟了一眼茶盘里的人民币，然后把杰康拉进屋里，把苹果放在沙发上：杰康啊，不是我说你，你现在有钱了，应该先去治疗叶美的病，她的病拖不得。

杰康：等做完这宗生意我保证带叶美去北京治病。

叶美的妈妈：当初你迎娶叶美的时候，你答应好好对待她我才放心把他交给你，要是耽误治疗，我无法原谅你。

杰康：订金得先用来购买材料，支付一部份艺人工资，他们也要养家，我们会完成这宗生意，叶美会得到最好的治疗。

叶美的妈妈：我不管那些，反正叶美不能再出事！

叶美的妈妈走出屋子对叶美说：叶美，我就你这么个女儿，你要好好休息，不要让家务事把你累倒。

叶美：妈，你就放心吧。

叶美的妈妈又瞟了一眼茶盘里的人民币后（不高兴地）走出去。

杰康从屋里（一瘸一拐）走出来望向叶美妈妈的背影：妈，你放心，我不会让叶美再累着了！

达嘎：我们都在这里吃住，暂时不用花钱，等到做完活再领取工资也不迟，现在最要紧的是备够竹料，按期完成订单。

杰康：我们人手也不够，工具落后，按照现在的进度，两个月后很难交货。

达嘎：我听说尼桑离开水厂不干了，成天在家酗酒，要是能让他加入我们倒是不错。

杰康：我再想想办法。

切换镜头：从院墙头延申出去，夜空，山顶圆月出。

第十七场：农贸市场 日

杰康正往一面墙上张贴招工广告。一名中年男性城管员（急急地）走过去：嗨，贴不得，影响市容！

杰康不好意思地把贴上去的广告揭下来。

杰康往人群走去（一瘸一拐），把招工广告一张张送到往来人手中：帮忙宣传，上面有我的电话、地址，我在招纳残疾人竹木手工艺人，没有手艺也不急，我收学徒。

第十八场：工具店 日

杰康站在货柜前：老板，有没有电动刻刀？

老板：有。

老板拿出电动刻刀。

杰康用手翻动电动刻刀：行，先要二十把。

第十九场 尼桑家 日

杰康（很吃力地）上了楼梯，在门口停下，敲门：尼桑！尼桑！

尼桑的妈妈开门：哦，杰康！

杰康：大妈，我来看看尼桑。

尼桑的妈妈：快进来。

杰康进屋。

屋里一股酒味，杰康用手在鼻前扇了扇。

尼桑坐在沙发上喝酒（半醉状态），面前茶几上有半瓶酒。

尼桑醉眼朦胧地看着杰康：坐下喝、喝一口。

尼桑的妈妈（很难过地）抹眼泪：自从他的女友离开他以后就这个样了，喝酒喝废了，工作也丢了，怎么劝都不听。

杰康坐在尼桑对面：我那里正缺人手，你一个人喝闷酒不如去我那里帮忙，你原本也是绘画能手，不利用，可惜。

尼桑：我一个废人能做什么？

杰康：你能喝酒就说明还能做事！明天我让人接你去我那里看看。

第二十场：杰康家院内 日

尼桑一颠一跛跟在杰康后面听杰康向他介绍竹雕工艺品。

杰康指着一件竹雕工艺品：这个，只用一只手做成，你看上面的佤族传统房子，绘画、雕刻都很到位，房屋特有的山野朴素气息就挂在这里。

杰康又把尼桑带到正在使用电动刻刀雕刻图案的聋哑女艺人身边：现在用电动刻刀，方便，不费力，他们都是残疾人，你有双手，双脚还能行走，你不该让酒打败自己！

画外音（响亮的女声）：大家好，我是依香，想来当学徒！

所有人被这个响亮的声音吸引，都向院门望去。

院子门口，一单腿女子架着助行器站立着。

杰康（满脸欢笑）：你好，你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你先随便看看，往后我会尽我所能地教你。

依香进来。

杰康转过头拍拍尼桑的肩头：来这里的人都身残志坚，明天你可不可以来了？

尼桑沉思一会：我来！

第二十一场：杰康家院内 日

院子里一片热闹的景象。十七八名残疾人手工艺人正在忙碌。杰康也正忙于把他们做好的作品整齐地放在一起。

叶美给他们端茶送水。

尼桑在竹根上雕刻岩画图案。

叶美把一杯茶水放在尼桑的脚边：尼桑，你还真是做这个工作的料，你已经有十件好作品了。

尼桑露出开心的笑容。

两个月后

第二十二场：杰康家院内 日

院里摆放着许多竹雕工艺品。竹雕工艺品上横拉一块红色布条。

特写：红布条上的字“热烈庆祝佤山残疾人首次大宗竹雕手工艺品顺利完成生产”。

（杰康、十七八个男女残疾人都穿着佤族服装）众人一起有节奏、欢快地奏乐合唱佤语版的《一棵竹子不成棚》（有的敲击竹筒，有的拉三弦伴奏）。

字幕：一棵竹子不成棚，两三棵竹子才成棚，嘿呀嘛嘿呀嘛嘿，嘿呀嘛嘿呀嘿哟，一个人完不成活儿，两三个人才完成活儿，嘿呀嘛嘿呀嘛嘿，嘿呀嘛嘿呀嘿哟，一间房屋成不了寨子，两三间房屋才能组成一个寨子，嘿呀嘛嘿呀嘛嘿，嘿呀嘛嘿呀嘿哟……

第二十三场：机场大巴候车场 清晨

杰康怀抱一件竹雕工艺品和叶美坐在大巴车里（杰康靠窗坐）。

尼桑、独臂年轻男子等几个残疾人站在车窗外送行。

杰康把头探出车窗外：你们放心，我们会治好叶美的病，同时我会把我们的作品带向北京，等我回来，我们一起组建自己的加工厂。

独臂年轻男子：我们身残心不残，精诚团结就能干出一番事业。

杰康：赞！太赞了！

残疾人异口同声：我们等你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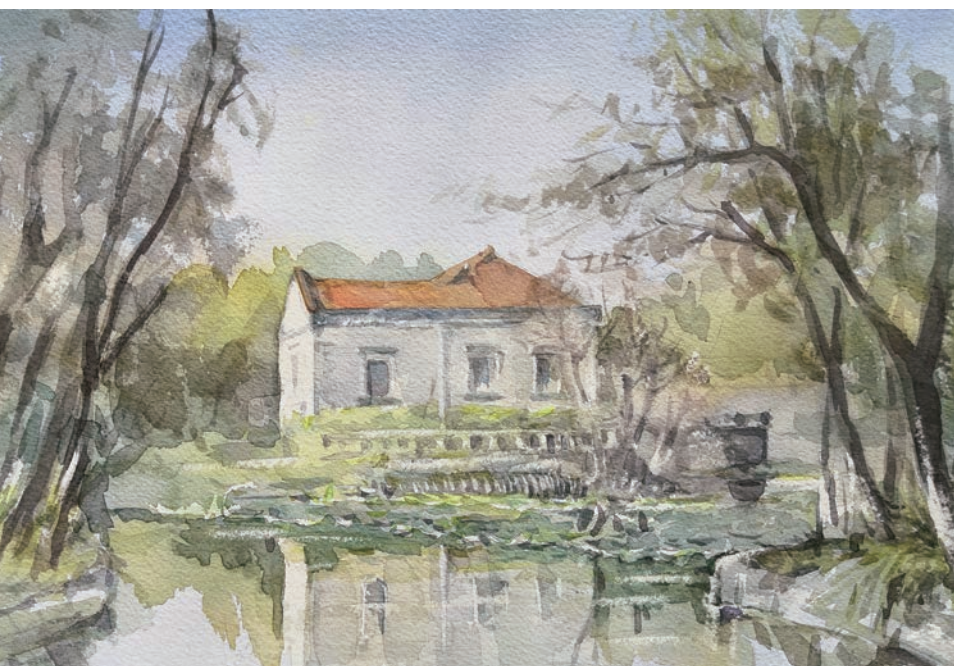
杰康向车窗外的残疾人挥手暂别。

杰康缩回头，坐好。

大巴车驶出候车场，迎着晨光飞跑，路边的树木苍翠，花朵鲜艳。

画外音：（众多残疾人奏乐合唱的佤语版《一棵竹子不成棚》）歌声响起……

——完——





水彩画 向斌

临沧文艺

主办单位：临沧市文联

编辑出版：临沧市作家协会

地址：云南省临沧市政府大楼

印刷：昆明启方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677099 电话：0883-2139747

邮箱：Lcwy2139747@163.com

印数：1000册

印刷日期：2021年6月

发送对象：全省、市、县（区）宣传、文联部门及协会会员